

海南叢書第三種

雞肋集

後學許昌齡題

序

唐 胃撰

鷄

肋

集

文章自六經以後。作者多矣。間有獨稱爲大家者。豈特監其辭哉。文運與世運相關。豪傑應時以生者。天資既邁。而趨向之專。積累之厚。宏博蘊蓄。遂肆所發。大則融經以伸理。小則闡道以論事。在己若不經意。而旁觀者已若星斗江漢之不可探矣。近世於作者。莫不鄙其相習於鮮小。殊不知既欲負其名。而所見不高。則借艱深以文其淺陋。亦豈勢之得哉。吾鄉王桐鄉先生。棄世二十餘年矣。余久得藏其遺稿。近於學政之暇。始出而編次之。讀之若尋常無可驚異。而大方家每服其詞之平易溫雅。氣之光明雋偉。當比擬於古諸大家。蓋先生自少穎邁。正統末弱冠以禮經魁鄉省。與陳石翁同庚俱英妙榜中指爲一俊。尋遊學京師多年。爲祭酒吳節、司業閻禹錫諸鉅公所稱許。屢擢爲元大爲延譽。偶銓選佐郡。所至。惟行道惠民。公餘。手不釋卷。或行部所至。物無一嗜。獨齋書自隨。舟車滿載。文雅德譽。藉甚一時。雖低徊廣閩、江右、高涼、邵武、臨江、諸郡之間。二十餘年一官不

鷄

肋

集

徒。而去多遺愛。及耄悼艱失明。猶令人咕嗶聽之。則其所以得此者。亦豈偶然也哉。余嘗嘆後世文章。自漢司馬子長。至唐始有韓昌黎。可謂難矣。逮宋文人酷嗜韓文。莫善於穆伯。莫醇於歐陽。先生生乎其後。師法有年。其內已閱深。而外則無一字相襲也。有續我皇明文衡之作者。諒不能遺此而獨具隻眼者。必能辨其家數之所自。謂非一時拔出之傑。豈公論乎。但其生平所作如鷄肋集、經籍目略、瓊臺外紀、庚申錄、金川玉屑集、家塾原教、及珠崖錄、已經進御。今皆不能盡擇也。故曰摘稿云、

原集序

邢祚昌撰

今夫詩以道性情。而文以發事理。所從來久矣。故詩文非道也。而可以見道。自古名儒碩彥。得時行道。政事與文章合而爲一。其大者紀風謠以見志。借時事以陳諫。邈乎上矣。卽其次焉者。或怡情於山水。或寄慨於古今。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皆可以發舒其性靈。在遇與不遇之間。而各以寫其胸中之所得。莫不有道存焉。如吾鄉臨高王公是也。公弱冠以禮經魁北省。

鷄

肋

集

人皆以大用期之。而卒艱於一第。及入成均。爲學士。劉吳諸公所重。即南陽李公亦器之。而卒老於郡佐。三任未轉一官。聞其行部時。惟以書卷自隨。不及他物。即晚艱於視。猶令人誦之。而公潛玩焉。亦足以明其心之所酷嗜。蓋非特以詩文自鳴。亦庶幾因文以見道者。嘗攷於公。與邱文莊之事。及吾族湄丘公同時。文莊每異其才。而於湄丘尤最厚。豈際國家氣運之隆。故吾瓊英賢濟濟迭出耶。公平生多所著述。唐司徒篤嗜其詩文。爲之選名曰摘稿。今歲久不無殘缺。其五代孫汝銓於殘缺者補之。手一篇以相證。予家居之暇。因得而詳覽之。因其文亦可想見其爲人。故喜而爲之序。以授之梓。

原集序

樊庶撰

文所以載道也。而有或傳或不傳之殊。傳者播諸當時。垂諸後世。而不傳者。遭兵燹之燬失。經子孫之遺亡。其間鉅製鴻篇。湮沒不彰者衆矣。百家之集。無論也。即六經之文。當秦焚之餘。亦皆殘缺失次。非得有心斯道

鷄

肋

集

者。出爲之考證補亡。則幾幾乎散軼而失其真。甚矣傳之之不易也。是必其人。盡數十年之心力。相爲終始。訪其舊聞。收其軼事。正譌糾謬。以會其指歸。而後古人之精華。藉以永存而不墜。余於癸未歲來宰臨高。慚邑乘之凋殘。懼無以備采風者之採擇。乃廣爲搜輯。以成一邑之書。聞鄉賢王桐鄉先生有集若干卷。其中辨證風土潮侯甚確徹。懸榜購求。閱三月而無有以應之。最後得之村落民舍。則剝蝕滲漫。已失其初。是蓋出之兵燹之遺。而其子孫亦莫可究詰矣。嘗考先生文章政事。標炳後先。時同里邱文莊公雅相器重。及其入太學。諸儒臣交譽其才。雖二佐郡曹。位不足以展所抱。而所在多惠績。皆祀於名宦祠。作爲文與詩。得風雅之正軌。是所謂人文並美。宜其爲世典型。乃歷今僅二百餘年。而湮沒若是。斯道之不振。是誰之責歟。余幸治先生之邑。被先生之遺教。而不爲之表彰其餘緒。是委先正於草芥也。豈余之心哉。爰欲輯其殘編。垂諸來禩。而邑務旁午。未暇從事丹黃。嗣以署郡事積勞尋至寢疾。百慮俱屏。惟是集爲拳拳。乃謹次其篇

鷄

肋

集

章。加之補正。編爲十卷。仍先生所命名。欲鈔板印行。會以引疾去。橐如懸罄。無以爲梨棗之資。適行次羊城有故人解贈。則出之篋笥以授梓人。夫大地之精英。原無終秘之理。故其人苟有所鍾受其靈爽。亦足以自揚。若子雲之於桓譚。昌黎之於永叔。或闡幽於當代。或振響於後來。雖遲速之不同。其爲顯著則一也。余固無似樂承先生之餘輝。得藉手以藏其成。而用爲有心斯道者告也。康熙壬辰小春

重刻王桐鄉先生雞肋集序

集以雞肋名。作者特謙言。棄之有味。而不忍棄之也。抑知言之無味則已。若其果有味。非特作者不忍棄。卽讀者尤不忍棄。雖失必求而得之。彼棄之者。特以是集爲無味也。以是集爲無味。實則不知味者耳。然其味自在也。千古聖賢立言。皆味之彌旨。六經最有真味。及阨於秦火。似其味絕矣。何以西漢以後。復有求而得之者。亦其味爲天下萬世所同嗜耳。作者本六

鷄

肋

集

經以爲言。文固足傳。即參以韻學。亦不失風入溫厚之本意。其味醇矣。樊明府庶、刻之於廣州。即其深知此味。而不忍棄焉者。况宗齋一脉相承。忍恣然而棄之乎。余嚮宰臨邑耳。作者爲王桐鄉先生。鼎鼎大名。特求是集而不可得。豈亦如古來六經受厄於秦火耶。不然。是集果在。何以不膾炙於士林耶。爲慨歎久之。適王鴻文明經。即作者之宗裔。瓣香默接。求之於既失之後。照原集編次十本。將付剞劂。問序於余。余觀是集。凡身歷之境。及所見到之處。皆有味乎其言之。而讀之亦津津有餘味焉。竊謂此非作者之言。特代聖賢立言。故言之有味如此。又似我心所欲言。而入於作者之筆下。爲先得我心之所嗜耳。味之腴者。人固咀嚼不厭。即淡如太羹元醴。其中亦自有真味也。雞肋云乎哉。

民國五年十二月上浣後學古閩李

熙謹序

王汝學先生傳

樊庶撰

王佐，字汝學。臨之靈村人也。少孤。性極警敏。事母孝。弱冠由邑庠生領正統丁卯鄉薦。卒業太學。爲祭酒吳節所推重。每試居第一。爲之延譽於閣老南陽李賢。冀其大用。皆深爲器重。然竟弗克成進士。成化初年。撰授本省高郡司馬。其地連廣西猺山。時有流寇豕突。攻陷連郡。邑中震驚。先生甫至。知電白爲高州藩籬。與太守孔鏞協力籌謀。飭兵守禦。賊不敢犯其境。條陳制府韓雍次第施行。郡遂以安。皆先生力也。丁母艱歸服闋。補閩之邵武。士民愛戴。有仁明司馬之頌。最後調臨江府。亦多政績。與人稱其廉能。雖低徊郡佐二十餘年。而所居民愛。所去民思。至今崇祀名宦不輟。且其生平無他嗜好。每行部。所至。獨載書自隨。晚歲力請歸田。著珠崖錄。切中瓊黎利害。表以進。前後數萬言。指陳得失。洞若觀火。皆嘉納之。優游山水間。以詩書自怡。與當時隱士謝寧王錫王政交游。稱爲四友。其高風自不可及。自爲生壙。賦詩其中。其曠達如此。卒年八十餘。其自述小傳云。

鷄

予性疏散。不事家事。生計甚拙。又不甚聰明而好就書。以故多學少成。自知病根。而癡癖莫能解也。然居官廉謹。能舉大綱。污吏甚惡之。而士民之樂簡便者亦安之。為舉子時。遊太學。國子先生亦嘗於稠人中稱此子可教。居透灘門巷多刺桐。故號桐鄉。語語皆先生實錄。不自誣也。

肋

論曰、桐鄉先生。弱冠以禮經魁鄉榜。入成均。為祭酒閣老諸先生所賞識。名重一時。丘文莊公亦異其才。雖與公同官侍從可也。卒不得再登一第。僅以郡佐終。為可惜也。然古之傳人。豈盡以位顯哉。先生德圭璋。學純粹。質之前人。傳之後世。皆有難泯滅者。其詩文比之歐陽文忠。信然矣。

王桐鄉公傳

王國憲撰

集

王佐字汝學號桐鄉臨高人

阮通志

少孤性極警敏事母孝

樊庶撰傳

母延師於塾教以讀

書稍長聞有明師雖數百里外即遣往從

公母行狀

受業於邱濬

通志

弱冠由邑庠生領正

統鄉薦

樊庶撰

與陳石翁同庚俱英妙榜中稱為二俊

唐胃撰

游太學為祭酒吳節司

鷄

肋

集

業閻禹錫所稱許每遷為首延譽於內閣李賢冀其大用後試南宮五策條答無遺本房欲置魁選為忌者所黜通志成化初授高州府同知戴通志地連廣西播山時有流寇豕突攻陷連郡邑中震驚甫至以電白為高州藩籬飭兵守禦賊不敢犯樊庶都御史韓雍用兵兩廣佐獻策平戎戴通志一委官員以撫安化州切見化州城池近接廣西流賊偷劫議者孰不以流賊為可憂不知流賊朝來暮去此外有大可憂者本州西地一帶接連廣西播山與賊為鄰故先年流賊攻陷城池化州最先及大軍平定屢降屢叛力屈始服化州最後從賊最先人心蔽固已深平服最後人心危疑未定况兼廣西北流陸川博白鬱林容縣等處向化流賊及本府茂名石城吳川等縣向化土賊多在化州安插兼本州向化賊徒不下萬數城郭內外鄉村遠近處處有之本州良民僅落落數十家又皆先年身妻子女累經捉擄破家蕩產贖命貧困無聊彼向化者恃其黨與之衆常有輕視官民之意往往輕易犯法一切以姑息待之若大事則曰彼向化人恐生激變不敢准理包容日久恐後難制今優免糧差年限未滿正宜趁時營生其勤於耕種者固多亦有

坐食不耕時常出入持鎗刀者此勢漸不可長要在識事機者權宜行之伏乞特選平昔素有威望諳熟兩廣事體民夷信服官一員前來化州坐鎮潛消反側之心杜絕將萌之漸待其各自安分然後付之本州二設軍堡以保障高化切見府州分界其東西南三面皆平地大海惟東北以至西北一帶接連廣西藩山舊制依山一帶皆有軍東北則電白有守備官軍信宜有守禦千戶所爲高州北門之藩籬而禦備容縣北流等處山賊西北則有梁家沙堡官軍三百員名巡檢司弓兵一百名鱗次而西又有白梅堡官軍三百員名又有竹山堡官軍三百員名西接於石城守禦千戶所爲化州北門之藩籬而禦備鬱林陸川博白等處山賊故高州無衛化州無千戶所者正賴所堡官軍爲之藩籬於外前年軍法嚴緊賊徒無路可入晏然無事者八十餘年孰非外堡官軍之力近因四處用兵將梁家沙白梅竹山三堡官軍盡數撤去其堡隨廢致使化州西北無藩籬之蔽每有賊入境直搗城下無一處之遮隔無一卒之走報甚至倉皇不支城池失守待高州府調兵來救則賊已退去雖有指揮藤漢督備三府地方因相去隔遠軍往

鷄

肋

集

雷廉則賊出高化無如之何伏乞仍前置立三堡照數調軍來守委諳曉地利
指揮一員專在梁家沙調度三堡又運瓊州府沿海各縣米至吳川東橋二埠頭
吳川之粟轉運化州在城倉收納東橋之粟轉運石城永豐倉收納以備軍餉
糧米三關中鹽餉查洪武舊制海北鹽提舉司一十五場行鹽地方自雷廉高盡
廣西一道至湖廣衡州界止廣東鹽提舉司一十四場行鹽地方北至南雄西至
肇慶梧州二府接界文德巡檢司止各有界分近因廣西用兵缺少糧餉暫許
廣東私鹽得於南雄梧州二路納米過界因此私鹽盛行而販賣者多官鹽價輕
而中納者少今乞在高州開中仍前嚴法禁絕南雄梧州二路私鹽使官鹽得行
照依高州鄰近府分時值米價擬定則例不分官民之家俱聽於高州府所屬
倉分中納任便於廣東海北二鹽課提舉司所屬場分支鹽仍照正統景泰年間
所奏缺用糧儲事客商鹽引不拘資格人到便支約量高化府州糧餉得二三年
之用方暫停止若高西或有缺糧府分仍又開中遞相輪易庶得彼此兩便四
鹽法已行之驗切見正統年間因廣西柳慶等府缺糧有廣西巡撫李棠奏請出

鷄

肋

集

榜招商開中三年無人中納因私鹽盛行官鹽價輕之故嗣於景泰四年廣西監察御史沈義奏請於廣西按察司添設副使一員專一巡行鹽法准於梧州西廣東接界地方并行州等處常川巡鹽捉拏私販於是鹽法通行商客皆赴柳慶中納糧餉充足此皆已行之驗今必依循舊法然後鹽法可行五通鹽路切見海北鹽路止有兩水一自廉州石康上至鬱林州界南新倉止搬船僱牛車陸運三十里至北流下水往廣西等處一自化州梁家沙搬船僱擔過山二十餘里下水亦往北流廣西等處發賣二路頗皆跋涉兼近年盜賊出發路途不通伏乞設法通此二路然後北海官鹽可行又恐近來海北海官鹽少不到支關者合行權宜不妨原行地方暫許廣東官鹽得於廣西等處盡行海北行鹽地方發賣待海北鹽路通達仍依舊制如此庶幾商客肯來中納官民兩便六納言伏讀下車諭所屬之言各處分巡守備官及衛所府州縣等衙門各官宜查訪所屬地方有應該變通修舉更張恢宏事宜并禦盜安民興利除弊進賢退不肖等項經久大計務在同心同德商確參詳處置妥當逐一詳細開款急爲呈報等因未嘗不三

鷄

肋

集

復贊歎拳拳旁搜遠訪如此何事情之不通何幽枉之不達何功業之不建何邊境之不寧宜乎王師南下不越月踰時而掃平漢唐以來所不能踐之境土誅滅漢唐以來所不能誅之賊盜百越震懾兩廣奠居誠千載之奇功而一朝所僅見佐自以生逢聖明仕官本鄉側身治下材不勝披堅執銳力不能斬將搴旗使於所熟聞者不一陳焉不獨孤負下車求言之盛心且無愧於奴婢老馬之効用乎謹陳數事如右

公文集中節錄原策 雍奇其才戴通志 次第施行郡遂以安皆公力也丁母艱服闋樊庶傳 十年甲午改邵武府同知以文章飾政事持身廉而不激事上恭而不阿戴通志 屬秦寧盜發時僉事張懋分巡至郡檄佐行縣訪問賊中動靜佐至縣周詢衆論皆以爲賊勢方張若遽攻之則其黨必固結以拒戰而其勢遂成不若乘其衆心未固誘其來降者以殺其勢則可不攻而自潰矣佐遂遣人招諭降其脅從者數十人賊果散去 懋同秦有欲邀功希賞者言於 部使者謂懋儒者不知兵願自行剿之部使者信其言遂調將樂所官軍俾率以行至則賊已平乃械繫佐所招降者凱還獻功悉戮之懋恥與爭而佐亦不自言功惟與人頌其靖亂安

鷄

民之績然終亦無由白於上也獻徵錄十三年邵武自春至夏不雨躬率僚屬吏老拜禱祠下三日果雨民以為未足拜禱愈恭越五日又雨六日又雨自子至未乃止雨大足禾麥之殆將不實而枯槁者皆欣欣然榮其生公諱雨文士民愛戴有仁明司馬之頌樊庶傳十六年充鄉試考官公文衡論滿九載而去改知臨江府同知與人又

肋

頌公平正大以賢能稱著黃通志祀名宦至今不輟樊庶傳佐所至廉操遺愛始終如一惟質直任職不能隨時俯仰故低徊三郡二十餘年一官不徙衆皆惜之平生溫雅惟耽書史黃通志或行部所至獨齋書自隨舟車滿載文雅德譽藉甚一時

集

唐賢序晚歲力請歸田樊庶傳瓊州黎亂府志著珠崖錄言招撫生黎事情痛革奸邪之謀禁止役人相襲之弊一惟遵奉祖宗舊制成例休老山林心知邊境利害謹具錄冊隨表以進公錄中話前後數萬言皆嘉納之樊庶傳自少至老手不釋卷雖睡齷猶使家人讀而聽之提學新喻胡榮稱其博學多識精思力踐見道精審故其詩辭和平溫厚文氣正大光明當比唐宋諸大家識者以為確論所著有雞肋集經籍目錄原教編庚申錄瓊臺外紀行年八十五卒祀鄉賢府志

鷄肋集目錄

卷之一

表

進珠崖錄表

奏

進珠崖錄奏

策

上都督府韓公邊情策

卷之二

記

重建輓酒堂記

三聖堂記

樂菜軒記

卷之首 目錄

集 肋 鷄

卷之首 目錄

青雲軒記

烈士詞記

冬日榴花記

安成路氏貸廩記

高州太守孔公遺愛碑記

遊瓊花觀記

桐鄉記

平黎記

湛鉞平黎記

卷之三

序

清風高節圖序

澄江望道圖序

集 助 鷄

琴鶴詩卷序

適琴詩卷序

市隱卷序

金川玉屑集序

黃堂八詠詩序

海口黃氏族譜序

泰和曾氏族譜序

社隴鄧氏族譜序

南橋沙氏族譜序

贈孔太守考滿序

贈瓊山梁知縣考滿序

贈守備海南都閩王公序

贈吳肅正里周年序

卷之首 目錄

鷄 肋 集

卷之首 目錄

四

贈地師曲全徐先生序

賀隱士王原孝新居序

沈母朱安人壽序

贈致仕都御史邢公序

卷之四

論

論古史孔子列傳

論孔子弟子列傳

海南潮候前論

海南潮候後論

說

陳縉克紹字說

慕容鵬字說

集 肋 鷄

王原吉原孝字說

吳璣字德恆說

吳廸字文啓說

王淵字有本說

吳洪字本初說

陳廷用字說

林士進字邦籠說

文衡說

玩鶴子說

卷之五

辨

名實辨

疑辨

卷之首 目錄

集 肋 鷄

卷之章 目錄

鬼物辨

志

志怪

箴

酒箴

原

原萎

原愁

原瓜期

跋

跋南昌夏武守清勤卷

跋甘汝霖卷後

跋英華類聚集

鷄

肋

集

跋江主簿終慕卷

跋沙文遠輓詩卷

跋元將詩後

卷之六

傳

四友傳

高州二列士傳上巡撫都憲陳公

林雄傳

符瓊傳

雲孝子傳

陳節婦傳

蔡烈女傳

贊

卷之首 目錄

集 肋 鷄

卷之首 目錄

李妙惠傳贊

自贊

卷之七

行狀

先母行狀

墓誌

馮氏墓誌

墓表

恭人林氏墓表

祭文

祭陳都指揮文

祭督備高雷廉三府地方死節都指揮滕公

祭劉叅議文

集 肋 鷄

祭澁都指揮文

祭吳川陳知縣文

祭邱母李太宜人文

祭竊母文

代母祭表姪唐濂伯解元

惠應侯廟謝雨祭文

卷之八

古樂府

鳥歌萬歲樂

荔枝香

楊白花

君馬黃

挑燈杖

卷之首 目錄

鷄 肋 集

卷之首 目錄

五色雀

邵武楊指揮漁樵問對圖

縱橫虎短歌

邵武衛宮指揮餘慶堂卷

題渭川釣圖

牛報恩鬪虎歌

戲作湖山書舍寄徐思順

題古中靜卷

答張汝弼書柬

周揮使勳成十韻中二韻

遊田演武

芳春蹴鞠

禽言九首

集 筋 鷄

詩四言

符鳳妻

五古

王子猷訪戴圖

簡姜文搏

大庾鄧德溫自挽詩卷

稼隱

貞庵

秋興

夜宿武夷止庵

崖州馮訓導孝恭堂

建陽道中步黃內翰仲昭韻

步提學僉憲望武夷韻

卷之首 目錄

集 助 鷄

卷之首 目錄

讀唐元宗紀

父母憐兒苦

同是浮生侶

質庵二首

書懷

紀夢

海邊謠

虞美人草

波蘿蜜

食檳榔白

天南星

瓊枝菜

檳榔

集 助 鷄

鴨脚菜

賀唐舉人平侯

七古

題扇畫張子房圮橋進履

雷州周同府雙鳳朝陽卷

二番觀兵書

吳江雪舟

常山殷氏榴花雙鳥圖鳥鳴喜相逢

光澤道中紀事

老驥行

喜小孤山開江舟行無阻

卷之九

五律

卷之首 目錄

集 肋 鷄

卷之首 目錄

十四

登高山西塔和劉韻

竹溪書院

舟次金陵和丁郎中席間韻

春寒

弘治二年述職泊南京上新河和大里府吳守韻

題松塢黃公傳後兼挽謝翰林修撰鐸黃公今署文選司黃郎中孔昭

祖也劉守仁甫索吟

挑燈杖

和林宗敬韻

荔枝

送人歸寧夏

挽張鳳彩

七律

鷄 肋 集

訪金汝潛

送彥明還鄉

海天長嘯圖

送吳思學還鄉

挽西湖道人

挽文昌溪西林處士

高州官舍書懷

吳川歸舟

信宜道中

和廣州同府鄭天與書懷韻

寄林宗敬同府

寄陳仲和通府

寄新會余馬兩進士

卷之首 目錄

集 肋 鷄

卷之首 目錄

十六

別沙文遠歲貢還鄉

和王汝弼清明感興韻

和友人杜宗瀨書懷韻

哀神君二首

續傷往吟

越臺懷古

挽錫老先生嚴志斌

過撫州石門驛有懷故人崔文振

送長沙周司訓之任四川

挽光祿李署正扈駕北狩死節

正月十五夜東園李花盛開劉守仁甫偕廖推文揚過飲

思鄉寄鳳樓唐德光

別唐必大

集 肋 鷄

彭城懷古

聊城懷古

菊庵

上杭道中

撫郡庠張訓導兵火後重修族譜

和海南江僉憲秋興韻

崖州裴氏盛德堂

武昌送唐善繼之長沙衛經歷

遊武夷步周僉憲韻

永興寺寫懷

漢陽二律

一沽酒船

一賣菜聲

集 助 鷄

卷之普 目錄

十八

和進士姑蘇杜子開宴讀書臺韻

周瑜墓

寄致仕南陽李文明太守

和廉州杜同府瓊臺除夜韻

暮年三寵詩

一喜童

一愛卿

一些兒

別陳廷器

池州九日阻風和大理府吳字韻

到蕪湖

陳亞參雪

儋州李醫士遺白芨點書

集 助 鷄

昔夢

病起

西林二景

曉樹樵歌

桃源脩竹

和宮詞五首

椰園寫景二首

和李司訓中秋前十二夜月韻

二花嘆

東路紀行

海邊紀行

乾探莊書事

黃龍觀海

卷之首 目錄

集 助 鷄

卷之首 目錄

桐墩書事

後寄桐墩

次挽邢憲都韻

美瀧灘和先兄韻

和友人歸姜驛夜宿胡澹庵祠

次友人遊載酒堂韻

苦大風雨

秋日病起卽事

讀宋史

海外四逐客四首

李忠定公綱

趙忠簡公鼎

胡忠簡公銓

集 肋 鷄

李參政光

遺興

茉莉軒

寫懷用慰失水者

哭姐夫謝氏

挽沙文遠

挽那邕馮教諭先生

和李司訓看破椰子

七排

檳榔

卷之十

五絕

過富春山嚴子陵祠

卷之首 目錄

鷓 肪 集

卷之首 目錄

歌風臺

棠溪八景

下村烟樹

閘頭潮落

岡背斜陽

城頭蘿月

隔塘巢鷺

墩邊魚聚

橫岡牧笛

古路歸樵

漫興

聞鵲二首

和陳汝諧感懷韻二首

集 筋 鷄

戲東同寅廖節推

題何叟卷

東園八景

東山砌石

東陽書舍

澄心亭

懶榻

蓮池鑿石

竹逕

棋枰

竹屏

桐鄉八小景

大瀨洲

卷之首 目錄

鷄 肋 集

卷之首 目錄

小瀕洲

東臯古木

西渚寒灘

南澗雲泉

北林烟樹

聚景圖

幽景塘

七絕

送王汝弼歸寧夏

觀太極圖

陳儀賓來鶴亭

李太白醉圖

春興

鷄 肋 集

雙鵲圖

金陵歸興

歌風臺

杜鵑花

姜文搏凍鵲圖

寄表姪唐濂伯必周

唐必周解元墓

哭倪氏姐

南昌劉氏愚溪

杜甫遊春圖

安慶黃氏松隱

寄謝豐尹何宗質

遠歸

卷之首 目錄

集 勛 鷄

卷之首 目錄

歸舟四詠 四首

化州董氏鴛鴦蓮花圖

毛女 三首

唐馬圖 四首

馮甥鴈圖 四首

王承德四時花鳥圖 四首

唐德光墨竹 二首

無題

周揮使勳成三絕

嶺南安進

圍棋欺客

雅歌投壺

寄雷州戴德光通判二絕

集 肋 鷄

烈婦卷二首

文公武夷精舍前天柱峯

武夷九曲棹歌四首

九日登高寫懷

讀程氏遺書偶書所見用戒子弟

別下嶺哭弼宗保

脩竹欄二首

食餘甘

荆王太子墓

鷓鴣媒二首

和曾雙溪南園唱和謠二首

含笑花二首

卷之首 目錄

集 肋 鷄

卷之首 目錄

秦吉了

回風嶺

小洞天

石船

澹庵井

詠史 八首

瓦窰原開生壙 二首

黃龍夜宿

病中失約寄張鳳彩

竹枝詞四首贈兩墩爲樂老之章

東唐榕岡處士尙義 二首

病長老

集 助 鷄

哀四義士

問漢亭

廬相多遜

知風草

麻竹筭謝友兄陳汝諧

集句

懷歸

解友兄王宗一

廻文

灘村四景

詩餘

清平樂

玉樓春二首

卷之首 目錄

鷄 肋 集

卷之首 目錄

鷓鴣天

歌

南溟奇句歌

賦

傷石鼓賦

補遺

詩

百仞灘

臨江晚眺

桐鄉夏景

南橋玩月

青龍鼓浪

七星排斗

鷄 肋 集

輓李司訓

韓氏雙烈

哀使君

五指水

卷之首 目錄

三一

鷄肋集

卷之首
目錄

三

鷄

肋

集

鷄肋集卷之一

進珠崖錄表

臣佐言竊見古珠崖地乃今瓊州府十三州縣也。唐虞三代未入禹貢職方。漢武帝元鼎五年平南越。明年始與南海等並立九郡爲內地。漢不擇守者。因鄙夷其民。治之不以道。遂致郡縣陷沒。復爲裔土。終兩漢之世。以迄六朝。五百餘年。唐宋監漢。失選守牧。治以內治。數百年間。遂成雅俗。衣冠文物。與中州等。元始以土人爲官。分管州縣。兵民卒受其弊。至二年之治。無足觀者。我朝聖聖相傳。百年以來。風移俗易。媲美唐宋。蔑以加焉。伏觀太祖玉音。嘗稱海南爲南溟奇甸。又稱其習禮教。有華夏之風。玉音昭回。照耀今古。豈容既死之奸邪。欲分事權。敢分裂我祖宗之土地人民。輕與土人用濟其私。以貽後患者乎。昔已痛革。今復舉行。承襲無窮。何時能已。此乃一方臣民所不忍聞而痛恨者。臣自憶衰老之年。無由報効。切念海南自

鷄

肋

集

漢至今。珠崖事體。以遠方之故。多所缺畧。敢昧萬萬死罪。詳考歷代國史。珠崖治亂典故。併今臣愚昧所及。不避斧鉞之誅。謹編爲珠崖錄一冊。庶以盡海南曲折事情。除具本另奏外。謹奉表進獻者。伏以嘉禾布畝。豈容稊莠之兼。雅樂在堂。難奏鄭衛之曲。人物一理。治亂同推。伏遇陛下睿智聰明。聖神文武。紹述堯舜。憲章祖宗。位當有臨。而歷數所存。德全廣運。而典謨斯在。人臣但當遵奉以爲繫訓。豈可妄作。而亂舊章。所恨既往之奸邪。貽害後來之境土。既援土酋敵州縣。以分本府之權。復誘良民爲梗化。以益土酋之勢。覬覦今之列土。比擬古者諸侯。豈知事勢不同。況乎人亦難概。天下既是共尊一主。政事豈宜分爲兩家。掣肘尙有難行。敵體豈堪爲治。譬人十指既足。便是全軀。又復胼胝多餘。終爲剩物。適以碍體。豈能益人。況珠崖延袤道里三千。漢朝失地於前。元人誤事於後。漢之失地。由於孫幸之父子。本非治郡良材。元之誤事。由於至元之君臣。不識中華事體。捐棄南服三千里之封疆。而爲海外五百年之廢地。此非漢之失而誰失歟。多餘

鷄

肋

集

瓊管十三翼之冗濫。而開海南千百年之弊源。此非元之誤而誰誤歟。唐宋之治效雖有加焉。漢元之失誤。所當鑒也。前姦造罪。既往轍之難追。後人效尤。敢來患之不慮。况又事關邊患。恐其難報國恩。敢獻一得愚衷。上瀆九重睿覽。伏願明目達聰。廣視聽於四海。求言納諫。來忠直於萬邦。俾芻蕘得以盡其誠。而奸邪無由害其正。邊臣咸服祖訓。尊所聞而行所知。邊民不忘前王。樂其樂而利其利。澤衍萬年之運。德參兩儀之功。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以所編珠崖錄一冊。隨表上進以聞。

進珠崖錄奏

廣東布政司瓊州府臨高縣致仕同知臣王佐謹奏、爲待罪邊情事。臣休老山林。惟當安分。老死牖下。而敢出位言事。罪也。心知邊境利害。願乃緘默不言。致誤邊事。貽患地方。亦罪也。進退惟罪。不得已必居於此矣。何者、先因永樂二年。有崖州已革、寧遠縣歲貢生員潘隆建、言招撫生黎事情、予以知縣官名回籍招黎、時各州縣生員、吏典、坊郭、人民、各應例招出生

鷄

肋

集

黎、引同黎首、赴京朝見、皆蒙照例予官、或州佐縣正以下、至典史大小官名不等、各令回還原籍、專馴生黎、不預州縣事、予其子孫、各以官名承襲招撫生黎、此當設官之初、就除廣西梧州府起復通判劉銘、前來本府管轄、尋陞爲撫黎知府職、該專一撫黎、不管府事。劉銘因爲不管府事。謀分府權。永樂四年、私計奏討。本府三州十縣。附近黎山、版籍稱爲熟黎者。以招撫生黎爲由。就便分落所屬。據爲本管、誘以不當差役。多增所屬部伍。以敵偶州縣、小人志在投閑。多背本府。去投撫黎知府部下躲差。永樂十年造冊、又將熟黎各戶、未報丁口、報作新招、歸附黎戶、本年籍冊內、暗分去本府州縣人民、立作二萬餘戶、四萬九千餘名、名爲梗化黎人、不伏差使、邀恩惠奸、希望列土永遠撫黎、未幾奸弊顯露。宣德年間、革去撫黎知府。正統年間革去管黎官子孫。不許承襲。前項百姓。歸還原管州縣當差。自註云、查該戶部廣東註一百八號勘合、係昌化縣申文內稱本縣以經具奏奉行在戶部前勘合、仰將原籍黎村即便發回該縣當差、至今遵守六十餘年。前項永樂十年作弊。籍冊以年遠事故。不及改正。近日臣因老病憂見地方殘

鷄

肋

集

賊未盡。山林不得安枕。竊聞邊境事情。上司急於安靖地方。失於詳審前項。先朝爭例。誤將劉銘謀分府權事由。以作洪武永樂舊制。一一再要。依循所行。

附王副使權告示、爲遵憲制以安地方事、照得洪武永樂年間、本處地方、俱係土舍管束熟黎、納糧不當差、毋令防守地方、以固藩籬、生黎不得生事、以此百姓安業、

地方寧靖、後來任官不守法度、盡將革除、所有熟黎、俱歸版籍糧差、固一時拯救之法、奈何法久弊生、官吏貪酷、里老侵漁、十舍剝削、豪勢軍民之黎、貪置黎業、百計侵謀、以致熟黎失所、逃入生黎、積月疊、盤離敵毀、又有逃軍、逃民逃囚入黎、煽惑爲惡、釀成符南蛇之禍、雖經大征、而禍根未除、現今未息、西越尚無寧日、本當勦除、又恐玉石未分、殺及無辜、必須先年事理、招復熟黎、以固藩籬、斯爲長計、爲此告示土舍于炳然等、就將該管地方版籍熟黎、盡行管束、仍將告示、招回原管熟黎、各復原業、其田產係典者、悉許種回、賣者聽其耕種、陸續辦價、

國主、止令納糧、各依管束作兵、防守地方、不許有司科派差料、及里老擾害、所有逃入黎內軍民囚匠、俱要挨拿送官承委上官、若果能盡効力、守法奉公、撫管現在熟黎、招回逃去黎人數多、及招撫生黎、各安生業、不敢爲惡、即使開其實迹呈報、以憑勸實奏授、官、毋得虛應故事、各緣計謀、越界爭管黎人、生仇啓愛、自取重罪云云、

且劉銘舊弊。前者大誤邊事。是乃先朝所痛革而深絕者。豈可復襲。他且未及。言觀其前項一事。初不過要得謀分府權而已。其終乃至於割據本府臨邊境土。盡誘良民爲梗化。用強所屬。而弱州縣。惟貪眼前一己之私。而不顧身後無窮之

鷄

肋

集

害。當時熟黎戶丁口，已有一半州縣之人。又取未報者報作新招。致有前項梗化人戶口數之多，經今年久。不知其數幾何。一旦若依劉銘舊弊。盡行撥與革官子孫分管。以梗王化。令革官子孫，沿海三十六家，各帶其人以去。則州縣丁口十去三五。難爲差役。亦難爲州縣矣。况小人嗜欲無厭。知利不知害。止馴生黎尙不能無越法生事。往往爲地方患。衆所共憂。今若無故再奪州縣土地人民。與之增益其勢。此無異添虎以翼。恐難保其久無犯法。或生邪心。熟黎緣於國版民數邊防命脉。決不可再入土人之手。大抵此輩之於地方。焉能爲有。焉能爲無。徒爲遠邇奸民。開一逋逃窟穴。去背州縣。此不可以不防微杜漸。祖宗舊制定例。皆有深謀遠圖。爲萬世計。但可遵守。未可輕易立法更變也。况今所更變欲行之法。乃是已革大奸大惡殘弊乎。嘗觀海南自入中國以來。歷代撫馭珠崖。有得有失。姑舉始終二代失者言之。漢之失郡。由於任用非人。當守邊之寄。元之失政。由於混用土酋。分州縣之權。昔也奸臣效尤。於元尙恨革之不早。今之邊事有似於

鷄

肋

集

昔。豈可復效其尤。臣自恨衰老。報效無由。切念海南自漢至今。珠崖事體。以遠方之故。多有缺畧。難盡口傳。致昧萬萬死罪。歷考前代國史。珠崖治亂典故。併今臣愚昧所見。謹編爲珠崖錄一冊。詳述敷奏。庶盡海南曲折事情。除另表上進外。伏乞通納。將臣請編珠崖錄乞付史館以憑查考。所奏前事。乞敕該部行廣東該布政司轉行瓊州府查勘。切實痛革前項奸邪之謀。禁止後人相襲之弊。一遵祖宗舊制。永爲萬世定規。臣年幾八十。老病目昏。不能自行。謹具本專令侄孫王丙齋聞。

上都督府韓公邊情策

高州府同知王佐呈爲邊情事、本職現蒙分巡海北道按察司僉事施謙案驗、委在化州開倉賑濟被賊殘民、詢訪地方利害、不辭越職具呈、罪該萬死、今將合呈事件開列於後。

一委官員以撫安化州、切見化州城池、近接廣西、流賊偷劫。議者孰不以流賊爲可憂。殊不知流賊不過朝來暮去。此外又有大可憂者。何則、

本州西地一帶。接連廣西搖山。與賊爲鄰。故先年百姓紛起。流賊攻陷城池。化州最先。及大軍平定。屢降屢叛。力屈始服。化州最後。從賊最先。則人心之蔽固已深。平服最後。人心之危疑未定。况兼廣西北流陸川。博白。鬱林。容縣等處。向化流賊。及本府茂名。石城。吳川等縣。向化土賊。多在化州安插。兼本州向化賊徒。不下萬數。城郭內外。鄉村遠近。處處有之。本州良民。僅落落數十家。又皆先年身妻子女。累經捉擄。破家蕩產。贖命貧困無聊之人。彼向化者恃其黨與之衆。常有輕視本州官民之意。往往輕易犯法。本州一切。以姑息待之。若大事。則曰彼向化人恐生激變。不敢准理。醞釀日久。恐後難制。况今優免糧差。年限未滿。正宜趁時營生。其勤於耕種者固多。於中亦有坐食不耕。時常出入持鎗刀者。此勢漸不可長。他日限滿役侵。食用且盡。將有難堪之勢。雖有守巡布按二司官禁。因地方寬廣。死生無常。幸得到來。則循法漸爾。方纔過去。復犯法自如。大抵此輩冥頑不靈。本

非純良之人。不可盡繩以法。亦非廢法所能治。要在識事機者。權宜行之。此等事終非本治府之官。所能了得。伏乞特選委平昔素有威望。熟諳兩廣事體。民夷信服官一員前來化州坐鎮。潛消反側之心。杜絕將萌之漸。待其各着役安分。然後付之本州。

一設軍堡以保障高化。切見府州界。分府治在東北。州治在西北。其東西南三面皆平地大海無慮也。惟東北以至西北一帶。挨傍廣西搖山、舊制依山一帶、皆有軍。東北則電白有守備官軍。信宜有守禦千戶所。所以爲高州北門之藩籬。而禦備容縣北流等處山賊。西北則有梁家沙堡、官軍三百員名、梁家沙巡檢司、弓兵一百名、鱗次而西、又有白梅堡、官軍三百員名、又有竹山堡、官軍二百員名、西接於石城守禦千戶所、所以爲化州北門之藩籬。而禦備鬱林、陸川、博白等處山賊。故高州無衛。化州無千戶所者。正賴所堡官軍爲之藩籬於外。先年軍法嚴緊。賊徒無路可入。假如化州自洪武至正統初年不曾立有城池。而

晏然無事者八十餘年。孰非外堡官軍之力。近因四處用兵。將梁家沙、白梅、竹山、三堡官軍盡數撤去。其堡隨廢。致使化州西北無藩籬之蔽。故每有盜賊入境。直搗城下。無一處之遮隔。無一卒之走報。甚至倉皇不支。城池失守。待得高州府調兵前來策應。則賊又已退去。雖有都指揮藤漢督備三府地方。奈因三府相去隔遠。軍往雷廉。則賊出高化。無如之何。伏乞仍前置立三堡。照數調軍來守。委諳曉地利指揮一員。專在梁家沙調度三堡。倉可留多年不腐。可以釀酒。及搗麵作餅充食。味稍粗糲。不及五穀。然乃五穀之類。可以養生。比之本府人民所以養食長命。野草蒔荻竹實之類殊勝。瓊州地面。此粟最廣。墟市糴賣。價值之賤。減於米價一倍。賤時銀壹錢半或貳錢可糴得一石。訪知去歲大風失收。價值至貴。然亦不過一石銀叁錢。假令費銀十六兩。便可糴得二百石。若以此粟代米賑濟饑民。一人粟二斗。儉食可充一月。是費銀六十兩可活千人一月之命。再加一十兩爲船腳錢亦止七十

兩。費少而惠多。伏乞行仰本府知會，待年終就將前件吳川縣措置公用銀兩。委的當人員收領。前去瓊州府照依時價糴買。仍行瓊州府仰沿海縣分措倩牛車搬運。至於海傍。本府差去人員。自僱船隻。運至吳川東橋二浦頭。吳川之粟。轉運化州。在城倉收納。東橋之粟。轉運石城永豐倉收納。方今地方最殘破艱難者。化州石城二處。防備明年荒饑。發粟賑濟。庶幾存省在倉軍餉糧米。

一開中鹽糧。切見高化府州地方。現今缺糧。計無所出。惟有開中鹽糧。庶幾可濟。照得洪武舊制。海北鹽課。提舉司一十五場。行鹽地方。該自雷廉高靈廣西一道。至湖廣衡州界止。廣東鹽課提舉司一十四場。行鹽地方。該北至南雄。西至肇慶梧州二府接界。文德巡檢司止。各有界分。不許越界。近因兩廣用兵缺少糧餉。暫許廣東私鹽。得於南雄梧州二路。納米過界。因此私鹽盛行。而興販者多。官鹽價輕。而中納者少。於今乞在高化地方開中。伏乞仍前嚴法禁絕南雄梧州二路私鹽。

使官鹽得行。就照依高州鄰近府分時值米價。從公斟酌。定擬則例。出榜招商。不分官民之家。俱聽於高化府州。所屬倉分中納。任便於廣東海北二鹽課提舉司所屬場分支鹽。仍照正統景泰年間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年奏。缺用糧儲事。客商鹽引。不拘資次。人到便支。約量高化府糧餉。勾得二三年之用。方暫停止。待高西或有缺糧府分。仍又開中遞相輪易。庶得彼此兩便。今許私鹽納米過界。難爲公用。其實益彼損此。且非舊制。實爲未便。

鹽法已行之驗。切見正統年間。因廣西柳慶等府缺糧。有巡撫廣西侍郎李棠奏請出榜招商開中。三年之上。無人中納。蓋因私鹽盛行。官鹽價輕之故。續於景泰四年有巡按廣西監察御史沈義奏。請於廣西按察司設有風力副使一員。專一巡行鹽法。蒙准欽選江西道監察御史甘陞授前職。奉敕專於梧州西廣接界地方。并行州等處。常川巡鹽。捉拏私販。於是鹽法通行。商客皆赴柳慶中納。糧餉充足。此皆已行之驗。

今必依循舊法。然後鹽法可行。若泛泛焉開中。誠恐復踵前弊。客商不來。實爲未便。

通鹽路。伏請讀諸司職掌。見得廣東鹽課提舉司、歲辦鹽四萬六千八百餘引。行鹽地方。止於廣州等七府。鹽多而地方窄狹。海北鹽課提舉司、歲辦鹽二萬七千餘引。行鹽地方。則該雷州等二十二府州。鹽少而地方廣闊。今若禁絕梧州一路私鹽。於梧州至廣西湖廣衡州等處。該是海北行鹽地方。廣東官鹽。又不敢越界。則廣西等處鹽價必然騰貴。恐海北鹽路隔涉。鹽來不接。人無鹽食。反以不便。切見海北鹽路。止有兩水。一自廉州石康上。至鬱林州界南新倉止。搬船僱牛車。陸運三十里。至北流下水。往廣西等處發賣。一自化州梁家沙止。搬船僱擔。過山二十餘里下水。亦往北流廣西等處發賣。二路頗皆跋涉。况兼近年盜賊出發。路途不通。伏乞設法通此兩路。然後海北官鹽可行。又誠恐近來海北倉鹽之少。不勾支關者。合行權宜。不妨原行鹽地方。暫

廣東官鹽得於廣西等處盡海北行鹽地方。所止發賣。不爲常例。待後海北鹽路通達。仍依舊制。如此庶幾商客肯來中納。官民兩便。

一納言。嘗謂謀非必奇特。而後可用。顧惟當否。而耕則問奴。織則問婢。豈古人之智識。不如奴婢哉。以耕織其所熟也。桓公夜行失路。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脫驂而得路焉。豈管仲之智識。不如老馬哉。以道路其所熟也。是雖賤人微物。苟熟於此。而有一長一智。未必無可取用。近者每有父老言事。所司類以人品微末。言無條緒。多忽而不省。是則不然。惟其微末之品。然後熟知深山窮谷之事。言無條緒。乃出於真率之情。而非由安排之巧。伏讀大人下車之始。喻所屬之言曰。各處分巡守備官。及衛所府州縣等衙門官。各宜查訪所屬地方。有何應該變通。修舉更張。恢宏事宜。并禦盜安民。興利除弊。進賢退不肖等項。經久大計。務在同心同德。商確參詳。處置停當。逐一詳細開款。急爲呈報等因。未嘗不三復贊嘆曰。大人知籠千古。謀由獨運。夫何待於人。

言之助。亦豈人之言所能助。顧乃拳拳旁搜遠訪如此。卽是心也。何事情之不通。何幽枉之不達。何功業之不建。何邊境之不寧。宜乎王師南下。不越月踰時。而掃平漢唐以來之兵所不能踐幽昧之境土。誅滅漢唐以來之兵所不能誅根據之賊盜。百越震懼。兩廣奠居。蠻夷君長。驕悍倔強者。甘於頤指氣使。奔走麾下。以受約束。父老垂白扶杖。三三五五。出自窮谷。日來州縣。索牛具種子。以趁春耕。皆言願少延須臾母死。以觀太平盛治。誠千載之奇功。而一朝之僅見。嘗讀漢史、竊怪馬伏波之南征也。暴師三年、士卒死者十之七八。僅能得二女子之首。至今廟食南土。南土之人。思之如生。夫以三年而成之功。比之期月。以一朝崛起之女子。比之積年根據之賊盜。其孰遲孰速。孰難孰易。自當有議其優劣者。但不知後之視今。當何如也。是雖出於成算。亦或取於衆謀。佐自以生逢聖明。仕宦本鄉。幸側身於治下。材不勝披堅執銳。力不能斬將搴旗。使於所熟知熟聞者。不一陳焉。不獨孤負

下車求言之盛心。且無愧於奴婢老馬之效用乎。謹陳數事如右。而於其終勸以納言者。正爲大人求言之切如此。而兩廣人士。卒無一言效忠。豈求言之意未誠耶。亦已誠矣。抑兩廣無人耶。然而君子不誣十室也。而況於二十一府之人哉。意者士之胸次大概有三。才也。學也。識也。有才學者多能言。有識者則不苟且言。能言者言之而不切。徒取譏於衆曰。是沽名也。是求進用也。則不苟且言者。孰肯冒譏而輕言哉。

鷄肋集卷之二

重建載酒堂記

鷄 肋 集

儋城東郊有載酒堂。即元延祐所遷建東坡祠。今名載酒者。以先生昔所自命也。其堂在城東南。仍舊名。不忘初也。初建誰。郡守張中也。載酒誰。郡人黎子雲也。歲久堂廢。元延祐四年夏。部使者始就城東枕椰林。爲先生昔所偃息地。構東坡祠。卽今治祠之制堂。三兩廡爲房。以處郡人子弟。而師教之。命儒者六十家奉祀事。江左范太史德機作東坡祠記。泰定三年。州倅重修。仍復載酒舊名。又入田若干畝。至今又兩廡俱毀。堂日就頹朽。而所以供奉祀事者。徒有名存。聖朝成化九年。夏海南衛指揮同知張玘武職中知書者來督備儋州。始與州所官知州羅傑。千戶張鑰謀捐俸聚材。重新其堂廡。如延祐制。其所以供奉祀事者。亦期次第舉行。堂成來徵文以紀歲月。念先生以議新法忤權奸。貶逐無寧歲。不極荒裔不止。所居至無室廬。

鷄

肋

集

仰人以濟。似乎不能一日終其身矣。寧謂後此又數百年。乃有遺像。儼然端坐堂宇間。享有祠祀。與世道相上下。此豈人爲所能也哉。蓋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參天地。闢盛衰。浩然而獨存者。昔先生作韓昌黎廟碑。固嘗言之。而今驗之矣。是故堂不廢者。此理存也。不廢之者。存此理也。此理存是人心之不亡也。存此理。是人心之所不能亡也。皆天也。非人也。傳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至是而知天之定也久矣。愚嘗卽斯堂以觀世道之變。而知有宋一代興亡之由。何也。元祐至紹興君子小人之消長。有二大節目。自先生來此。則知元祐變爲紹聖矣。靖康之禍。紹聖小人釀成之也。再變而爲紹興。尙有可爲之機。未幾李胡趙三逐客過此。則國勢不可爲矣。吾因先生有祠。用以慨夫三人者。又因三人者以追咎於紹聖諸人。而終南渡焉。則世道之變。盡於此矣。由是觀之、斯堂一區。闕不盈畝。而可以該夫半部宋史也。張公廣陵人、羅守南昌人、張千侯山陰人、皆讀書識體稱賢。故能相協就事云。

鷄

肋

集

三聖堂記

瓊之西九十里瀕海、澄邁南楚都、那托村、有三聖堂。所謂三聖未究其何神。元至正十九年、里人吳善根所創、施入田地一十二段若干畝、其界至官給帖基付男趙福、主其耕斂出納爲香燈供費。永爲鄉邦祝釐之所。水旱災傷。有禱即應。歲久田地分散於孫枝。各私其有。而香燈之供費遂缺。堂亦就毀壞。成化九年、善根之六世孫曰清者。念祖規之久荒。恐斯堂之遂廢。復修舊規三間。易木以石。易茅以瓦。又施入田地若干畝。以某主出納修香燈供。而附祠祖善根其中。來請記、余觀古者鄉大夫士家有廟。而庶人祭於寢。紫陽朱子定家禮。易家廟爲祠堂。通上下有祭先之所矣。然又往往有祠其先祖於廟寺之中者何哉。禮雖未之前聞。而孝子慈孫之心不能不然者。其意烏可已也。何也。蓋深思遠慮。謂人家之盛。終不敵廟寺之久。於是托此而冀其永吾祖考之祠。其意不亦可悲矣乎。昔荆國王丞相南渡之後。子孫衰微。奉祠亦乏。惟三世畫像之在鍾山寺者。香燈之供甚修。草廬吳

鷄

肋

集

文正公深慨之。古之人固賞念及此者多矣。孝子慈孫之心每如是也。今清能永其先祖之祠而身比焉。他日必有悲其用心之勤。而附之於先祠之下者。則吳氏祖孫。將必與斯堂相悠久也。嘗考建康誌有三聖廟記文。謂乃蒼史王廟王有四目者。掌籍、掌算、開聽、追失併算籍爲其一、故曰三聖所主官府文籍。計算忘失。自六廟以來。省部有祠。及所在官府。往往建祠祭之。祠有四司、如府之六曹。亦掌人間休咎徵祥。俗以三月三日爲聖誕日。此外又有所謂羊頭三聖者。記謂乃七國功臣旌忠之封號。惟建康有之。非官府之所祠也。此堂其官府所祠之三聖歟。但其堂中惟設三聖像。而所謂四目四司之六曹等事無之。併錄附此。以備參考。所施田地畝段界。至此刻於碑陰。

樂菜軒記

國子師吉水蕭先生士高命作

任君能矩。貌奇而古。氣潔而清。嗜味甚澹泊。嘗名其所居之軒曰樂菜。其所以名之之意。秘而不發。予曰夫人外境會心。則樂君子。視夫天高地下。

鷄

肋

集

山川峙流。日月星辰。走飛草木。是皆吾心湛若之境。焉往非樂其樂。何必於菜乎。使於萬象森羅之中。而指其一曰。吾之樂專在是。是癖也。非樂也。況菜之爲物。其品至微。其味至澹。有非人情之所樂者。而樂之者何也。噫。知任君必有真樂。而樂於獨者。以奪其情也。何則。古今人氣品不同。而於物類之中。有得其氣類之近似者。或一相遭值。則自發其天機。是故淵明品逸。則好菊。和靖品清。則好梅。濂溪品高。則好蓮。是豈君子之癖哉。所謂天機自動。天籟自鳴。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今任君稟氣清潔。超出物表。讀書窮理。以味聖賢道德之腹。而回視一切世味淡泊如也。以菜味之淡泊者也。而其所樂宜在是。是菜之遇任君。亦猶菊梅蓮之遇三君子者。亦其氣類之相遭值。而自發其天機。雖曰俯仰之間。無所不樂。而是樂其真境也。况先儒有言。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任君方由鄉學升國學。榮進有日。他日以樂菜之心。嘗世味八珍九鼎。千駟萬鍾。豈能淫其志而奪其好哉。名軒之意雖不發。亦庶乎其不外是矣。文王之蒲菹姑置之。若乃屈到

之於艾芟。曾皙之於羊棗。類此焉者。世多有之。是皆嗜味之末。而於事無所損益。樂業之旨。恐不如是也。任君祖仲和贈監察御史、父敬敏、名進士、監察御史、族甚盛、今樂業軒在泰和縣西之庄邸云、

青雲軒記

澄邁庠士陳立之、潛心三禮之學。爲時輩所推許。嘗於所居構一軒以爲藏脩之所。其友匾之曰。青雲軒。蓋有責望於君也。韓子不曰。龍嘘氣爲雲。雲莫靈於龍也。然龍無雲則不能神其靈。故易曰。雲從龍。而以爲聖作物覩之喻。然在禮則以爲名山大川。出雲又若無與於龍者何哉。蓋雲雖出於山川。然其映日者則爲五色。徒可觀玩。浮空無心者爲白色。此爲閑雲。於世不能爲有無。惟青雲獨能爲雨。以甦天下之枯槁。然從龍乃能有濟。是雲雖山川之氣。龍能嘘吸之以神其靈。青雲乃雲之從龍而爲雨者也。方今聖天子御極。天下無不利見。正聖作物覩之時也。立之以沉潛義理之功。務脩齊治平之學。行將發身科第。爲國家大用。以治天下蒼生。豈不猶青雲從龍

集

勛

鷄

鷄

肋

集

爲雨。以甦天下枯槁哉。友之望切矣。君其勉之。

烈士祠記

烈士祠去高州城南一里，而近廣東按察司副使、關里孔公爲死事者林雄符瓊立也。二烈士，茂名縣遵臺鄉四都民。天順改元初，嶺南賊寇。四起連城。障不能保。於是林雄倡率鄉少壯符瓊輩三百人。同盟立會。保障鄉村。賊來併力截殺。屢立戰功。賊畏之不敢至其鄉。先是昇平日久。民不經戰鬪。救軍未至。在處靡然從賊以緩死。闔郡之民。幾乎盡爲賊矣。及林雄立會。累剽賊鋒。凜然一掠敵。賊始奪氣。而民有守心。皆立會殺賊。賊勢頓阻焉。成化元年九月賊夜襲破高州城。文武軍民棄城走時。雄寓城中。謀翼知府劉海登府門鼓樓以主衆。吏民稍集。雄身率會丁據門死守。時強寇滿城。雄以孤兵支持一門。危如累卵。苦戰三日。賊不能奪門。旣而外兵聞城中有守。次第入援。賊遂退去。卒救完本府印信。倉糧公宇。又迫攝退賊。奪回被虜。名口五百。報聞欽差提督巡撫兩廣都憲韓公大奇之。承制授冠

鷄

肋

集

帶賞賚有加。成化三年七月，雄隨僉事陶知府孔等官兵追賊。陸公等至廣西北流山遊魚寨。賊被圍在死地。人人決死須戰。漢達林立。無敢犯寨者。林雄首先破寨門。手斬二人。賊紛然辟易。官軍乘勝入寨。因風縱火。賊皆焚死。雄先交鋒時。中鎗死於陣。符瓊始與林雄立會。及守府門。功畧相等。追攝陷城賊生擒并斬首尤多。奪回屬邑印二。都憲韓公。得報大喜。於賞格外。特加賞以表異之。又隨知府孔於翁、禾嶺羅村等處殺賊。屢立奇功。成化三年內以功得賜帶冠。本年十二月有流賊余邵等、七百餘，越境欲來破會。因劫化州時。大軍屯石城。又與別宗流賊相持。彼此援絕。賊首哨至楊村。近逼化州一城。內外洶洶。軍民戒嚴。瓊卽乘賊衆未集。會丁迎敵。斬其前鋒。二十七級。并擒獲生口無算。賊前哨潰遁。後哨聞風亦潰遁。一境帖然。成化四年八月，流賊千餘，分兩營筍信宜長塘村。瓊隨知府孔等兵屯梳榔嶺，去賊二十餘里。瓊中夜出賊不意。潛勒所部。直搗賊營。連斬八十餘人。追溺死者無算。所得生口并頭正。稱是兩營賊衆大亂。失錯遁入山。已

鷄

肋

集

而黎明。賊於山巔窺見兵少無援。復集衆下山。邀其前後。瓊等腹背受敵。衆殊死戰。又殺賊數十人。瓊身中弩箭增劇。知勢不可爲。乃頓足嘆曰。今日死矣。身不足惜。但殘賊未盡滅。死有遺恨。乃拔箭挺身。向賊殺數十人。弩箭藥發。踏地而死。始高州自喪亂以來。在處鄉村殘破。白骨滿地。蓬蒿蕭然。惟今遵臺四都。家家安堵。禾黍雞豚蕃息。歲時伏臘。扶老携幼。往來嘻嘻。焉知昇平以前皆賴二烈士之功。成化五年。鄉父老林謚等。具事狀呈請旌表。以報功示勸。巡撫大臣允可。孔公因是立祠。以慰鄉人之思。間走書來瓊。命前高州府同知王佐爲記。噫。二烈士死時。佐當任高州。惜不自量。嘗私爲二人立傳。欲以呈請當道。而備觀風採錄。中遭內艱不果。而猶以遺稿寄鄉宦周盡。以備高涼野史。非故汲汲如是也。傷二烈士之名。或泥也。今幸辱命。其何敢辭。謹昧愚魯。而爲之記。

冬日榴花記

某家石榴一本。時冬月草木萎死。而其花盛開。豔冶與五六月時無異。或

鷄

肋

集

曰、以爲得天地之和氣而然。且以爲祥。愚曰、夫所謂祥者。得其常。而異其常者也。若非其常。雖美爲妖孽。爲怪異而已。天地之和氣。必不感於妖孽怪異之物。使其感於妖孽怪異之物。則不得爲和氣也。夫春夏生長。秋冬肅殺。此天地之常也。使當肅殺之時而生長。則生長之時必肅殺矣。於肅殺之時而生長。則戾氣所感。僅能起發其妖孽怪異之物。使之反常背理以敷榮發達。天地之心。固不如是。於生長之時而肅殺。則萬物之俟時以生者。皆有所不免矣。則是妖孽怪異之無時而不被天地之仁恩。而時物之循常者。終無生生之日也。或曰、海外地氣使然。則天地之覆載有恨矣。

安成路氏貸廩記

善有所因而爲之者。吾未竟其意之所由來。顧其用心之在於仁。斯善之矣。然則意之所由來爲我也。然而其心在於濟人。有濟人之心。因爲我而發其機。此其善用仁者。安成路君子。成化甲午歲。行年二十七始有子。思有以遺其子者。嘗曰、古人之遺子也。以安以危。各有所是。非吾無暇。彼是非

鷄

肋

集

也。遺之以吾之仁焉耳。親親仁民愛物。仁之事也。吾顧吾力之所及者爲之以遺子。是歲方告饑民艱食。君取其平昔鄉鄰族黨所貸券。閱其貧不能償者。悉焚其券。並免所貸物。又出所積穀二千斛。散貸鄉之貧饑者。約以秋歸其本。不計其息。明年復出。歸之如甲午約。歲以爲常。鄉人多賴之。所歸穀不入私門。別儲之一廩。以備歲貸者。廩在居之東偏。其父兄方伯濟美二坊之左。屬余記其事。或曰。路君之用心誠仁矣。然博施濟衆。仁者事也。一廩之穀奈何。余曰。君子之心。民胞物與。何嘗有間乎。吾隨位之所止力之所及者爲之。至於無所容吾力而後已。其於物也。稍有濟焉。雖不能遍物。即其所濟者。是吾仁之行也。譬之水焉。川高而水流。其及物也遠且博。澤卑而水止。其停蓄之久。而旁溢四出焉。隨其至亦能及物。然所及有限者。地不同也。謂之澤水非水固不可。豈可以在下位者之仁。爲不仁者乎。未止此也。澤之道其亦有施焉。先儒蓋嘗言之矣。是故天將雨。川澤之氣上蒸鬱於天。滂流下施。霽霽焉發生萬物。勾者萌。甲者析。枯槁者蘇。咸亨竝

鷄

肋

集

育。而不知誰爲之者。而其所謂川者澤者。收斂成功。寂焉若無。當此之時。氤氳化醇。周流同化。孰能品第分別川澤之功哉。路君之仁。其澤之道。有待而施乎。嘗觀國家常平義倉之法盡善矣。然往往患其施之不博。而不能無法外之弊者。勢則然也。是廩所濟雖不多。然實切於窮鄉僻壤。法外受弊之民。其如是而貸者。不啻寓物於鄰時。其用也而往取。焉得以適其私。以濟常平義倉之不及。不亦善乎。行當有以此法上聞者。下安成取法以風勵天下。慕義強仁之士。凡一鄉一里之中。皆有一人焉。積穀若干斛。如路君所爲。則天下之貧饑。而不能自達於官府者。庶幾咸有所濟於其私。是路君之仁。始爲一鄉。而終被天下。遺其子孫。而錫類天下。此又理勢之所有而或然者。故曰澤之道其亦有施焉。其仁焉可量也。傳曰。澤仁者必有後。吾又以此廩必路氏子孫之興。君名儀。福建左方伯公次子。賢而好施與前。此出穀助官。賑饑授散官承事。即復以羨餘圖此舉云。

高州太守孔公遺愛碑記

高州前守孔公遺愛。在高民去思不已，往往飲食必祝。歲時伏臘。聚會禱祀。化州有專祝之所。民因卽祝所爲公生祠。州守李時敏永紀公遺愛碑文。置諸祝所，以慰民。謹按公成化二年春來守高州，六年陞廣東按察司副使。又六年丁內艱改廣西，自去廣州距今餘一紀。而遺愛之在民心者。如是何哉。公爲那時，佐忝同知郡事，而有以知其一二矣。當公初來，值嶺南大亂。高之郡邑城池。盡經賊所毀。民被脅從而去者十七八。公下車旬日間。適廣西大盜鄧公長者。擁衆近萬。距高城十里而營。且夕且攻城。公長素雄嶺南。群盜中方跳梁。新會陽江。墮城殺將，僉事當來，氣燄赫赫。城中軍民。可戰者數不滿百。又皆破敗之餘。勢莫能支。上下惶惶。莫知所爲。公訪知賊中豪酋健卒多郡人，獨曰，此輩若欲爲暴。自宜之他所。今其來此。必不得已。逼於賊首兇威。蓋欲示疑於我。使殺其親屬。以激怒之。而堅其心耳。往年城陷。正坐此弊。今但推誠接納。賊首計自不行。吾郡人必不自忍。以刃相向。吾計決矣。於是屏去衛兵。但用孱弱卒昇輿。徑抵賊營。前此守

鷄

肋

集

倖以封內多賊。平時雖擁衆千百。希出近郊。忽報太守來。賊衆大驚訝。悉甲上馬。張絃露刀。出營門。見公輿從落落。乃更釋甲下馬。扶官入營。坐定。公乃爲陳禍福。公長初尙偃蹇。公因顏謂諸酋曰。各從家皆無恙也。若能悔過自新。誓與汝等保全終始。今大軍旦夕來。後時惟有軍法從事耳。恐守難得再相見也。言未畢。凡郡民在賊者。皆相視泣下。公長見公輕出。復聞所言。疑其下有與公通謀者。不覺色變氣阻。噤不能一言。公乃復從容申諭。賊酋。因人人大悟。以爲遇公之晚。卽退與賊首二人私謀約降。護公出營。密白之謀。公旣歸府。漏下四鼓。忽見賊營中火起。熒熒照城中。時軍民戒嚴。武將環甲嬰城。公登城但慰勞久之。衆殊未覺。黎明忽見郊外人如蟻聚。盡釋兵器。袒肉來乞降者數千人。衆乃知公之所爲。莫不驚嘆。遂開門納降者。公次第處分。治日之間。上下貼然。是夜公長遁去。旋亦來降。未幾大軍至高州。凡郡民之在別宗賊未降者。殺無噍類。惟公所招降數千人獨全活。公前後所降活功績尤多。此舉尤雋偉者。故特出之。其郡民之

鷄

肋

集

中。有始終不污賊者。十僅二三。公尤切愛護。如養病體。先具民難之狀。上請督府。凡一切公家之務。悉得暫蠲。軍餉所須。則取給於廣惠二府。師旅賓客之犒勞。燕享所須。則取給於瓊州。惟不得已。如城池築鑿。僅借倩於民。然常用之以時。不常其力。縱良民使就耕業。其戰卒則於降人揀閱丁壯什五之三。更置首領。受之約束。使執兵親隨殺賊。推心不疑。人人感恩。思爲公致死力。故能所在成功。高州兵勢振。而民不勞。至於近年例編。所謂跟用皂隸者。蓋使之出給。居官者週年薪炭。費以養廉也。公以大亂甫定。民艱食。議欲盡蠲。然以通例難之。民咸曰。高民荷公。生死骨肉。一飲一食。孰非公之所賜。此何異公財富之於民。公苟不得已。惟其所取與耳。公重違民情。乃議上請。僅取其半。卒爲常歲。例終。公去任不改。凡他不得已者。一一稱是民力。由是益紓在任年。高民安居足食。漸復昇平之舊。莫不德公深入骨髓矣。由是觀之。生祠之報。豈爲無從也哉。然余嘗考之載籍所紀。古今良守。莫如漢龔黃諸人。及觀班固所稱。不過曰、

所居民阜。所去民思。生有榮號。歿見奉祀而已。未聞生而祠者也。生祠之說。雖則後世。僅乃見之。要之發於民心一念之天。効德於已去之人。而用情於不報之地。此豈聲音笑貌爲之哉。是尤可矜憫也已。未可以疵議之也。況先王祭法。凡有功德於民者。皆在祀典。孔公有功德於此土甚大。法當在祀典。應古經義。無愧存然歿焉。先後一間耳。故愚書此以俟他日據經義者。採取祠食此土。報德報功。殆將與漢龔黃諸人並稱。俾補風教。豈獨高民哉。公名鏞。詔文其字。

宜壘五十八代孫倚居蘇州
屬籍曲阜今廣西按察司

集

肋

鷄

遊瓊花觀記

揚州城東北可三里許。有瓊花觀。盛名聞天下。余少時爲之鄉先輩。素稱博古者云。瓊花無種。蓋不知其所從來。心竊愛之。成化十七年夏。余自邵武秩滿北上。道揚州來遊時。則觀宇頽壞。垣牆剝落。而所謂瓊花者亦無

鷄

肋

集

矣。惟見荒庭中一碑記云、觀即古后土祠、漢安帝延光二年創。宋政和間賜額蕃釐觀。觀中有奇。花蓋玉蕊也。王禹玉愛重之。更名瓊花。後人因謂之瓊花觀。花盛開時。名卿士庶過者。莫不遊賞。以爲盛事。前代碑記元末之亂盡毀於兵。如此而已矣。不如傳聞之盛也。碑乃郡守韓弘、立於正統五年。吏部尙書魏驥紀其事。仍圖刻瓊花之狀於碑陰。

桐鄉記

瓊無桐。是鄉之以桐名者。刺桐也。奚取於是。蓋主所宜木。吾所居鄉。適門巷多是木。故以名鄉。非別有所取義於木也。大凡有所取義。而立名者。其重在物物已也。無所取義。而適名者。其重在已物物也。已物物則視夫天高地卑。萬物散殊。無往非物。而我之心常囿天地萬物於一腔之中。如毫芒然。物物已則已乃一物。而視夫天地間萬物。無一物而不高且大。彼挾其高且大者以臨我。則我之心常眩瞶迷惑。而無所主。此桐鄉之名。桐實尸之。而其重有所在也。天下紛紛。名草木可珍貴者。吾非不愛慕之。而欲取以名

鷄

肋

集

也。然則非吾鄉所有。雖強名而爽實。司造化者亦肯使之服吾用哉。其不見愧於木也者幾希。而況於人爲欺人。於己爲自欺耶。惟是吾鄉所有。吾以名鄉。是將焉辭。或曰刺桐之用有三。行列其封植。可以界藩籬。藉其枝葉。可以糞田壤。斧而火之可覓。下其灰水。可以色藍也。天地間無棄物。惟人所。用。雖至惡劣如是者。猶曲取。而曲當其二三。况天下良材。甘心朽老於長山大谷之下。然則世有負材而不見用者多矣。寧不因小而可以概大也哉。曰不然。吾知吾鄉有是。姑以名鄉而已。不知其他。書以爲桐鄉記。

平黎記

弘治十四年夏、儋州七方峒黎、符南蛇倡亂。環海州縣峒黎皆應之。攻儋州、臨高、昌化縣、陷感恩縣。拒抗官軍。恣行劫掠。撼動海外三千里地。巡撫大臣上其事。天子震怒、特命鎮守兩廣征蠻將軍、太子太保、伏羌伯毛。爲大將帥師討賊、欽差總鎮兩廣太監王公監其軍、副將以下、連帥五偏裨、將軍以下、以十百、而兩廣官校、暨漢達軍狼士兵以十萬、十五年冬、王

鷄

肋

集

師駐瓊謀於有衆、咸曰、賊之渠魁擁衆十方。衆號十萬。地險兵銳。勢難卒滅。而三州外應。強黨以倍。每分軍勢。稍延數日。則師老萬山之下。今賊首內自相仇。關防內變。必不敢遠出兵。當先受從事。外應者剪其羽翼。以孤其勢。然後併力進取。侯皆不可。獨奮然曰。王師天威也。雷霆不及掩耳。宜先搗巢擒其渠魁。以號令四方。則後百峒羣醜。氣奪膽落。惟師所向成擒耳。即日戒嚴。啓行晝夜兼程。是月癸亥。王師壓儋。距賊巢三舍而近。乃誓師曰。明日甲子出兵。越十日不獲賊首符南蛇頭來獻者。副將以下不用命。國有常法。偏裨校卒。軍令具在。衆咸凜凜奉命。是日分布將軍。以進取路。以新塲海、田頭寨、賊之北門。中堅所在。參將馬澄、將中軍。以兩廣漢達、軍狼士兵一萬、攻中堅。蓬墟抱吉、賊之右臂。援黨所聚。都指揮錢璋將右軍。軍之部分。如中軍以攻於右。落基落蜜、賊之左臂。援黨所由。都指揮馬義將左軍。軍之部分。如中軍以攻於左。西南賊路衝要。則昌化古鎮州府之熟地利。指揮周遠軍之部分。視中軍之半。至若安海。西通交趾。防賊走

鷄

肋

集

路。則以總督僞倭都指揮張鐸、領雷瓊軍民兵。習水戰者。以舟師防待焉。臨高澄邁瓊山定安四縣。外應之賊則付之知府石璧。同知鄧槩。分地責其成功。而藩臬胡方、王管。則總攝內外綱領。嚴節諸路進兵。將校及督、併四縣分地牧守。遠近有嚴。糧餉四集。文武既各任責。而大將則主旗鼓。出號令。監軍臨之。節制凜凜。越二日丙寅。中軍克新塲海。破田頭寨。賊失所據險。諸路軍一時並進。賊之援黨。皆未及期。南蛇獨擁精銳出敵。昌化軍指揮周遠。當與死戰。短兵相接。手斬賊將。先鋒一人。賊氣奪小却。長兵爭前。勁弓齊發。南蛇中箭敗走赴水死。別將隔水得其頭。即日來獻。是日中軍進據七方。擒賊妻孥。焚其廬。沼其宮。搜戮其親族。黨與無噍類。號令四出。不移日威振海外三州。外應賊黨。以次削平。州西之賊。西至昌化感恩崖州。皆以次平。州東之賊。東至臨高、澄邁、瓊山、定安、萬州。皆以次平。卒如侯之所料。不再越月。而班師奏凱。海南地方大定。父老垂白扶杖。相賀於閭里。商賈相賀於道路。農夫相賀於南畝。士夫相賀於庠序。咸

鷄

肋

集

曰自謂吾人稍延數月不死。殆將盡爲犬豕輩所魚肉矣。孰知今日之更生。而復見太平也。粵稽載籍。海南自入職方以來。至今千六百年。重辱王師征討。僅此兩見。昔漢武北鼎五年。始以王師創定海南者。前伏將軍邳離路侯也。兩漢六朝。以至於今。再以王師繼定海南者。今征蠻將軍伏羌毛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特以隔海立縣招撫功。未嘗一卒渡海。至今兩伏波猶均廟食海南。况伏羌也。又况伏羌以師保公孤之尊。而出入將師之事。猶非邳離之比。吾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將復優焉可知也。書此以待他日秉史筆者。庶將採其實焉。

湛鉞平黎記

湛鉞廉州衛借職指揮廣東都指揮僉事。性英俊。有文武才畧。好用奇策。忘其勢位。每與下官有謀者共事。弘治十四年夏六月。瓊府儋州七方峒黎賊符南蛇、謀殺峒首符那月、占奪地方。搆黨反亂。刻箭傳約、三州十縣黎賊。各皆領箭。有同時反者。有觀望成敗以爲向背者。因攻圍儋州。陷感恩、

鷄

肋

集

昌化、臨高三縣。人民死者十七八。閭閻灰燼。赤地數十里。澄邁、定安、其害半之。瓊州西界一千餘里。道路不通。海南幾危。是年秋九月，賊領兵討賊到瓊。不信宿戒行。就道至澄邁西峰驛。適臨高縣走報，賊首南蛇、令縣賊黨符那攬、那樹、約會本縣賊黨、王琳、王細保等，分領賊兵，合萬餘。刻期來攻。本縣那攬等兵數千，已至城下。攻西北門垂陷。約王琳等攻東南門。兵數千亦垂到。指揮張詡、領孤軍與知縣林彥修、誓以死守。危在朝夕。邊山人民大半陷沒。邊海者無路逃生。扶老携幼，待投水死。維時漢達官軍，不滿三千。後軍未至。衆皆有懼色。而賊勇氣百倍。遽傳令止軍。命士卒舉火。作二日糧。密詢賊營所在。親率共事者領兵。由間道晝夜兼程。馳奪臨高賊巢而還。遶出僮賊之後。地名拳蓋。搗賊老營。盡殺守營者百餘級。賊方攻城。遙聞鬪聲。咸歡呼相賀。以爲黨與之來相應也。攻城益急。已而聞官軍舉礮聲大驚。知老營已破。官軍扼其歸路。遽掣衆退敵。賊曰：賊方在死地。且彼衆我寡。未可迎敵。觀彼大衆一退。勢必不復能止。宜缺圍

鷄

肋

集

卸出其半。而中邀殺之。取威滅賊。在此一舉。戒軍士如令。已乃躬率精銳。衝斷賊陣。爲二賊前後不復相顧。漢達官軍從而摧之。又復斬首七百餘級。城內軍復出乘其後。賊衆大潰。散走相失。軍民兵擒獲不盡者。亡置草野中。鄉民荷鋤。奮挺擊殺無算。生擒賊首符那樹。而那攬者。先時乘憑死尸。奉頭竄去。由是軍聲大振。前項赴約賊徒。中道聞風。棄兵遁走。領箭群賊。已反者舉皆奪氣退縮。觀望成敗者。皆願出聽招撫。而攻州賊首符南蛇。亦遂解圍。歸守窟穴。賊以二千精兵破強賊萬衆。救臨高一縣垂陷之賊。而全萬家垂死之命。威風四達。三州十縣。莫不引領望治。卒以晝夜兼程。途陷宿食。復冒雨苦戰。致疾而死。海南軍民。遠近相弔。如喪親戚。前賊聞知。又復處處紛起。後事難言矣。嘗觀古今志書所紀名宦。是皆有功德於是方生民。觀風者採錄人言。以示後世者也。事或出於傳聞。尙且不遺。況今耳聞目擊之事。今日知而不言。則千載而下。遐荒僻壤。誰復知之哉。在昔唐段太尉秀實笏擊賊泄之面而死。而柳宗元於凡所經歷之地。恒求太

62
84
86
36
12

慰逸事。以太史甄識。執死不污祿山。而元微之在貶所。猶上韓愈書。欲其存諸史氏。夫死者之事。雖則不同。而見而感之者。不沒人善之心。則千萬載同此心也。且宗元微之於死者。非親非故。而又無所交厚者也。猶拳拳焉善之或沒。而欲存諸史。以垂不朽。况鉞之功德。及於吾海南之民。深厚且博。而於吾臨高一縣生民。又所謂生死而骨肉者。人心方孚。身遽死而不食其報。敢忍其善之沒世不稱。而泯泯然同衆人乎。故特書此。以寓瓊人報稱之心。而表邊臣忠義之節。庶幾他日觀風者。得以採錄其一二云。

鷄肋集卷之三

清風高節圖序

鷄

雷州別駕、周君奉憲檄來瓊會稽倉庫儲積、時嶺南干戈甫定。所在郡邑落
寞。惟瓊限大海。民安物阜。如昇平時。俗尙禮節。樂供上徵。民視上色之可
否。而無所不致。得公則欣欣焉。以爲上之人不我棄也。官轍往來者。多重
違其意。而俯就之以故名節蕩聞。周君不然。以清節自持。凡所履歷。公暇
惟周覽海天景物。以爲詩興之助。間得奇語。則劃然長嘯豪吟。自以爲足。
顧睨天壤間。萬物可珍可愛者邈如也。事旣言歸。鎮瓊都閩王公、太守吳君
慕君之清風高節、命瓊山尹梁君克明、繪而爲圖、徵士大夫之能詩者、以歌
咏之、屬余爲序、嘗攷嶺南自有郡縣以來。瓊州別駕。賢而相似者。吾得二
人焉何哉。宋之蘇子。今之周君也。何以言之。是故子由昔爲雷州別駕。文
名滿天下。而清節未聞者。蓋爲文章所掩。觀子瞻有海康別駕帽寬帶闊

集

肋

鷄

筋

集

之句。則其清節。固可想見。周君歷任平樂、湖雷、二郡、所至聲名。藉藉膾炙人口。而文名少子由者。意亦爲清節所掩。非子由不能周君之節。周君獨少子由之文也。況蘇氏昆仲、同以制科名翰林、周君與弟孔節、同以清節名州郡。老蘇以文章教子聞於世。周父贈通別以清節訓子名於時。其風流文采。家世典則。大畧相似。昔人有以王晉公父子。比李栖筠父子者。彼以繼世光榮。此則以並世相美。意各有在也。君之清節。豈無自而然哉。雖然、君此來瓊、其所會稽者儲積也。今歸報憲臺、亦將有所謂乎。人有恒言、國家財貨。不在府庫。則在百姓。但不可在士大夫之家。瓊之府庫、有無如何。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漢志曰、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年餘九年食、瓊之食廩多寡何如、周君處此、胸中必有權度。不待余言可知矣。君名良、字孔賢、湖廣德安應城人、與余同正統丁卯歲鄉薦、近獲識荆、爲托交也、故層層告之、不厭其煩、

澄江望道圖序

澄江望道圖者。澄邁邑庠士教諭朱先生秩滿九載。將之京。便道歸莆田。省其父御史公及太夫人之墓。門弟子臨別作圖。以寓其想望之心也。噫先生之道。使弟子習服於施教之時。而想望於既去之後。想望不已。甚至作圖以像於目。因目以存於心。常若親炙先生左右。而味道之腴焉。然則所謂道者可知矣。是卽孔子之所以教。顏曾思之所以學。其原自堯舜而來。至於孟子。而濂洛關閩繼其絕。上焉則行之。下焉則明之。其功一也。道無古今顯晦。故人無古今窮達。皆有任道之責也。先生宗孔孟以明道者。明道於身。以之淑人。淑人之深。至於想像。而不能自己焉。先生真能任道。可謂善教也。愚嘗觀夫世有名爲系籍聖賢者。莫不以任道爲事也。莫非教也。在學者有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者。善教也。反此則有隱其學。而疾其難。而不知其道也。若是焉者。諄諄而誨之。旦旦而督責焉。猶有背其道而去之者。況於既去之後。而能想望之哉。觀於先生。亦可以少惡矣。抑

又因先生之歸省墓也。而有說焉。昔者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顏淵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返國。則展墓而後入。顏淵曰。何以處我。子路曰。過墓則式。過祠則下。今先生歸而展墓也。亦曾有受贈之言。如子路乎。交遊之間。亦曾有受處之人。如顏淵乎。抑時異世殊。言不相襲乎。有與無襲與否。固不必知。要之二子皆孔門高弟。得聞道者。故因門人望道。敢併及之。先生必有所處。

琴鶴詩卷序

古者羲農氏作琴。以理性返真通神明之德。舜孔大聖。尤深於琴。易言鶴鳴如九臯。聲聞於天。時以比賢人君子之德之譽。琴鶴不類也。古今稱琴必與鶴俱何哉。蓋琴所以禁邪心。而爲音之最古雅者。鶴性警而爲禽之最清遠者。古博雅君子。清脩放逸者。多琴鶴之是好。此二物之俱。其所由來尙矣。南海逢村梁處士。古君子流也。酷好琴鶴。嘗留一琴一鶴於牕間。處則與俱。出以自隨。每風晨月夕。援琴作十二操。至商陵牧子別鶴徐動宮商角徵。

鷄

肋

集

再變而少宮少商。則鶴翩然嘎然。舞且鳴若與意會者。人以爲是。其得琴鶴之真趣。故能爾也。因作琴鶴圖。以咏嘆而歸之。不言人者。知處士琴鶴主人也。余請質所見於琴鶴主人。後世好琴有數等。有解音者。有能音者。有得趣不在音者。有以此與道自娛樂者。是皆無愧於好琴也。若夫務繁聲以悅人。與甘心如伶人者則下矣。好鶴亦有數等。有特玩其鳴舞者。有縱之以爲客至候者。有謂能舞不如閑立者。有因呼有難色。而知難進易退者。是皆無害於好鶴者也。若夫耽耳目之娛。寵軒墀以亡國者則下矣。處士主之者。果何等琴鶴乎。雖適其聲音玩好之娛。要必有超於聲音玩好之外者。不可不知也。昔趙抃清獻公入蜀。琴鶴自隨。至今稱之者。以清獻清節出於琴鶴之外。故琴鶴得重於仕途也。今處士所好。有超出琴鶴之外。而得古聖賢之旨趣乎。若然則他日琴鶴得重於隱居者。未必不自處士始也。吾於處士未相知。然與其兄鄉貢進士文祥。從弟令尹克明交。皆有學行。聞名京國。可必其爲昆仲者之賢。堪語古入之道無疑也。於是乎序。

適琴詩卷序

廣之順德陳君、隱居讀書。每以一琴自隨。書暇卽橫琴而彈。有所獨得。恬然終日。嘗自號曰適琴。聞來京師。鄉之士大夫與遊者。咸賦適琴詩以侈之。聯編累牘。索序其端。余惟八音中之絲聲。琴爲最古。而最切於學者之日用。其散見於經傳中者。伏羲虞舜。代有制作。餘不暇盡悉也。姑舉其切於日用者言之。琴者禁也。所以禁邪養心。是以三代四時立教與養以絃誦與詩禮並行。當時爲士者。無故不徹琴瑟。小功以下。不廢琴瑟。雖孔子大聖。猶學琴於師襄者有以也。後世養心之學廢。學校不復以此爲教。士子不復以此爲學。於是琴之妙用真趣。始爲幽人逸士之所私淑。而之以之擅山間林下光景若陳君者。今見其人焉。無怪乎欣動士大夫間。喜談樂道。至於長言永歌。如是之盛也。然嘗觀古人之琴。有一絃、二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者。得其趣焉。亦有無絃者。陳君所適。不知何琴。大抵今所彈者。多七絃之琴。君之琴必七絃也。是乃周之文武。以舜帝五絃之琴。文王增一絃。其

鷄

肋

集

鷄

肋

集

聲大清。是謂文絃。武王增一絃。其聲大濁。是謂武絃也。其制作則合取陰陽象天地四時、定十二徽、以案十二律間餘、此則諸琴所同者。世之人類能言之。陳君亦必知之。惟七絃琴之中聲。後世琴譜。雖嘗著之。然往往有習其聲。而不知其所謂聲者。彈琴、而不知中聲之所在。未可與言琴也。陳君於此嘗求諸琴中。按何徽勾何絃。是爲黃鐘正聲。然後太呂以下、十二律正聲。更相爲宮者。可知也。又按何徽挑何絃。是爲黃鐘變聲。然後太呂以下、四律變聲以應夷。則以上四聲者。可知也。或正或變。相濟以和。是皆古之遺音。而後人以寓諸指訣者。猶可尋也。以此養心。則和平冲澹。邪僻不干。處以讀書。出以應世。何往而不致其極哉。陳君名騰、好讀書、獨稱適琴者。蓋賢而隱特逃名於琴云。

市隱卷序

同官廖君問、持其尊翁市隱詩卷見示。多海內名人才子所題。詠長篇短章。古人體製畧備、屬余序其後。竊惟市隱翁之出處。大槩余固嘗述之於他日

鷄

肋

集

矣。姑釋其市隱之義以遺翁。夫古之隱者。必於江湖林泉市塵所不到之處爲高也。然則市可隱乎。殊不知道寓於吾之身。隨身所寓。而隱顯焉耳。達而在上。則道由此身以出。凡致君澤民。經綸參贊之用。道之顯也。窮而在下。道之在我。固自若也。於時致君澤民。經綸參贊之體。卷而藏之於密。而以吾身殉焉。道之隱也。道既隱矣。何往非隱。故古人有道與時違。爲貧而仕者。往往寄身於抱關擊柝之中。此謂仕隱。後世又謂之吏隱。甚有隱於金馬門者。此類爲朝隱。由是言之。是處皆可隱也。庸獨市乎哉。是故古者嚴君平賣卜。成都市中。固君平隱所也。梅福爲吳市門卒。吳市中。固梅福隱所也。凡若此者。身雖寄於市塵之外。使彼濁世之汶汶者。尋吾心迹。而杳若江湖林泉之不可得。此其爲大隱。而江湖林泉爲小隱焉。兩漢以市隱者流。類此也。前此者有若百里奚侯嬴之徒。亦皆以隱於市者。業不能終。而少售其術於春秋戰國之間。僅能駭動一時列國諸侯之耳目。而其適不足稱也。市隱翁讀書明理。於斯必有所擇而從焉。抑亦必有高趣而不作。

衰周兩漢以來。一等隱士。余將問之。姑書此塞同官之請。時庠士許單欲持而書之於軸。以爲翁玩具。余不能辭。

金川玉屑集序

玉已碎矣。予拾其屑焉。拾之將焉用焉。以其貴不忍棄也。或謂子所拾玉屑。未免不擇瑜瑕也。予曰。要之是玉質焉。斯貴之矣。瑜瑕不相掩。此其所以爲玉也。禮記言。君子貴玉。不曰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絀然樂也。瑜不揜瑕。瑕不揜瑜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嗚呼。其忍棄哉。今川有節義之士其死類此者。予採取其所遺詩文類編集。名之曰金川玉屑集。用序其畧。

黃堂八詠詩序

黃堂八詠者。福郡太守松江唐侯。六年考績。郡中士大夫耆儒。擔任內德政。

鷄

肋

集

之美、縷爲歌詩。唐唱迭和，以詠嘆之，其目有八也。索序於余，余惟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蓋謂音生於人心之感。而人心之感。由於政治之得失。故古者先王命官。陳詩以觀民風。而凡民族歌謠、正風則用之鄉黨邦國。變風則亦領在樂官。至於人臣之有封拜命使也。同朝卿大夫亦有詩以稱道德業。而寓其愛慕之意。若吉甫之於申甫諸人、觀諸三百篇之風雅。概可見矣。後世陳詩之禮廢。而人心之所感者。猶不能以不形於言。言之不足。而至於長言咏嘆永歌。此黃堂八詠之詩。所以美唐侯者有由也。唐侯器宇光明俊偉、節操貞潔、而濟以識時務之資、始由名進士歷官中外。所至有聲。成化十二年自秋官郎中、來守福郡、福爲八閩都會、藩臬諸司所在。應接之繁、政務之殷、與凡供需百出之紛擾。比之他郡。尤爲難理。在侯一一處之裕如。舊有廢弛之政。次第脩舉。如八詠中所云、衆口道之悉矣。予不容更置一喙也。治都六年、恩信大孚、今將奏績天官、闔郡衆庶、如赤子之失父母。章疏赴上司請留者、駢肩接踵、旣不如所留、則上下謳歌咏嘆。以舒

鷄

肋 集

其思慕之情。至於聯篇累牘。猶未止八詠之目。曰一廉自守。曰百廢俱興。曰作興學校。曰勸課農桑。曰愛民若子。曰斷獄如神。曰申明古制。曰留任抗章。嘗觀前史所紀治郡賢守莫盛於兩漢。其間稱最顯者。潁川南陽蜀郡也。然黃霸或優於德。而短於才。信臣不聞其教。文翁不稱其養。豈以古人節取其一二。而其餘皆有可稱歟。不然。則是才德教養。古人於數事。猶有憾也。今唐侯兼全衆美如此。且人不知漢守所治。潁川諸郡。曾有如福之煩劇否。及去郡時。又曾有如福之士庶歌咏之多否。世遠時亡。無可考矣。國家百年太平。方興雅樂。是詩行爲觀風者采錄焉。未必不如周人之風雅樂。而唐侯將來事業。亦當如周之申甫諸人。不止於漢之良守而已。是詩作唱者廣信守長樂謝公士元。索序者庠士鄭也。

海口黃氏族譜序

鄉彥黃惟堅鈺間、以其族譜見示、譜其先世。閩之莆田鳳谷里人、高祖諱守仁、元雷州別駕、曾祖諱受甫、徐聞助教、始因元季亂不得歸、避兵於瓊、

鷄

肋

集

洪武歲辛酉，占籍瓊山海口都第一里，遂爲瓊山人，又自言鉅嘗持此譜，親至莆會合宗盟分支，原委旣已瞭然，所恨未知來閩以上端緒，先生窮年稽古，且久遊閩中。而於共姓昭武簡肅諸族，或有其說，敢求一言以相示，余曰不然，吾子之所謂不知者，乃所以爲知也。請先述黃之始姓，以告吾子，而後及吾之所謂吾子之所知者。按黃嬴姓，出自帝顓頊曾孫陸終，至柏翳爲舜主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氏後世有功於殷周。故嬴姓多顯。遂爲諸侯。其子孫封國。或在中國。中國則有秦趙嬴黃屬楚國於汝南光城，以國爲姓，雖未詳其始封，考之春秋傳，魯桓八年，楚讓黃不穀諸侯於沈鹿，莊公十九年，楚敗黃師於蹇陵。此黃始見於春秋。歷僖之世，黃與齊侯盟會者。再卒之恃齊不歸魯貢。楚人伐之。而黃失國。其子孫散處江淮以南。至兩漢時。猶有顯者。若淮陽之霸。江夏之香。是皆楚產黃出。但莫詳今之支派所自。後世以江夏爲黃姓之望。則是黃之宗派。當自香始。由香而瓊，而琬，祖子孫三世之後。又不知其幾葉幾時。當代莆宗之盛。若前翰林先生諱

鷄

肋

集

壽生、以性理之學。侍從文廟。修御製大全經書。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子教論某、復以科名署教。淑登士類。顯名當時。孫翰林仲昭、又以正學名海內。爲文獻名邦。斯文宗主。江夏祖子孫三世。功名顯於前。而莆田祖子孫三世。文學顯於後。黃氏世家。先後相埒也。前代旣以江夏爲宗望。而近求不失其親。今吾子亦當以莆田爲宗望。而近求不失其親耳。何必更求之遠。而或妄冒他人哉。登州有黃縣之黃。楚相有黃歇之黃。凡此皆所當別也。吾子之譜。斷自高祖。蓋亦是以知此者矣。吾故曰、子之所謂不知者。乃所以爲知也。若夫五服上下親疏分合出處之詳。譜中所備書者。此不述也。

泰和曾氏族譜序

嘗觀宋儒論本朝曾氏三望、首溫陵宣靖公公亮、次南豐舍人鞏子固兄弟、又次章貢幾林、聞三、春官亞卿、而謂子固之祖密國致堯、最先起家。蓋知曾氏之族之盛。已非一日。然初未知南豐始祖檢校司空、洪立之後。分支之詳也。及觀江西詩派。有曰絃曰思者。子固從兄弟阜之子若孫也。侍親以官

鷄

肋

集

爲家襄陽、道益窮。詩益工、一遇楊誠齋先生賞音。遂昌其詩以名世。竊意曾氏世多賢才類此。豈無分散遺逸於四方者。安得人人遇楊誠齋而顯也。間居瓊臺山中、鄰邑瓊山令、秦和曾君挺文卿、以其族譜見示、閱之始知秦和曾族。又於南豐爲最近系。二族同出檢校司空洪立、一人之身。六世至孫肇之父曰易直。孫肇之父曰易占。肇先任吉州軍事判官。因家秦和。是始祖。稽諸宋史、子固兄弟、筮仕在嘉祐初而立朝。實在治平熙豐間。是肇諸人之分析、亦當在此時也。噫司空之來。南豐一身耳。僅及六世而族分二三。二族孫枝。又將分以十百。百世之下。族分枝衍。不知其又幾何。殆將不止十百而千而萬而無算也。此譜之所以作。蓋欲子子孫孫。百世以下。雖百千萬其身。而恒知其所本之一。此曾氏自黃以來。四千二百餘年。而世系明者。譜牒存也。謹按世譜曾氏、出自黃帝至夏少康之子封鄩、以國爲姓。春秋國滅。暫避在仕魯、始去邑爲會。居魯下邑之武城。皙之子曰參、子與父子。皆爲孔門高弟子。與傳孔子之道。得其宗旨。與顏氏子。並稱顏會。其

子元孫西皆宗孔學。而尊王賤霸。秦亡漢興。有侯於都鄉者。都鄉長子之後曰據。恥仕新莽。舉族二千人。魯無會適派矣。而後世獨顏氏附孔。以有後於魯。孟氏私淑其道。亦以有後於鄒。歷漢晉隋唐斯道不絕。而斯人之子孫。天亦不之絕。千載而下。南豐子固兄弟。始復以文顯於宋。而世武城之家學。草廬吳文正公。嘗言子與師孔。而友顏氏。子固祖韓而禰歐陽。聲施實始將與天地日月相始終。曾氏之有此。他族之所無也。其感慨讚嘆亦至矣。是武城之家學。在於南豐者有徵也。今觀秦和之族之盛。南豐之家學。又將在於秦和乎。何則南豐之先。以文學名天下。而秦和之後。以經學名州里。前代顯晦姑置之。天朝顯人宿德。彬彬輩出。以進士第。則曰用常。曰弘。曰泉。以鄉薦則曰用濟。曰高。曰瓊。曰琮。曰挺。曰大席。其餘以經學名家曰憲錫。本宗之外。枚不能舉。又皆乃祖仁壽翁。宿德宿學之所垂裕者。州里以其祖孫世傳經學。爲經學表率也。爲區其里第曰五經。蓋屬望有在焉。族有新舊二譜。舊譜御史泉武庫郎弘所編。昆仲皆始官翰范。歷任中

外。泉名登國朝名官。弘出守大郡。爲名二千石。固無愧乎。南豐兄弟之立朝。新譜豐郡令中。瓊山令珽所編。昆仲皆由科目出宰百里。並稱循良。豐都墨妙。尤所罕見。置之南豐集中。殆莫能辨者。愚故知南豐之家學。又將在於泰和者。殆亦有徵也。使遇吳文正公於當時。吾不知其所以稱評者。又將何如。亦將不在南豐次也。書此以復於文卿者。

社隴鄧氏族譜序

隴郡貳守、新淦鄧公以續編族譜見示、自己身等而上之。至祥原翁者。爲一世祖。凡二十六世。世次分明。并可稽。欲序其端。謹按鄧之先世曼姓侯爵。殷周以前望族。後因封國於鄧。子孫遂以國爲姓。前此子史百家之言。姑置之。考之春秋魯桓公之七年。鄧侯吾離來朝於魯。鄧始見經。此鄧氏之始祖也。至莊公十六年。而鄧失國。地入於楚。子孫散漫隱處方城。以南邑里間。楚滅、地屬秦。漢鄧楚子孫爲庶。無所分別。然鄧以仁愛而失國。楚以貪忍而滅親。及漢光武中興。而鄧之子孫。隱然復起。新野一縣二族。禹起爲

鷄

肋

集

漢元勳。僊居雲臺之首。其子孫之盛。女母天下。男列士大國。下此簪纓蟬聯。不啻十百。累世寵貴。古今罕有。晨起爲國懿親。寵冠當代。子孫列爵分土。恩澤之隆。與高密等。當是之時。三楚之子孫微矣。天之報稱於人何如也。魏晉以來。如艾如攸。世緒非無可尋也。而社籙之譜。僅起自一世祖。原翁者。以翁之子。始遷新淦。所見聞支派爲真的也。一世不書紀年。而至四世。乃書宋太宗端拱二年。則是一世祖當在唐末五代之間。自是以來。始東京。遷臨安。撫州。歷社籙玉峽。凡二十三世。此譜凡五續編。皆自爲之序。是皆鄧宗先生長者。鄧氏之世。有賢德如是哉。矧今二守又以名進士第。歷官中外。所在有聲。復能以政暇續編此譜。以成先志。蓋知人道之大。在於親親。而尊祖而敬宗。而收族也。此孝子順孫之心。推是心也。上以事君。則移孝而爲忠。下以使民。則孝慈而民忠。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舉一事而衆善集焉。豈不可見於斯譜之作。貳守其賢乎哉。

南橋沙氏族譜序

鷄

肋

集

吾亡友沙文遠、成化乙酉歲、嘗譜其先代世次、自其所知曾祖諱萬金者。始以屬前翰林編修、今內相丘仲深先生爲之首引、是譜於皇高以上祖。皆未之知也。嘗自言族譜所以親吾親。苟輕冒他族。而致疎者反親。親者反疎。孰若缺之。以有待也。文遠去世逮今已二紀、其子廷梧、近云、得沙氏遺譜於同邑吳氏。稱有遠祖諱繼宗者。嘗逮仕蜀漢昭烈。繼宗以下十世。所言多涉無稽。今畧之、仍依乙酉譜始萬金。萬金始隨父來瓊。爲瓊始祖。今於廷梧爲皇高。任元官達魯花赤、昔疑其不著所任州縣。今知其爲廣西平樂府也。生班、班生玉瑤、玉任倉官、瑤不仕、玉生洪、即文遠、國子生、行實詳見乙酉譜引、洪生廷梧、復修族譜、瑤以下四從族人、歷歷詳備、其遺譜所言、妄誕無稽、廷梧皆不之取、僅存疑、取其旁支、分居江西門、官窰、邵武、崖州四族、庶可沂流求源而已。譜成索序於余、謹按沙氏郡望。近代稱出汝南。然未知其始於何時。望於何人。中原姓氏。又無所於考、歷稽諸史。隋書國裔傳、沙氏本出東裔君長。分自高句驪而來。立國百濟。國有八大

鷄

肋

集

姓。沙氏居首。次曰燕、曰荔、曰解、曰眞、曰國、曰木、曰苜、皆守國王親族。如楚之三姓。曰屈、景、昭者。史稱十餘代。代臣中國。然歷觀漢、晉、隋、唐、下至趙宋南渡。沙姓之臣。僅有曰世堅者。宋南渡時。始自北庭。歸守宣州、德安。以勇顯名於乾道、慶元間。餘者未之前聞。而云代臣中國者。羈縻也。遼大蒙古氏、入主中國、四裔君長之得姓者。隨主所止。於是中國始多四裔之姓。及乎蒙古氏去後。天朝撫運。咸皆內屬。而爲中華令族者。非獨沙也。此其源流始末之明據。宜乎廷梧不取遺譜之謬妄也。或者以沙姓爲沙陀、沙里公沙之省稱。或謂固沙州、沙苑壹而得姓。是皆無足徵也。噫、文遠爲族譜。僅取所見而有待。廷梧成父志。能審所取而不苟、是皆可尙也已。他日持此譜以訪宣州德安。而質諸江西門等四族。必有得其源流之正者。則文遠之目瞑。而廷梧之孝大矣。廷梧今太學生、善楷書、卓犖不群。有中州士人風。世居瓊南之南橋、今依先隴居會同縣。

贈孔太守考滿序

鷄

助

集

聖明稽唐虞之典。百官三載攷績。時兩廣例具政績上藩司。藩司考實爲進於天官。而達於天子以定殿最。而行黜陟焉。姑蘇孔公。守高州之三年。期當奏績。守邊將帥。暨郡寮宰。載酒相慶。咸相謂曰。嶺南自興兵以來。郡守之功。以盜賊息爲最。孔公之初至郡也。值疆土四分五裂之餘。郡兵數不滿百。而羣盜蜂屯蟻聚。遍於四郊。卒不能以寡制衆。變弱爲強。易危爲安。昔虞詡爲郡太守。初到郡。以弱兵三千。制羌衆萬餘。一郡遂安。今公之功似之。又其爲治也。務在於安之。而不在于於勝之。卒使弄兵之徒。棄干戈而持鈎鋤。背營壘而尋隴畝。昔龔遂之渤海太守。令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而盜息民安。今公之功似之。厥後虞詡以治郡功。入爲司隸。尋遷尙書僕射。龔遂以治郡功。入爲水衡都尉。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禮曰。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今高郡一州。五縣之生聚。惟公是荷。生死骨肉。饑者飽。創者愈。獷戾者純良。呻吟者謳歌。公之德。德於民。懋矣哉。其官賞之懋。地與律之加進。當何如。愚曰。古者郡守之責有六事。盜賊息其一耳。自

鷄

肋

集

公之下車也。首飭學宮。敦尚風化。而學校興。躬行阡陌。勸課農桑。而田野辟。流民復業者奚翅數萬。戶口增矣。公庭晝閑。但據胡床。以籌邊畧。講道藝。詞訟簡矣。凡此彬彬可紀。豈若兩漢二守者。但專一事之最。而將來奏最超遷。豈特如二人者而已哉。雖然。上此一等。又有聖賢之事業存焉。蓋公以先聖五十八傳之胤。由進士出守大府。文章政事。猶有先世之流風餘韻。自孔氏分南北以來。南來之賢。二仲而下。未有踰於公者。用舍行藏。先聖自有家法。是故爲委吏乘田。爲司寇、攝行相事。則齊人不敢窺兵於河南。卒之不遇。則修春秋以懼亂賊。權也。然而經常之大。則刪述六經。垂憲萬世。猶有莫罄名言者焉。是皆孔氏家法也。天下賢人君子。誦法孔子者。隨其所至之淺深。莫不各有所得。以自立於世。如酌江河。而各滿其量焉。而孔氏子孫。獨不得之哉。南豐曾氏有言。隨其職分所當爲者。爲之無愧。是即士之達也。用與不用。非在我者。孔氏家法無固必也。是則何如。衆曰然。惟子可以言此。惟孔公可以告此。于是乎書。

贈瓊山梁令考滿序

聖天子在位之二年，憂憫兩廣元元之難弗靖，詔自府佐至州縣以下，職皆以本貫士除之。意以人情土俗，其所素諳。山川險易，其所素歷。且君子不誣十室也。而況二十一府之人，寧無奇士出於其間。而能靖難者哉。時兩廣士待選天下官者，幾數百人。每除書下，咸以得地方之治亂爲憂喜。南海梁君克明，始由鄉薦，累屆春官，遊太學，聲名藉藉。時以親老就選薄。除瓊山縣令。人皆賀地方之無事也。君獨悵然曰：天下事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實有莫大之憂。今彼地方之爲亂者，昔豈不治耶。治亂豈有常形哉。於是下車，日夜憂勤。不遑寧處。詢民瘼。革吏弊。去非法之求。省不急之務。振舉廢墜。申明教養。而齊之以公靖坦夷之心。光明正大之學。不數年間。政令一新。民俗大治。上下交章薦舉。議者謂百年以來，尹瓊山者。梁君爲最也。茲滿一考報政天官。戒行有日。鄉官張鳳搏輩來索言以贈之。余與梁君出處畧相似。且托交十餘年爲相知。其何可辭。嘗觀昔日嶺南西

鷄

肋

集

鷄

肋

集

北之用兵也。瓊爲治平無事。於時數郡之所需。色色仰給於瓊。而瓊又仰給於瓊山。公私紛繁。吏緣爲奸。物產之價。至爲大變。當時民力已竭。不可以言治。繼此非得梁君。培養調護於數年之中。未知其何如也。矧縣當瓊之都會。太府之所總臨。藩臬之所按止。四方賓客之所輻輳。政事日繁。百責攸備。他人處此。吾知日運精神於酬酢之不暇矣。而梁君一一優爲之。噫。若君可謂士中之奇。知所憂而堪任堵難之責者矣。使兩廣未亂之先。得人皆如梁君者以治之。雖至今可治也。雖然。頌不若規。余敢爲獻矩於未可乎。古今國史凡有變例必書。異日豈無書某年更某例。得人賢否者。又一貫之人。鄉薦有錄。以聯其名。子孫家藏。而世守之。亦豈無閱其錄。謂某科人遇例。除本貫某官。清濁賢否。歷歷指其名者。亦可畏也已。梁君賢且廉。故愚書此規以爲瀕行贈。梁君尙當有覆規以教我。

贈守備海南都閩王公序

大海之南。方三千里。而近即古珠崖儋耳地。今爲瓊郡。其鎮將則郡閩雷陽

鷄

肋

集

王公、大海之北。方二千里。卽古南海合浦地。今爲高雷廉三郡。其守將則前都閩惠陽石公、瓊爲無事之方。而貴乎善政安輯。故王公以政聲著。高雷廉當多事之日。而貴乎用武戡定。故石公以武功顯。巡撫大臣、嘗言無西南顧之憂者。以有二公在也。間者石公嘗過余索言、以爲王公贈、余無似。方自咎過之不暇。何敢以言贈人。人亦何用於吾言哉。且王公之聲名美德。播於衆人之口。深仁厚澤。在於軍士之心。上下稱之。而遠邇傳焉。行將達於宸衷。而筆於史官。亦不爲過。何待余言之贅。竊意石公之意有在。然雖不言。不容以不言也。何也。蓋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和則同。乖則異。其勢然也。小而自一家觀之。鄰家和。則能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不然不能家矣。大而自一國觀之。鄰國和。則能恤難分菑。拯溺救焚。不然不能國矣。鄰境將帥。緩急相應。如左右手。容獨乖異乎哉。嘗觀瓊之爲郡與高雷廉。雖限大海。而實南北。對境爲鄰。颿風一日。踔千百里。隨所之北。東西。前見青山隱見。若有若無者。卽三郡界也。故瓊之將士。比歲分

鷄

肪

集

蕃而成三郡者。常十之一。若瓊有變故。則三郡援兵。順流南下。是瓊與三郡有犄角之勢焉。又三郡有變故以來。倉廩府庫之粟帛。貨財賓館之委積。乘禽犒師之餼牢。篋壺之實軍需之物料。與夫齊民之牛種。色色須瓊以出。是三郡又資瓊以爲命焉。苟三郡非瓊。則命竭而不能以自存矣。瓊無三郡。則勢孤而不能自立矣。然則二帥通好之意可知。是故欲其相爲犄角之勢也。欲其相湏爲民命也。同心同德。以共成國事。如此何患地方之不靖也哉。然又有所願焉。其始也冀王公以三郡人爲念。而曰。某郡之民。天下之民也。患不可以不恤。必使瓊都人安物阜。其番戍賦稅。不達其期。而均惠澤於三郡之民。其終也冀石公以瓊人爲念。而曰。某郡之民。天下之民也。力不可以久竭。必使三郡盜息民安。鎮戍賦稅。有以自足。而無久累於瓊之人。是則君之私願也。雖欲不言。而不容以不言也。

贈吳肅正里周年序

佐少時讀吳坦齋文集。悲其人與文。以爲位不滿德而已。及遊京師。有所見

鷄

肋

集

聞而感發焉。然後知坦齋天下士也。何則、國初瓊俗敦樸。禮文苟簡遷就。坦齋以詩禮唱導鄉邑。凡其冠婚喪祭。多所取則。今冠禮久廢於天下。而獨行於瓊州。坦齋遺教也。此有兩京縉紳先生。欲行冠事、三加儀文服制、學者非講習有素。倉卒不能就事。筮賓輔於國學。兩出吳氏門人。當時南北之士。莫不景仰吾瓊爲海外鄒魯。然後知坦齋天下士也。余旣悲其人與文。而又仰其流風餘韻。一至於此之不能已也。適有求言以贈坦齋之孫。曰肅者。嘗觀在昔韓昌黎見王舍。追思其祖醉鄉之文辭。拳拳接引之意。雖隔世猶若不忍棄者。夫醉鄉之文辭。不過隱者、偃蹇不欲與世接。或未能平其心。而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托而逃焉者也。韓子猶悲之而重其子孫。况坦齋文有用而益於世。使韓子得見之。吾知其所稱賞者。當不在醉鄉後也。吾雖不敢擬於古人。今見如肅者。使無所挾。吾慕其乃祖而及其子孫。猶將忘其固陋而張之。况賢而能家。爲衆所稱許者。惜乎、吾之言不足以張其萬一也。成化八年役里正於其邑。衆咸曰、是詩禮之裔。能其家者也。

鷄

肋

集

能其家必能於公。既而投之公家之務。巨細畢舉。周年。上下無間言。則又曰是能副衆人之望者。不忝詩禮之裔也。進之者曰。乃祖以詩禮化鄉邑。殆將及於天下後世。其在子孫者當何如。是必有大成就者。而不屑屑於正一里也。稱許者唯唯而退。予書其事以歸之。坦齋名綺，字重器，永樂辛丑科進士，秉中鄉貢進士，肅之父也，世居瓊山南橋，至肅始高蹈丘園，移居蘇村別墅云。

贈地師曲全徐先生序

邱文莊先生無恙時，以葬地謀諸洪都張學士東白先生，爲訪海內名地師，以曲全徐先生薦，無何文莊捐館舍。天子遣官護歸櫬，諭營葬城道，洪都東白，復申薦先生與偕來瓊，既襄事乃西行，致東白之辭於佐曰，吾於海南所與可者二人。謂文莊與佐也。且屬其至瓊，湏一盼勿吝所施，使佐自愧，何以得此於東白先生哉。蓋念佐昔日官臨江爲傍州。而知其困且危也。先生來瓊。不食所許東白之言。佐敢不以東白知先生者。奉先生哉。先生郭景純

鷄

肋

集

流輩人也。識高而守正。愚嘗怪昔唐太宗自修晉史。而不付之史臣。多採傳聞無稽之言。以自求異。而不知適爲守死善道。以如郭景純者累也。左慈羊鳴。王喬鳧舄。誰復知辨范史之謬哉。先生底裏。誠未易窺測。姑即吾所見聞於外者言之。先生嘗言、吾瓊山水。在海中之洲。而風氣完美者。蓋陰陽相化。天一爲水。水之一行。常在天地間。漠然無形。而爲往來之氣。下焉則爲江湖井泉。上焉則爲雨露霜雪。山者水之凝質。一成而不可變者也。海者水之死氣。一出而不復返者也。凡在天地間肇形於有物者。孰非此氣之所化。生生而不已。化化而無窮。氣之所在。何有於內外遠近。東西南北之間乎。瓊海風氣是已。古今地理家言風水而不及山者。以此。吾以是知先生是言也。先正之言也。蘇子瞻有言。滄海不斷地脉。又曰、禹貢濟水入於河。溢而爲榮。河南曰榮陽。河北曰榮澤。沱潛本梁州、一水亦見於荊州、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雖海河不能絕也。或有問於子朱子謂、周公定豫州。東西南北皆五十里。疑其南邊際海爲近也。子朱子曰、南邊雖際海。而地形

鷄

肋

集

未盡。海外島口諸國。則地猶連屬也。夫先正以水派地脉。貫通乎四海。而先生遂悟由夫天一生生之氣。往來於兩間。真得吾儒意外之旨。而庶乎吾道中人也。夫豈尋常方伎者之可比哉。此郭景純之著葬書。所以未及其他。而開卷第一義。即曰葬者乘生氣也。正謂此耳。若夫覽觀天下山川形勢。而知其地之興衰美惡。此其粗迹。先生素履與衆同者。不言可知也。昔孟子之於易不言易。而言時古今謂知易。莫如孟子。愚謂先生之於山水也亦然。先生徽州歙縣人。名豹。字文蔚。曲全其號也。邱文莊公諭葬地。先生所擇定。佐亦受所惠壽藏地者。故於言歸也。叙此以爲吾存心之私。先生目之曰可。遂持稿去。

賀隱士王原孝新居序

隱士王原孝。居室新成。親友欲相率往賀。有議之曰。古居室之善。載諸經籍。不多見也。惟衛之公子荆。晉之獻文子。是皆卿大夫之家。顯於時者。至若隱者。則惟其所尙。或辟世或辟人。韜光遜跡。唯恐五湖之不寬。萬山之

鷄

肋

集

不深。甚不得已而不去先人之敝廬。亦唯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華門圭竇。蓬戶甕牖。瀟然物外以爲高也。未聞擅居室之美。而見知於人之爲尙也。柰何。余曰不然。夫隱者之於世也。雖同謂之隱。而其道實有不同。是故或無心而隱。若巢父許由。逸於堯舜之世。或遭時而隱。若耦耕荷蓑。逸於春秋之時。是雖心迹不同。要皆滔滔忘世。往而不返者。惟君子則不然。不必隱不必不隱。必隱則往焉不返。而至於忘其君。必不隱則溺焉不止。而至於忘其身。君子應世。譬之夏葛冬裘。饑食渴飲。適可而止。此時中之道也。王原孝之隱是已。原孝世爲吾邑詩禮名家。田園之盛。甲于邑里。初嘗業舉子。旣而輟迹名場。遞入耕稼中。積十餘年。稼穡旣蕃。生涯日饒。乃推其餘力。需美材。構新室。以爲吾爰居之安。而期子孫之耕讀之暇。日與士大夫君子。優游觴詠於其間。人徒見此以爲隱者之比議。而孰知其心之不忘世也。昔東坡先生爲靈壁張氏作園亭記。美其築室藝圃。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一而足。使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清朝之上。閉門而歸隱。

鷄

肋

集

則俯仰林泉之下。然則士君子之存心。其亦以是而已。迹雖隱而其心未晦。愬然於世。是又隱之一道也。澄邁吳清氏於原孝與余。皆內兄弟也。請作賀新居序。余故推隱者之道不同。以解議者之惑。使知是室之所構。今日雖爲隱者之所居。他日未必不爲顯士之廬也。

沈母朱安人壽序

成化歲乙巳。六月二十四日。平湖沈母封安人。朱氏初度之辰。其子臨江郡守元節。先期謂同官者曰。某糜祿於茲。去親數千里。覽揆初度。不得跪膝下奉卮酒爲壽。以伸烏鳥之私。不禁雙淚下沾襟。旣而翻然若有愉色曰。此親志也。吾母自幼克嫻姆教。旣歸先考。事舅姑以孝。奉祀祭以敬。於女工中饋之事。凡出董治者。靡一不精緻。其大節尤卓卓者。則在於成就先考之志。先考教榮兄弟讀書。致明師於家塾。早暮相與程課。家故食指繁累百。雖歲稔不給。而束修禮費。未始有靳意。諸子穢榮樗樗者。皆先知其才力之所至。器而教之。嘗曰。穢汝才行俱高。然志在恬退。宜讀書以淑鄉閭子。

鷄

肋

集

弟。而樛也次。汝曰榮。汝沈實有文。終當致用。非於家食者。而樛也次。汝母。每誦考言。以勵諸子。兄樛。卒以詩文取重鄉邑。而榮卒領鄉薦。登名黃甲。歷任冬官主事郎中。成化戊子。蒙聖天子推恩。封考承德郎。工部主事。母封安人。今榮又叨出守大府。專城千里。得階古者二千石。而二弟者。樛崇恬退。樛領鄉薦。卒如考言。一一皆母成之。自榮之筮仕也。至今迨二十年。其間母訓靡不隨在叮嚀。思昔筮仕之時。母嘗以清慎爲訓。及今之出守也。母則以苛刻爲戒。而榮也。佩服慈訓。幸不失身。以有今日。是固親之志也。然以去親之遠。遇親生辰。不能不感而悲。而又幸得如親志。而繼以喜焉。敢求吾子一言以張之。將寄歸及其期。遣兒童輩宣誦數過。以侑壽觴。余曰古之賢父母。恒欲其子之成名。而其子之孝者。以惟在於養親之志。今觀朱安人之教子。沈守之事親。可謂兩盡其道矣。昔晉陶侃少爲吏時。其母責侃以守廉。而不受其所遺。蓋以廉乃初仕第一事。故於時焉。拳拳而不及其他。此安人於子出守時教也。漢雋不疑京兆尹時。每行縣。其母

鷄

肋

筆

即間以平反全活多少。爲喜怒。蓋以吏治貴嚴明。而惡苛刻。故於時焉。拳拳而不及其他。此安人於子出守時教也。其後陶雋二子。卒以功名顯於漢晉之間。使其母名垂汗青。至今不朽。今安人壽八十。而沈守學行純古。方當以道德濟功名。將來事業。不止於漢晉二子之所就者。但未知彼二母在當時。其年幾何。或不如安人。未可知也。人生以百年爲期。而上壽者百二十。今安人福壽。沈守事業。尙爲未艾。他日自當有大手筆者書之。以盛傳於後世。吾容贅哉。

贈致仕都御史邢公序

成化六年秋。巡撫南畿都御史文昌邢公。抗章請老。廷議以爲不可。事留中不下。章上至再三。上曰南京祖宗根本。國脉所在。豈不願留老成人。然惜賢自是國家之體。勇退自是臣子之節。蓋不兩成之哉。明日章從中下。公得請即自闕下趨歸。雖故舊僚友。鮮得見面者。至家杜門掃軌。不與外事相關接。操心律己。冰清玉潔。恆如在朝廷時。一言一動。皆可師法。自吾瓊入

鷄

職方以來。士登仕版。未有如公賢且顯者。當於古人中求之。未可與時俗論也。鄉友張鳳搏輩請書公出處。以爲後進矜式。竊嘗有所見矣。何也。六經之最古者。莫如易。所以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也。先儒邵子嘗言老子得易之體。老子之言曰。功成名遂身退。觀公始由名進士爲侍御。史出守合蘇二大府。一參浙江藩政。歷官中外。二十餘載。所至德澤在人心。聲名滿天下。天下縉紳士大夫。想望風采。如鳳凰翔於千仞。可望而不可即。晚以都御史巡撫南畿。考滿致政。夫都御史之職。即漢官制御史大夫二丞相。所以振肅綱紀。而又南京國家舊都。百司攸在。且東南民力財賦。兩京所仰以爲國者。公來巡撫三年。肅清百司。民力蘇而財賦舒。朝廷方恃以爲無東南顧之憂。而公之歸志浩然矣。是舉也。非聖明不能成。公急流勇退之志。非公不成。聖明勳世磨鈍之心。君臣相成。有如是哉。噫。若公可謂得古聖賢進退之道矣。况斯時也。敕封河南道御史。尊公封孺人某氏。俱康寧無恙。吾知吉日良辰。聚子姪。聯弟兄。稱觴獻壽於二親之側。有着五色斑斕

肋

集

之衣。臥地作小兒聲者。乃天子優老之大臣也。此又天下古今所罕得者。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公既成天下之功。遂天下之名。而退保係天下之身。以享有第一天下之樂。不知公之心以爲何如。公每矜惜余之愚。必能容其盡言。書此以復鳳搏者。

鷄 肋 集

卷之三序

三六

鷄肋集卷之四

論古史孔子列傳

鷄

肋

集

或問司馬遷史記、作孔子世家。而蘇子由古史。以爲列傳。庸有說乎。曰二書皆經朱子所品錄。余不敢輕有是非也。然而人心不能無憾於古史者。昔司馬遷作史記。易春秋編年。而列孔子世家也。其凡例開天下者爲本紀。有國統者爲世家。賢者爲列傳。馬遷豈不知孔子未嘗有國。當其變易凡例之時。其微意必有所屬。蓋孔子大聖人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統。在孔子旣不可以與列國猥瑣之徒。同在列傳。而於凡例。又無所著。不著之世家而何哉。又況宋以殷後。爲周三恪。宋之子孫最賢。莫如孔子。祖孫奕世賢聖。自桀偃四十年之死。宋已無國。而湯祀絕矣。後聖有作。興滅繼絕。國統所在。舍聖賢其奚歸。未幾孝成綏和改元。距遷作史記時。未出百年。而漢卒以孔子之孫吉承殷祀。進爵爲公。繼周二

鷄

助

集

格。宋統中絕而復續。此乃遷之微意也。是亦天也。非人也。先儒昔曾有爲先聖本紀者。而世莫之非。子由爲孔子列傳。而朱子不知非者。豈不以孔子如天然。慶雲文之。何增其高。尺霧障之。何損其大。天自天耳。而觀天者自不能無喜愠於其間。此人情之常也。愚今日之所論是也。古史述馬遷之舊。凡例遑遷。無所變易。而獨易孔子世家。擠之列傳。以與老聃三騶。忌衍爽之徒。混而爲一此。於孔子乎何與。而古史者自爲古史。而自不願觀天者之喜愠而已。此先生之意也。或曰子由嘗詆司馬遷淺近而不學。粗畧而輕信。而朱子謂亦司馬遷之病。古史序言。古帝王其爲善。不爲不善之喻。而朱子又深取其言。且謂近世之言史者。惟此書爲近理。似亦許孔子列傳爲是也。柰何。曰。此特因呂伯恭父子。學宗史遷。而惡子由詆遷之過。子由之言誠過矣。而伯恭惡之之深。則未免見其非。而不見其是也。故先生有爲而言。此殆亦不以人廢言之意。至其論蘇氏之學。則曰蘇氏之學。大抵不知義禮本原之正。而橫邪曲直。惟其意之所欲。其父子兄弟平日之言如此者。

鷄

勛

集

不可勝舉。是亦未嘗廢天下之公言也。不然，先生他日胡爲於魯論集註之首。冠以史氏世家。期與六經並行。而爲千載不刊之典。此可見其去取矣。列傳何有焉。大抵觀人得失。必本於父兄師友。余觀子由之失。而知其有自來矣。蓋由其兒子瞻平日不喜史記。故子由作古史。務矯馬遷之作。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自以爲是於家庭。而不能盡合於天下之公言者。蘇氏之學也。此非朱子所謂其父子兄弟平日之言如此者。不可勝舉者歟。雖然，古史亦豈易得哉。雖曰，失在任意。然能上考詩書。下稽春秋。孔子之言。其有正於史氏之失處亦多。未可以一疵而掩百善也。故記述明據則富有古史。而立例亦難易司馬遷。

論孔子弟子列傳

按孔子弟子列傳，史記家語，皆有之。而余於他日外錄。獨取古史者。先儒陳氏曰，其書因遷之舊。上觀詩書。下攷春秋。及秦漢雜錄。爲本紀，世家，列傳。蓋漢世古文經未出。戰國諸子。各有著書。或增損古書以盡信其說。

遷一切信之。甚者或采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故爲此史以正之。朱子亦曰、近世之言史者。惟此書爲近理。此其所以取也。

按古史論孔子弟子、蘇子由曰。孔子以布衣養士。著籍三千人。而高弟子七十七人。孔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其賢者。又曰、孔子弟子七十七人、余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又見於魯論。則七十九人矣。故并及之。

海南潮候前論 并引

按方輿勝覽云、江浙欽廉之潮、自有定候、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長短、是不係月之盛衰、舊壘誌云、瓊海東南諸港、潮候皆從乎月、湖望前後潮大、上下弦前後潮小、二至前後潮大、二分前後潮小、夏至潮大於晝、冬至潮大於夜、而東西流、惟西北一邊當海南海北兩岸相夾處爲然也、瓊內州縣同、

嘗觀先代之論潮候。見稱於今者四家。虞欽州、臨安志、二說姑置之。按盧謂日灼激

海水爲潮。志謂海潮盈縮。由地升降。惟余襄公謂水往從月之說。沈存中以爲然。而朱子取焉。

襄公謂陽燧取火於日。陰鑑取水於月。從其類也。故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月臨卯酉。則水漲於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於南北。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潮勢大。月弦之際。月行

鷄

肋

集

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杳不盡。又自謂管候潮於東南二海。見月臨卯。至者謂夫天一
東海潮平。而南海未長。月臨午。南海潮平。而東海已消。皆不同時。水生水。水自北方坎位而來。而引証於河圖周易。河圖以一六居北。而後天八卦之方位。亦以坎爲北方之卦。此則泥於襄公東南二海。潮候不同時之說。則爲未盡也。何則。夫地乃天生之大氣。舉之氣至。則一齊俱至其來。豈有方所。易曰。山澤通氣。禮曰地秉陰竅。於山川曰通曰竅。則是氣之來其迸出也。必有通塞不齊之處。此或因地勢使然。是故襄公候潮。東海、指海門也。浙江入海處有海門、潮陽亦有海門、當時爲千戶所。南海、指武山也。在廣州二海相去幾何。而潮候早晚頓差三時。則海南絕島之中。潮候之不同。無足怪者。襄公之說固善矣。然而海南潮候。實則不同。故瓊俗無所依準。但準授時歷長短。星日期爲定候。而二星實與潮候。暗契冥合。未嘗差爽毫末者。但不知二星之說。其所從來。大率天地間一氣。遇地勢而錯亂不齊者。正猶風行天地之間。同一大塊噫氣。然遇衆竅則圓注曲直。隨竅旋轉。以東以西以南以北。以上下大小遲速。各出而爲氣。激者、噓者、叱

鷄

助

集

者、吸者、叫、噓、突、啜、于、喙者。各出而爲聲。謂之不同可也。謂之同亦可也。使極於四海之潮候。雖則萬有不同。要之不出水與月一氣之相應。遇地勢而錯亂不齊者。天地間陰陽之氣。豈容有彼此哉。不然、一氣方將出地。則鷄鳴無南北之殊。氣之齊升耳。所聞者望月與日相對。月受日光而明。有不全之處。先儒以爲山河之影。地之散氣。目所見者。況水之於土也。氣遇其所勝。而能齊一乎。論潮候者。合余史二說。併是詳之。庶乎不戾先儒見也。

海南潮候後論

謹按長短星之說、載籍無所考、本出於後世方士家、陰陽拘忌之書、而授時歷取之、世俗禁忌、以爲參錯不齊之星、偶與海南潮候相湊合、殊未究其所以然者、姑臆推著論、於前。而此復卽所見粗迹言之。以待知者。二星每月內推移無定日。而潮水消長從之。自合朔歷上弦前後。爲長星潮。自望歷下弦前後。爲短星潮。逼星前後。則潮長大。至極漸過遠。則潮漸減小。至盡而將盡。老潮亦常與方來穉潮相接。逐月輪轉。如環無端。若春夏二季。則星

鷄

肋

集

未至前三日。新穉潮初生。逐日長大。至星日而極過後。二三日則漸退減。雖日有消長。而水痕遞減一分。減極以至後。星將近則潮水不消不長。此即襄公所謂潮之來去。合沓不盡者。此是新穉潮初來。與舊老潮相逼而然。及乎前星老潮退盡。而後星新潮復來。消長同前。秋冬二季。又與春夏不同。星過後三日。新潮方生。又逐日長大。以至太極而止。以後消長亦同前。但春夏潮長在長短星前。秋冬潮長在長短星後。一星所臨前後。即爲潮大之期。不拘朔望與上下弦也。長則西流。消則東流。日有消長。又不拘於半月也。與夫二至二分。及春夏秋冬、晝夜大小之說。俱無左驗。八九兩月內。各有兩長短星。謂之雙星。此兩月潮水獨大。九月猶甚。又不甚退。似乎每日有兩潮。此二星之說。適合海南潮候。而與先儒之說不同者。至若東西流之說。海水只有消長。本無東西流。蓋因地形西北高而東南下。瓊雷南北兩岸相夾處。見水長上。則以爲西流。消下則以爲東流耳。午月潮最大。與戌月同。此六陰之始終然歟。又有不屬二星潮信者。若子月初旬。或時不

測而長。謂之偷潮。自瓊以西潮候如此。文昌東南對面。海無涯際。潮候未詳。或曰、文昌潮與錦囊潮候同。今方輿勝覽。據瓊俗說而無所發明。瓊舊誌襲余囊公說而殊無意見。皆不能曲盡瓊海潮候之詳。故叙所見如此云。

附歷書長短星日期

正月七日長星、二十一日短星、二月四日長星、十九日短星、三月一日長星、十六日短星、四月九日長星、二十五日短星、五月十五日長星、二十五日短星、六月十日長星、二十日短星、七月八日長星、二十一日短星、八月二日五日長星、十八日十九日短星、九月三日四日長星、十六日十七日短星、十月一日長星、十四日短星、十一月十二日長星、二十二日短星、十二月九日長星、二十五日短星、

陳縉克紹字說

瓊山邑庠士陳縉、前此賓字德承、取易蠱幹父用譽、承以德之義。一字克紹。取書克紹先烈之義。縉之友李生述以問予、而求其定說。余取克紹字、乃從而爲之說曰、縉、克紹也。旁證無所經見。紹亦不止於先烈。要之先竭後承之意。繼續之謂也。易蠱之六五、幹父之蠱者。柔中居尊。承以德者。九三承之以剛中之德。乃下承上。豈後紹先也哉。謹爲分條其說。生其自擇。

鷄

肋

集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蓋道指所以然之理。卽誠也。太極也。繼者氣之方出。而善則理之方行。言太極之動而陽時。理之方乘氣機。生生不已。是太極爲祖。而生生不已之理。繼此出也。斯乃實理流出。而賦於人。之本。所謂誠之源者。吾能純粹至善。使天之所賦者。無不善之雜。斯之謂克紹。張子曰。窮神則善繼其志。言事天者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吾能知天地。乃吾父母。吾之至於窮神。斯謂之克紹。遠而言之。有群聖之道統焉。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千載而下。傳之濂洛關閩諸人者。吾得傳之。斯謂之克紹。近而言之。有一家之世紹焉。父祖之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規模。典則。所當承之者。欲能承之。斯謂之克紹。克者責望必能之辭也。寶之辭甚痛切。恐其所包者廣。所責者備。不但書易一人一事而已。謹以覆諸李生。以問諸陳生。必有定主。

慕容鵬字說

鷄

肋

集

余家食時。曾邂逅崖郡士慕容氏名勉者。於旅舍中。與之談論。亶亶不倦。因詢及宋相盧丁謫崖時。勉爲余誦之甚悉。距今幾週星。每見二相詩。未嘗不思勉也。居無何。南臺從事。有慕容鵬者。來會余京師。訝其舉止類士人。詢之則勉弟也。噫。前會勉固已知慕容氏之非常人。今見鵬。益可徵前之知其兄者不謬也。鵬以冠賓。字冲霄。而請字說於余。以明其義。夫古人之負大志。而無以自表見者。往往托之於大鵬以見意。莊周言北溟有魚。其名曰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化而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旣而宣子李太白輩。皆負大鵬。意猶在此也。古今人何異哉。今君名鵬。晤聞已久。識其有大志。如所謂試其啼聲而知英物者。故以此名。欲其因名而思義焉。未可知也。故賓以冲霄字者。正欲君子之立志。如古人不苟焉以小就。使他日功名事業。旣遠且大。譬猶大鵬之搏風九萬。絕雲負天而已。君其知此意乎。聞君從事南臺時。公勒謹恪。練達憲章。每爲臺臣所

稱許。今上續天官。榮以冠帶。復歸南臺從事。或踐吾言可卜也。

附二相詩

水南村簡黎伯亨

盧相多遜

海南風景水南村。山下人家林下門。鸚鵡巢時榔結子。鷓鴣啼處竹生孫。魚鹽家給無墟市。禾黍年豐有酒樽。遠客杖藜來往熟。却疑身世在桃源。

一簇晴嵐接海霞。水南風景最堪誇。上籬著酒春添蔓。繞屋檳榔是放花。獐犬入山多鹿豕。小舟橫港足魚蝦。誰知絕島窮荒地。猶有幽人處士家。

到甌州詩

丁晉公謂

一到甌州事可嗟。夢中常若住京華。前程何啻一萬里。戶口都無三百家。夜聽猿聲孤樹遠。曉看鶴沒亂煙斜。吏人不識朝朝禮。麋鹿時時入郡衙。

王原吉原孝字說

字之有說。昉於何時乎。記曰。冠而字之。尊其名也。又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然未有爲字說者。三加之祝辭。其字之權輿乎。字說雖無所經見。要之是亦古人之遺意也。吾邑王氏昆仲。伯名祐賓。字原吉。仲名政賓。字原孝。前此未有其說。因訓科丘伯清。友人沙文遠以請。余於王氏相知之素。蓋知賓意之有在矣。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以伯氏之賢。蹈履誠信。

鷄

肋

集

滿而不溢。乃天祐之。吉之道也。名祐字原吉固宜。書曰：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以仲氏之賢。能孝於親。友於兄弟。是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也。名政字原孝固宜。王氏之名若字。其取之義如此。吾不知其能因而思義以副賓之所望乎。祐也。必當原吾之所謂吉者如何。所謂吉者。不至如易大有不止。政也。必當原吾之所謂孝者如何。所謂孝者。不至如周書君陳不止。斯名實相瀆。而大本以立。凡百行之美舉。而措之無難矣。苟徒爲尊其名。特以斯字與人稱呼而已。夫豈賓之所望哉。

吳璫字德恒說

瓊山處士吳璫氏。距冠之年若干矣。間因友人張鳳搏請字於余曰：古者子生三日。父名之。字賓職也。而命於三加之時。今非其時。其職得毋不可乎。然嘗觀古之人。亦有其父命字於初度之時。如靈均是也。不泥賓以冠時可知也。君名璫。余請以德恒字之。恐君未究厥義。而爲之說。何則。璫。佩玉也。物之至貴。而可比德者。莫如玉。而玉之恒用者。莫如佩。禮曰：君子無

鷄

肋

集

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是故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剝、義也。垂之於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絀然、樂也。瑕瑜不相掩、忠也。孚尹旁達、信也。玉有如是之德。君子亦有是德。故以之比德。恒其德之爲貴。故無故玉不去身也。吾知時而動焉。則右徵角而左宮羽。德之發揚而宣於聲也。時而靜焉。則泯然聲音之表。德之歛藏。而歸其真也。如是斯能恒其德。而以此德無愧矣。此古人以玉比德之義。處士其知此義乎。蓋必有以知之矣。故余旣爲之字。復書字說以遺之。

吳迪文啓字說

瓊山吳君子有名迪者、賓字之曰文啓、蓋以啓迪字義相貫。而欲啓之於文也。吳君隱德弗耀。不樂乎文。介先容以問於余、余爲之解曰、夫道德之顯者謂之文。天有天之文。地有地之文。人有人之文。載於六經者可見矣。天地人之文。具於聖人之身。達而在上。則見於禮樂制度。若堯之煥乎其有。周之郁郁乎文。窮而在下。則見於威儀言辭。若夫子之文章。此天下之至文

鷄

肋

集

也。後世以詞章爲文者末而已。賓以文而啓君也。辭章乎。宜其所不樂也。若夫子之文章。容可一日無之。嘗觀古今隱者。往往割華就實。非惡乎其文也。不欲其文之暴著於外。而養其德於內耳。苟一質而已矣。文不稱焉。幾何不至於子桑扈者之所爲乎。昔孔子見子桑扈。稱其爲人也。質而無文。吾欲說之。以文彼質者。何幸得遇聖人以文而造化之。願乃稱孔子之爲人也。質少而文煩。吾欲說之質。而去其文。非惟言之不能以入。而反欲以彼易此也。卒之一質不返。甚至不衣冠而處。孔子譏其欲同人道于牛馬。斯亦至矣。今吳君平居尙禮好義。動合規矩。然且孝友和睦。孚於鄉黨州閭。凡鄉之士君子。莫不握手與遊。愛之敬之。如不及然。卽孟子所謂善人。信人者君是也。若文之以君子之道。其造就豈可量乎。况孔子之所謂文者。不過道德之顯於禮樂制度威儀言詞之間。充之可以經緯天地。與質相稱焉。不失爲君子。是窮達顯晦。皆不可以無文也。孔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賓期君爲君子而已。烏可無文。

鷄

肋

集

王淵字有本說

客有過余求王生字說，生名淵，字有本，澄邁庠士有志於學，余請以學聖人之道告之，若曰：淵水之積聚而深靜也。六經中言淵多矣。惟中庸爲至焉。是故言至聖之德。則曰淵泉如淵。贊至誠之道。則曰淵淵其淵。曰如、曰其。言雖若有所差等。要之靜深有本。皆以形容聖人天道之極致而已。苟爲無本則是無源之水。其涸也可立。而待奚靜深之有哉。故凡天下之水。其始之由來也。皆有源本。其終之歸宿也。皆渚而爲淵。江之發源於岷山。河之發源於崑崙。漢之發源於蟠冢。淮水之源出桐柏山。是皆有所由來。渚而爲淵。又皆歸宿於海。渚爲一大淵。則海者衆生之淵。水之流至於海而止矣。學聖人者。寧異是耶。聖人之域者。歸衍之淵也。學至聖人而止矣。至誠、至聖人之域也。是豈一蹴而可至哉。造之之道奈何。亦曰誠之而已矣。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其目也。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此其漸也。是則江河淮漢之源。來自岷山崑崙蟠冢桐

柏是也。誠之不已，而至於至誠至聖焉。則江河淮漢之歸宿於海也。水惟有本。乃能成淵。是以三王祭川。先河後海。重本也。王生欲知學之有本。當自學問思辨篤行致曲始。

鷄

吳洪本初字說

吳洪字本初，謹按說文，洪與鴻通，大也。本初，初字非此義也。蓋推本上古太素之初，龐鴻之義爲言耳。是故上古太素之初。一氣未分。渾渾乎、噩噩乎、無可名言者。故目之曰溟滓。曰龐鴻。張衡靈憲，以溟滓爲道之根。龐鴻爲道之幹者。但不知溟滓龐鴻氣也道理也。是雖不知道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要之名其初之意，則一而已。何也，有理斯有氣。理寓於氣之中。溟滓龐鴻所以主宰其間者。非理乎。理道也。太極之謂也。其在人則爲本然之性。故復其性者。謂之復其初。在禮所謂反本。不忘其初是也。本初之字以是而已。是初也。總言之，則曰太極性。分條之則曰仁義禮智信。本然全具。各有條理。無不善也。由其感而爲情。情既熾而益蕩。而吾之初。

肋

集

鷄

肋

集

至是始鑿焉。是不知本其初。而爲末流之所泊也。善反之有道。是故已私害吾初者也。孔子告顏淵曰。克己復禮。吾知本其初而求之。以顏子克己爲法。日克。又克。以至於無可克。則吾之初復矣。情欲蔽吾初者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吾知本其初而求之。以孟子寡欲爲法。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可寡。則吾之初復矣。本初讀聖賢之書。故以顏孟告之。欲復其初。當學顏孟也。前修有言。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爲賢人。本初其念之哉。

陳廷用字說

吾友雷陽、陳君名琳、字廷用、謹按琳美玉也。玉之美者。非用於廷。不足以別其貴。故禹貢九州之貢。若揚州之貢瑤琨。不過玉之似者取之。可以爲禮器。梁州之璆。亦未見其爲貴。惟雍州所貢球琳。乃以爲天球重器。周人陳之宗廟。以與河圖並貴。是玉之用於廷者。宜莫重於琳也。况弘璧琬琰、圭璋琥璜。諸廟廷之器。一以玉。廷用之字。蓋取諸此也夫。雖然、美玉固貴其

鷄

助

集

用於廷矣。然世所謂真玉焉者。常深藏石中。人所難見。故昔者下和抱玉。泣獻楚廷。一獻不雋。而至於再。再獻不雋。而至於三。歷世三君。兩遭別辱。僅乃一雋。其售之之難如此。故其用也。遂至於價重連城。係國輕重。而爲天下萬世傳國至寶。今陳君抱負才美。蘊蓄於中。而無俟於外。口訥訥不能言。時或見於筆端灑灑。如行水面。非善觀人而察其微者。孰能得其底蘊哉。故自領鄉書以來。幾三十年。流俗不偶。大困於時。再至禮部。而再屈其才。愚以爲真玉遇用之難。而抱玉者之常阨於世。無足怪者。君亦猶獻玉而再別者歟。泣否辱否。未暇論也。方當聖明在上。網羅天下俊乂。野無遺賢。而無隱不顯。以君之才美。當三獻之期。會應有一知而薦之者。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久屈者必有大伸。行將致用於廷。其所抱負者當如何。吾恐一玉之用。不足以當君也。間以字說屬余。余故因名字之義。而致其私望於君。

林士進字邦寵說

鷄

肋

集

文昌林庠士士進、賓字之曰邦寵、未有其說、而以問余、謹按六籍中言士、言進、言寵、有矣。然而文各一義。未始相屬。姑卽余所意見言之。說文曰、士者事也。蓋謂以事人爲事者也。事莫大於事君。孔子言之。臣事君。而曰進思盡忠。在易師之九二爲臣位。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使人臣事君。進而盡忠。吉道也。承天之寵有自矣。是道也。凡臣之事君。皆然。豈特將之行師哉。或曰、易言天寵。而士進之邦寵。此非易之云也。殊不知天者理而已。天之命人君也。豈諄諄然而命之乎。不過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故君之位曰、天位。命曰天命。爵曰天爵。祿曰天祿。凡君之所以與臣者皆天也。君之寵天寵也。若然則士進字邦寵。蓋亦有其說矣。攷之戴禮王制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士之進者。承天寵也。漢書高帝本紀曰、吾聞進賢受上賞。故蕭何進韓信。則居元勳第一。魏無知進陳平。則欲封陳平。先賞魏無知。

鷄

此進其士者承天寵也。然易師之九二。漢紀之進賢。是乃將相之事。非切於學者之日用。吾今日之所以責望於邦寵者。其王制之言乎。王制之言。成周之典也。成周大樂正所造之士。是皆國子民俊。升自鄉學國學者。其所造必先崇四術。立國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令聖朝立學養士。一循成周之典。而敦詩書禮樂之教。凡士之穎秀。超拔群類者。一薦於鄉。卽進試於春官。再進大廷。自天定論。乃下天官大冢宰。所以御非常之才。而待之以不次。雖與成周之進士歷階小異。至於大冢宰遵奉綸音。然後官之爵之祿之。而其所以承天之寵者。則與成周之士無異也。邦寵以穎秀超拔之才。方遊庠序。待薦鄉舉。榮進有日矣。尙當因名字而思義焉。而勉勉循循。以踐其實。斯不負吾之所望。而亦副賓之所字。毋曰字以尊名賓之字。我聊用代名以與人爲稱呼之具而已。此豈賓之所字。而吾之所望哉。邦寵其勉旃。

集

肋

文衡說

鷄

肋

集

衡所以平物也。物之輕重不齊。錙銖斤兩鈞石。各有分限。就衡而各得其分者。以衡平之。不可欺也。又有大焉者。文衡是已。文之衡。非謂有一衡於此。爲文而說也。蓋吾心公平之體耳。是乃天命之正。寓於我而公共於人者。我有之而不得私之。故不曰我心。而曰衡。以之較文。故謂之文衡焉。文者天理之英華也。天理根於心。其英華發於外。而爲言行事業。凡有條理可觀者。總謂之文。今衡所較之文。語言之文也。語言之文。其至焉者。有易詩書禮樂春秋論孟學庸。下焉是莊騷戰國諸子百家。是雖不能無美玉砥砭之辨。妄之皆天理已然之故。而古人先發之者。學者得學有淺深。則其所發而得於此者。有純駁、生熟、真僞。其間高下優劣之差等。奚翅物之有鈞石斤兩錙銖焉。吾衡於此。鈞石者也。鈞石之。非有心於鈞石之也。彼自鈞石就衡而見耳。斤兩錙銖也者。斤兩錙銖之。非有心於斤兩錙銖之也。彼自斤兩錙銖就衡而見耳。任其自然之天。而物自得其情者。是衡職也。是故衡之職天也。一公平而已矣。是衡也。其體至微。而撓之者衆。有以情撓之。則爲

鷄

肋

集

情所低昂。而或失其職。是皆以人不以天也。君子無任情之失。而有任其智之病。其病多端。姑舉其一言之。若今穿鑿小智者之司文衡也。好於本章經傳之外。別立一說。而取必於士子之文是已。然朱子不曰。經之有解。所以通乎經。經既通則無事於解。借經通乎理。理既得則無事乎經。是知聖人之言。不得已爲明理發也。理苟明矣。聖賢猶視經以爲多。而欲無之。況傳註乎。况外傳註別立說以贅之乎。以聖賢而視此。不啻聖賢之四體已足。而復著之拚拇贅疣。而曰我愛聖賢而多之以此體。其於聖賢乎何益。然既有之。則其勢似亦不能廢。要之非天然公共之旨。徒使人見而惡之。乃欲以此誇多。而且以取人。是亦不思之甚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夫孔子大聖也。刪述六經與日月並明。夫豈無文。然於其辭。惟取其意達而止。孟子大賢也。七篇仁義與六經並行。亦豈無文。然於其言。惟取其目前近事。何嘗有意於偏遠。而欲竊人之伎以取異乎。夫惟假聖賢公共之旨。而立一己穿鑿之見。是以學者之文。與主司之意。往往相

鷄

肋

集

達。如鑿柄之不相入。平日學問平易。依循經傳。而不立怪說者。多坐此以不遇。而扼腕沒世。而初學童稚之士。偶得主司之意。遂倖僥一擢。而擅際遇以終身。此豈天也哉。人也。是衡。不任自然之天。而物不得其情。失衡職矣。或曰。天下之寶。固不受衡者。如銀甕丹甌山車垂鈞照乘之珠。連城之璧。有人蘊蓄。至文而不受衡。如孔顏思孟之流。則如之何。曰。譬之大賈居貨。衡於一室。有時用焉。惟存衡職而已。所至重寶。由乎主人。衡乎何尤。安福教諭。縉雲李先生。來司福建鄉闈文衡。余同在內簾。有一日之雅。於其歸也。書其所見。作文衡說以贈之。

玩鶴子說

南海梁君克輝、好鶴自號玩鶴子、其弟克明尹瓊出於臨高王佐爲舊知。請爲玩鶴子說。答曰、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玩。以太極觀天地。天地可玩也。以形色觀萬物。萬物可玩也。天地萬物皆有可玩。梁君何獨玩鶴。非特玩之。且以自名。意欲玩此以老耳。嘗觀昔者衛懿公好鶴、鶴有乘

軒者，然竟以此悞其身。而亡其國。後世鑒焉。今梁君玩鶴。得無是之病乎。殊不知懿公千乘之君。有土地人民政事。所重在彼不在此也。於此一留焉。則爲荒。荒則亡矣。惟隱居之士不然。苟可以悟性情。適吾真者。東坡先生許其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爲之無害。而況鶴之爲物。清遠閑放。詩人以比賢人君子。梁君隱者。玩是宜矣。抑何有荒亡之病哉。

鷄肋集卷之五

名實辨

鷄

成化初、西蜀馮公孜、守延平、昆陵盛公顥、守邵武、咸得二郡歡心。於時巡撫大臣。以故事奏請於公換郡。頓失二郡民心。夫二公之郡政績。各無加損者。君子曰、古人凡行事之善。書諸史籍。後世莫不趨其名而行之。然而不知其所以行之也。何也。蓋古人之應世也。譬猶夏葛冬裘。饑食渴飲。此非有所役於其名也。安其實而已矣。古人行事。安其實而名存。今人好事。趨其名而實喪。是故井田、三代致治之良法也。王莽趨名行之。則爲亂天下之具、泉府、周官立法之美意也。王安石趨名行之。則爲禍熙豐之術。好名之弊。豈止一事乎。嘗考漢史薛宣爲馮翊時、部內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轄、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僻在山中、民謹樸、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舉茂材遷在粟、宣以令奏、

集

肋

鷄

肋

集

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史筆書之。以爲美談。而後世慕焉。後之爲此者。地必潁陽粟邑。人必薛恭尹賞爲之。不爲不爲過也。一或反是焉。雖則爲之。猶不爲耳。是故延平爲郡北。當西折諸路。居八閩衝。庶務煩劇。潁陽之似也。邵武爲郡。僻在萬山中。事簡民淳。粟邑之似也。馮盛二公。皆由名進士出守。治郡皆所優爲。此則非孝子久吏。不能相爲者之似耳。不可易而易之。此其所以無加損也歟。愚嘗觀古人立事之善。其初一而已矣。後世趨其名而行之者。始離而爲三。有名實俱存者焉。有名無實者焉。又有名實俱無者焉。是故事勢出於所當。然不如此。則事不成。民不可得而治。先無行之之必。不得已而行其所無事。故事成而民治。此古人遺意。名實俱存者也。事勢未必然。而其形迹。適與古相似。行與不行。而於事與民無所損益。然而以爲形迹類古也。古人行之。而得濟事之名。吾何爲而不求此名。古人行之。而得治民之名。吾何爲而不求此名。先有行之之心。得已而巳。則事不加損。民不加治。此皆古人之粗迹。有名無實者

鷄

肋

集

也。若夫不在名不在實。事體出於愛憎之私情。特假古人更賢育民之美名。而以濟吾平日逢迎不足之細故。此最下不足言。名實俱無者也。世之紛紛爲此者。名歟實歟。吾未暇悉也。姑舉近代之最明白者二人。以例其餘。而馮盛之事可知矣。宋南渡嘉定間。黃勉齋、直卿守安慶、徐僑守和州、古舒跨據大江西。當西北上流之衝。而爲荆襄兩川江淮之轄。杭京咽喉。莫要於此。歷陽州、雖亦內郡。然比古舒爲稍偏。直卿以有道之學。而觀昔綸之才。雖則遭值南渡厄運。而不得施。然其端緒。已微峇見於治郡。當此金師之壓汝寧也。三楚之南。莫不震恐。再破黃州也。而淮東西皆震。郡安之時。從容運籌。而安慶隱然一敵國。卒使強虜接兵。不敢東西。而一方之堵。言者不曰爲一郡生靈謝。則曰生我黃父。故時論有以直卿治才。濟經諸葛者。此豈無證之空言。古舒固其所也。於時歷陽之績安在哉。夫何乃有不相。說者讒諸制使。爲請諸朝。而以直卿徐僑易郡。命下之日。上下駭愕。直卿累上詞請。而朝廷卒莫之強。噫直卿之所以不爲此者。非小歷陽也。

鷄

肋

集

要知爲之。雖則於事無所損益。而亦事理有不當然者。徐僑雖亦同出師門。同爲大賢之所陶錦。但其歷陽政績。初無可考。要之疏通之士。而與直卿異趣者歟。古之鐘磬不諧於里耳。置諸常所逸樂之處。而旦日聽焉。新樂聲之可以悅人者。乃置之散地。而或時奏之。此豈常人之情。所能久安也哉。蓋必有移易變置之所。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直卿嘗言、此非朝廷本意。乃一二友誤制。使殊不知彼當時之。不相悅者。非惟一二友。雖制使之心。亦必思爲直卿之所也久矣。吾來邵武、知馮盛二守之事甚詳。請舉其性行之一端言之。盛好今而不好古。宋丞相李忠定公綱郡人也。比有欲上請爲忠定立祠者。以白公。而公不可。言者竟言之得請。而公大不悅。甚至於不相能。馮好古而不好今。李忠定公有祠。黃簡肅公中之子孫。則歸其數百年入寺之田。使賢者之澤不斬。其性行大畧如此。若語其政績。則皆表表。爲八閩稱首。然其所以遭時之好惡。變動移易。使不得始終安其治者。大率與古人相類。吾不得而言之也。今之守令。凡有移易郡縣者。往往以得事簡

鷄

肋

集

之郡縣者爲不稱。一或得之。則皆鬱鬱不樂就。雖或就之。甚至於赦顏喪志。無異貶謫。而當道之爲其上者。又皆往往棄自任耳。而遂亦以此少之。是亦不即直卿所遭之時之事觀之耳。夫苟觀焉。則上之待士。必不以此而失人。士之自待。亦不因此而失已。要知今日之所以移易我者。名歟實歟。是非得失。人之賢否。殆將有任其責者。吾何與焉。吾何與焉。馮守秩滿將行。其意若有不豫焉者。余作名實辨以解之。

疑辨

嘗讀魯論至君子九思。必先去其耳目壅蔽。以啓其聰明。既悉其聰明矣。有疑焉即思問。然天下事千緒萬端。大而三綱五常。小而事物細微。何者而非學者。格物致知分內事。凡有疑焉。皆當思問。不爲過也。然或無可與問也者。奈何。亦曰、稽諸方冊。求古人已然之故而決之。是即疑思問。而疑不蓄矣。近有子在母妊。七月而生產。經六月而夭折者。舅姑疑其生未及期。議去其婦。讎忌者因其隙從傍嗷嗷鼓成之。宋景濂先生。母妊僅滿七月即生。

鷄

肋

集

故爲嬰兒。時極多病。每患風眩即昏迷數日。賴母陳氏保抱。方得無虞。脫當孕育之時。嫌於七月。遂去其母。則先生幼危。令誰保抱以成。而太祖高皇帝開萬萬世基業。又誰輔相以治天下。且父母爲子娶婦。便望生孫。生孫而去其婦。此豈父母之心哉。想父母愛子之心。決不如是也。但惑於讎譏之口。又不知此事世所常有。特希見之一。或見焉、自不能無疑於心耳。然方書妊娠以十月爲率者。蓋謂人受五行之氣。是至完足。此常理也。然其間未盡如期。或過或不及者。往往有之。過至十四月者。如堯如漢昭。或不及數月者。如宋先生及時俗亦或間有。不能盡悉。此卽方書所謂母者。血氣虛弱不能榮胎所致。名曰半產。或損壞夭折。或否者。此又因人事之不齊。未可以執一論也。要之婦心無愧於天。無忤於人。去與不去。進退裕如。寧何損乎。可惜者舅姑自奪其賢子之偶。自喪其良婦之節。而自棄其子孫。以用中讎譏之口。而遂巧詆之計。似乎其不可焉耳。况彼讒者。前已施計不行。慙恨入骨。非止一日。雖無可指之疵。猶欲吹毛求之。何幸得此以藉口哉。又

鷄

肋

集

况藉言出於親近者之口。據以爲是。諺所謂骨肉生蟲。醫難療者。此豈肉之罪哉。可罪者蟲耳。設使婦者於心有愧。適其歸寧。何方不即滅其迹。而掩其事。顧乃處之從容優裕。無嫌無疑。而求受此噉噉巧詆歟。此正可見其心之無愧也已。然則此事也。孰不以爲近褻。小事不足與辨。殊不知夫婦人倫之始。王教之端。而風化所繫。亦不可謂之小也。况一夫稱冤。盛夏隕霜。一婦被枉。三年致旱。推此義也。凡有枉不能直。而日暮呼天者。皆不可以不留思矣。余呼此婦者。內姪也。心知其枉。而不敢以身質言語者。禮不云乎。疑事無質。直而勿有。蓋謂陳我所見聽。彼決擇也。以故敢爲一陳所見。用求決擇於正人君子。未知以爲如何。

鬼物辨

辨鬼物何辨。瓊俗所謂北天佛也。蓋國初時。海上有煉形者自焚其身。土人肖像事之。有東天、南天、北天之號。俱謂之佛。北天舊有木像。在臨高居洋山巷中。成化初。適有神物來憑其像。事甚奇異。吾友王聰子達。始事之

鷄

肋

集

虔、每欲神降、即置像竹輿中、令二人手舁、以板布灰、神至用輿脚書詩辭、甚有音響、又組織書史中語、爲四六句對偶亦精緻、其諸陰陽術數書、皆能通之、與專門術無異、凡來問休咎者、絕不及時事、但因人規益、不啻良師友、感化者甚衆、聽嘗與其弟勝、失友愛者數年、感之兄弟如初、鄉之人士好事者、愛其詩詞、亦爭肖像事之、未暮年建遍闔郡、咸曰此佛、托天佛、去世而復回也、辨之曰、四時之序。功成者去。造化萬物。孰有向於有。而不歸于無者。蓋氣聚而來。氣散而往常理也。反是焉。必有不得其常者矣。記曰、衆往必死。死必歸土。骨肉斃於下爲野土。至其所謂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熏蒿悽愴者。不過狀其神氣之著。未有能造作人言語。肆胸臆於冥冥之中。如此者。歷稽往古。雖大聖賢。如三皇五帝、三王、周公孔孟、皆不免於死。然皆一去不返者常也。脫使人世有可戀而不去。聖賢之心。亦必以爲此非造化自然之常理。固應去之。況萬萬無此理乎。惟不得其死者。則氣未散而不能去。於是或乘風雲。或倚木石附人身而爲妖孽怪異。如春秋時鄭伯有

鷄

肋

集

之爲厲。晉世子申生之訴夷吾。及有降神於莘。有聲與人。接石言於晉魏。榆師曠曰。石不能言。或有鬼神憑焉。又若漢武時。長陵女子以乳死。聞其言不見其人。時去時來。則其風肅。然謂之神君。此乃史傳之明言者。至若宋元豐中。蘇東坡謫黃州。嘗作子姑天篆二記。其神皆稱仙人。能詩篆字。究竟其實。其一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寵妾。爲妬妻所殺。其一齊州人劉苞。不知其所終。及宋文公語錄。嘗言浦城山中。一道人常在山中燒丹。因一日出神語。人云七日不返時可燒。我未滿七日。其人燒之。後歸叫罵取身。亦能於壁間寫字。當時張天覺。鄧隱峯。二事亦然。此皆記錄之有據者。若夫野史雜說所記。不一詳之。更僕不能旣也。宋景祐中。太常博士王綸女爲怪所憑。自稱仙人。字善數而形製不相犯。其所吟詩。辭氣飄逸。沈存中夢溪筆談。亦記此事。而大同小異者。是蓋一事而兩手各記所見不同耳。國朝洪武初。宋學士景濂。秦州人。王弼傳言。大同豐州女子月西。事尤奇異。凡此皆是已往之明驗。此特有鬼神來附其朽像。而假托北天佛之名。以售其神易

鷄

助

集

惑人耳。借乎當時未有詰問。其所以然者也。夫人脩短有數。或數未終。而中撓之。彼負才不伏。死故生前技癢。時復搔摩。以舒其抑鬱。不平之氣。近年嶺海干戈相尋。冤死鉅萬。豈無文人才子。而誤落其中者。觀其所言近理。不涉怪誕。是亦生前、讀書明理士也。其善能窮測人意人之所知。神亦知之。如先儒所論、張元郡君者之類。是乃鬼神常事。而時俗不知。又烏知彼佛者流。自視其身。以爲臭皮袋而欲脫去。務歸於空寂之地。爲其本身。寧能戀戀世人。而爲此哉。今土人有北天佛詩集。余前此常作二詩以哀之。辨如此云。

志怪

海外多奇怪事。猶可怪者。山石吞人。考之寰宇記臨高縣西十里、有毗耶山、漢建武二年。民王氏者二子。長曰祈。次曰律。與鄉人王居傑獵於山。倦憩石上。祈爲石所吞。居傑三引刀不解。祈被吞未盡。問忽作聲曰。我爲昆耶大神。隱此石室。已後可以純白三牲、三載一祀我、言訖、沒於石中。每

鷄

肋

集

觀地志至此。以爲怪妄不經。無足致疑。不錄可也。及觀地志所錄崖州東百二十里羅活峒、巨石失記年代、有黎人羅艾捕獵過此。忽石啣其大足。艾以弓撲之。石捨大而啣弓。艾以左足踏之。石復捨弓而啣艾。吞入半身。其父羅介聞報。而率家衆往救不出。許以純白羊羊祭。而僅吐出至膝。未盡間烹牲人觸禁。旋復吞沒。介怒。觸禁人而殺之。哀傷其子。以黎被蓋石上。至今石色雜花如紋。雖二事冥合。然置之不道也。及觀程氏遺書、先生嘗言某在南中時。聞有採石人。因採石陷在石中。饑食石膏。數年不死。後別有採石者見。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風便化爲石。先生又曰。此無可怪。蓋有此理。然後見先正處此等事。置之不怪者。不言也。但南中所聞人陷石中者。不言石吞也。而復曰引之出。又曰饑食石膏。乃在石心。則是當時記錄先生之語。或未盡悉也。元馬氏文獻通考亦載此南中之事。與門人記。而其言大同小異。記錄之語。不必皆同。要之石之爲怪一而已矣。春秋昭九年。石言於晉魏榆。師曠對晉侯曰。石不能言。或有鬼神憑焉。是則石藉人之靈。乃

鷄

肋

集

能作人言。則人處石中。化而爲石。先所謂無可怪者。此毗耶山被石吞陷之人所言云云。意當其被吞之時。其人已化於石。石藉之言非人言也。彼魏榆人言之石。莫或石中有人鬼焉。師曠之聰。亦或有意外見也。孔子不語怪。此雖正人君子所不言。然而山海誌。亦儒者博物所不遺者。姑記之如此云。

酒箴

有賢一人。其名曰酒。家在邗岡。繩樞甕牖。其於人也。既無飯氏之養生。又無藥氏之苦口。不能以益相助。專一以損相誘。一與之交。終身纏紐。謹可使狂。坐可使走。安可使朽。寡言者遇之而多。無過者逢之而有。勤者因之廢事。勇者乘之喪首。敗人平生之德。彰人平日之醜。引人自明入昏。眠人自卯至酉。是故惡甘惡旨。夏德以興。爲丘爲池。商祀不守。吏部侍郎。晉畢卓甕底就繩。兵厨校尉。阮步兵座中受糾。觀彼歷代之君臣。由此尤物之戒否。興亡以分。聖狂斯剖。原情定罪。孰任其咎。劉伶莫頌其德。李白休誇其斗。自處身於昏昏。胡教人之苟苟。之二子者。所謂設釣人之香餌。

而開陷人之大寶者也。而今而後。有錢莫沽。有邀莫就。劉也不可以與歸。李也不可以尙友。惟大禹以爲師。庶幾不死於斯人之手。

原萎

按通鑑綱目。漢武元光五年。通西南夷。食唐蒙枸醬。集覽引本草云。枸實似王瓜蔓。生苗爲留藤。實似桑椹。皮黑肉白。食之辛香。下氣消穀。通志云。醬曰浮。留似畢撥。今嶺南取其葉及藤。合檳榔食之是萎。本古之留藤。又名扶留。今云。萎者扶留合聲也。

原慙

江西俗語目駭人爲慙人。玉篇云。慙愚癡也。謹按說文自漢以來無此字。至南北朝始有。故隋大業間。煬帝征遼。長安貢御車女。裝寶兒。年十五。腰支纖麗駭慙。帝寵愛之。時洛陽進合蒂花云。得之嵩山。帝以迎輦名之。其花外紫內素。粉齒紅心。枝幹甚翠。類通草。其香惹衣。移日不歇。嗅之令人

不睡。帝令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命秘書郎虞世南進絕句云。學書鴟黃半
未成。垂肩彈袖太愁生。綠愁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帝大悅。

原瓜期

齊襄公使其大夫、連稱、管至父二人、戍葵丘、適七月瓜時也。公曰、瓜時而
代。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爲發代。民爲請代。公弗許。故二人怒。因公
孫無知謀作亂。殺襄公。瓜期當用於代戍者。今人以州縣官滿代。爲瓜期。
事殊不類。

跋南昌夏貳守清慎勤卷

先民有訓、當守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五宜翁楷書三字。畧大
可升。合釋其義爲四言。而分註細書於左方。清曰、內濯厥心。外濯厥身。內
外交致。身潔心純。慎曰、善無大小。執玉捧盈。事無巨細。臨淵履冰。勤曰、
思之未得。坐以待旦。行之未成。乾乾無間。用以遺洪郡別駕、錢塘夏君世

鷄

肋

集

芳、余愛其書古其義精。展玩不能釋手。徐而思之。竊以爲三字不獨一字一義。蓋有始終條理。而出於吾聖人之已言者。五宜翁蓋秘之而不發。欲夏君深思而自得也。昔孔子告子路問政曰。先之勞之。曰無倦。無倦卽勤。爲政者治人而終之以勤。所以成其先之勞之也。此訓當官之法。曰清、曰慎、曰勤、勤卽無倦。當官者、持已而終之以無倦。所以成其清其慎也。聖賢千言萬語。不必齊同。至其一理所自。則雖世之相去。千百餘歲。而其言如出一口。譬如風中雪花。紛紛撩亂。珠者。絲者。絮者。鵝毫者。渾合大如掌。如席者。千形萬狀。不可紀極。要之精英之開發。則皆天然六出。無餘欠者。萬古一理也。故余以爲先民之訓。卽孔子之言。五宜翁蓋秘之而不發者。而欲夏君深思而自得也。

跋甘汝霖卷後

景泰癸酉歲。余初過大庾。去十四年。丙戌再至。主甘君。君酷好詩文。嶺表士夫過者。多於此焉。聚會留題。最後成化甲午。余又至大庾。甘君出示此

卷二詩。乃余丙戌年再至時所作也。當時追思癸酉初會。不可令復追思丙戌者。如癸酉也。歐陽子有言。往在臨清。恨無舊歡。今思臨清。復不可得。事事漸不如初者。觀往初來。寧不爲情也耶。時正月六日書於南安。

跋英華類聚集

沙文遠谿達坦夷。其翰墨辭章。皆足以自達。願乃三舉鄉闈。不得一薦。兩貢京師。僅得至太學。然竟賚志以歿。悲夫。其友張君鳳搏。類其生前名公士夫。相與詩文。及死後哀輓之辭若干。裝潢成帙。名曰英華類聚集。傷文遠之志不白也。噫。文遠窮扼以死。諸孤未振也。鳳搏獨何心哉。視彼貧交握手。出肺腑誓。不相背負。一日勢分稍隔。尙未至於死也。遽已相視。如途人然。亦獨何心哉。古人有言。一死一生。乃見交情。鳳搏有焉。

跋沙文遠挽詩卷

代張鳳搏作

先君子與沙文遠父同生。前丁卯歲自童稚至白首。爲莫逆交。余托通家子

又與文遠同生庚子歲。因爲世契。情好如期功焉。天順丁丑。文遠父母連卒於會同別墅。去瓊山先隴。遠不能致。先君子爲擇吉地龍山之原葬焉。今文遠復負才不偶而歿。追思英契。豈能忽然無情也哉。因取文遠生前所與名士大夫。來往詩文。編成一集。兼求名公詩歌以輓之。庶或世有知文遠者。余之初心也。

跋江主簿終慕卷

終慕之云。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終身則道遠。道遠則難致。故中焉而或虧於好色。妻子仕祿。則慕不得終矣。此終慕之所以難也。舜之大孝。亦不外此。江生後學。而知舜其孝焉。是知所以爲孝也已。雖未至如舜。是亦舜之徒也。夫人而能爲舜之徒。如此而已矣。他尙何加焉。他尙何加焉。

跋元將詩後

元將伯顏過梅關詩云。馬首曾經從庾嶺歸。王師到處悉平夷。擔頭不帶江南

物。只插梅花一兩枝。按宋史少帝德佑元年、十二月、伯顏大軍自平江府。進薄京城。宋遣柳岳賚降表、奉使燕京。一年正月、百官士民、迎伯顏於東亭山。進屯北關門外。京城百姓。門首各貼好投拜三字。既又遣使請太皇太后降、詔取江南諸州。歸附狀。佐謂伯顏一胡人耳。觀其平宋之師。雖曹彬之下江南。不能過也。宋室既奉降表矣。而猶按兵不進。百官既迎。進屯關門外矣。而猶不敢輕犯宮闕。京城百姓。但貼好投拜三字於門、而畧無他暴虐。既而遣使請太皇太后降詔。取江南歸附狀。雍容大體。此三代王者之師也。孰謂胡人而能此哉。回視金人前日之不禮於宋室。無異孔顏之與跖躄焉。元君任將如此。宜其有天下也。及平崖山之後。餘力猶能遊戲翰墨。語句輕清。如書生然。噫賢矣哉。

鷄肋集卷之六

四友傳

鷄

集

肋

四友者。前高州府同知臨高王佐。與同邑致仕訓導謝寧、國子生王錫、隱士王政四人。暇日迭爲賓主。爲林下之遊故名也。四友之約。暇則相過訪。講論詩書道理。以相私麗澤。賓贊執雁雉。主者饌具鷄黍。惟家常所有。否則不以爲禮。賓亦不敢當一人主。則三賓者。俱皆僕各一。歲一二會。會必下榻講論。夜以達旦。講論者詩書道理。外不他及。然亦不以是之能否相愧病。但得其中之趣而已。四人者皆心迹平易易知。而性情出處不同。別爲列傳如左。

王佐。字汝學。蠶村都人。性疎散不事家事。生計甚拙。又不甚聰敏。而好耽書。以故多學少成。自知病根。而癡癖莫能改也。然而居官廉謹。頗能舉大綱。汚吏甚惡之。而士民之樂。簡便者亦安之。爲舉子時。遊太學國子。先生

亦嘗於稠人中。獨稱此子可教也。居透灘村。門巷多刺桐。故號桐鄉。四友傳其所著者。

謝寧，字子善，英邱都人，舉訓導，年四十致仕，性謙下而滑稽。出遇鄉黨無貴賤長少，皆降禮。知者避讓。否焉不較也。常牽一欸段馬。自隨道遠行。乏則乘之。力稍蘇復。徒行如故。天順末，嶺海兵興。邑宰強之以督民兵。義不可辭。佯諾之。乃微示其意。出而策馬前行。揮先驅者。返旗鼓於其後。人怪問故。答曰，獨不見戰敗而還。以殿後爲功。衆皆絕倒。宰喻其意不復強。里有盜其田禾者。他人縛而致之。遽釋其縛。謂曰，君饑乎。然別有處饑之道。此非君子所爲也。厚遇而遣之。其人愧謝。終身不爲盜。反爲之耳目其田。不使他盜侵欺以愧己也。居雲連村竹林下置一几，是其休樂之處。然王錫，字承德，那綿都人，性高爽。經史惟究大義。其中細微者多畧之也。然能議論風生。遇事果斷。人以遠大器之。居托台山中。背阜面塘。山雞野鳧。日相親狎。如素諳其情性者。他人往參卽飛去。蓋無心處物。物亦無心而

然。

王政、字原教、縣郭都人、性溫和平謹、初年業舉子、棄去遁入耕稼中。號稼隱。居鄉、善以詩書訓子弟。與人無怨惡。人有以舉儒士爲言者。閉目搖手。曰、全未全未。隱居買珠村由新輿浦下。西望竹叢中。卽見其廬。

高州二烈士傳上巡撫都憲陳公

近奉巡撫公牘載陣亡會總、林雄符瓊、各支銀一十兩、給付其家、優恤其妻子、仍詳其死事情節、行據茂名縣所呈、事理中間多有未盡、兼且言不能達意。使死者之忠義。無由表白。誠爲風化中人一欠事。所幸地方事簡。間得延引父老遺民。詢問地方變故。及人民存歿始末。於林雄符瓊死事實跡。間知之尤詳。今不避僭越之罪。謹於公牘備錄所聞以呈、昔唐柳宗元、出入岐周邠潯間。道過眞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問老校退卒。列段太尉逸事。以太史。元微之在貶所。上韓愈書。論甄識執死不污祿山事。欲其存諸史氏。夫段甄爲臣。守節固其分。况雄等以農民。能死國事。宗元微之。身

集

肋

鷄

爲逐客。於段甄分。勢非所關迫。猶且拳拳如切已事。况雄等於郡爲部民。其詢諸父老遺民之言。亦必詳於亭鄣校卒輩也。如蒙勘實。行回府縣附案。以備觀風者採其一二。庶幾忠義有所表白。而死者無遺憾。並呈林雄符瓊兩傳於後。

林雄傳

林雄、茂名縣、遼臺鄉、四都民、自幼以義勇稱於鄉里。天順末年。本府地方。流土賊寇方殷。救軍未至。民知必死。皆相率從賊以緩難。或棄其父母妻子。委填溝壑。去之無復生望。於時雄乃集其弟姪圭澤。及同鄉少壯符瓊輩。二百餘人。立會保境。三待大軍。盟牲歃血。誓與同死。每賊入境。卽率先同盟。往嬰其鋒。雄外貌不踰中人。而便捷勇健。善運長鎗。出入行陣。三百人者從而隨之。死生與俱。所向無不披靡。始昇平日久。民間不識。戰鬪未有敢與賊抗者。賊因肆志長驅蹂躪村落。攻陷城池。如入無人之境。及林雄倡會。累挫賊鋒。凜然一勁敵。賊始知懼。而兇勢頓阻。携衆遠避。相戒

集

肋

鷄

鷄

肋

集

莫敢犯於鄉人。保境之心始固。各鄉亦皆立會抗賊。去而從賊者。稍稍引復。而民始有圖生之望矣。成化元年九月初五。賊夜偷陷高州城時。雄聽調在府。忽聞城陷。文武軍民。皆棄城爭門出走。雄謂所領鄉人曰。事急矣。當以死塞責。柰何效庸衆人去乎。乃謀翼知府劉海佩印。登鼓樓爲之。外門四週。砌以磚石。高險可守。兵火矢石所不能及。雄因與其弟姪圭澤等。率衆拒門死守。連戰三日。大小數十合。賊不能奪門。時強賊滿城。雄等以孤兵立其間。爲決死計。每出對敵。箭集氈衫如蝟毛。林圭面中箭鏃。入骨不可出。雄以鐵鉗出之。旋督轉戰。得命疾呼瀕死。無一人敢退者。雄圭澤前後殺賊。功各相當。賊傷去者甚衆。雄等亦各身被數鎗。裹創流血。而戰益力。賊素憚雄名。又數徵創。乃相戒曰。此勁敵不可犯。犯之必有奇禍。是後過府門。急去無留行。越三日。城外兵知城中有守。次第入援。賊遂退去。府印倉糧公宇。賴以俱全。賊退札冷冰村。雄又率兵追搗退賊。奪回被虜男婦五百餘名口。報聞督府韓公大奇之。便宜給與冠帶。賞勞有加。雄益自奮。

鷄

肋

集

勳思。所以盡死力矣。成化三年七月，廣西流賊陸公強等七百餘衆，侵擾信宜界。退入廣西山中。寨名遊魚。據民廬舍而營之。因其垣塹以自固。遊擊廉將軍忠陶、僉事魯統、漢達軍、孔知府鏞、領民兵從而追之。直抵賊營。圍之週匝。公強等積年劇賊。又在死地。人人必死。怒氣吼吼。業戈立寨門。須戰。三軍林立。無敢先犯者。時日過午。稍延入夜。則有衝突之患。勝負未決也。陶僉事召先登陷陣。及能焚營落者有重賞。未有應者。林雄後至。首應先登。陶曰：誠哉壯士。即卸身甲授之。孔知府亦脫兜與之。雄感激嘆曰：今日得所矣。遂挺身犯寨門。叢刃中而摧之。即時手刃三人。賊紛然辟易。漢達軍乘之。遂充寨門以入。神機箭火亦自營中起。煙燄障天。賊皆相焚死。林雄身被十餘創。猶烈火中強戰而死。報聞韓公。嗟悼久之。親製祭文。遣知府孔鏞詣其家致祭。所以慰吊忠魂。及存恤其妻孥甚厚。始雄叔姪權寬、存先、皆殺賊死於陣。今雄又死。三四年間。一家死義者四人。衆莫不憐之。又自喪亂以來。所至鄉村。駭骨蔽野。蓬蒿滿目。惟遵臺四都。至

今家家安堵。禾黍雞豚蕃息。歲時伏臘。扶老携幼。往來嬉焉。如昇平以前。皆賴雄功。大抵林雄大節可取如此。自立功至死事中。間隨。知府孔鏞殺賊。功次更僕難數。具在案牘。茲不悉。

附韓公祭文

於乎士供於職。民勤於耜。鑿井耕田。民之常事。屬時孔棘。盜賊奸宄。劉我人民。蹂我邊鄙。間有孑遺。流離轉徙。邊城屢搖。四郊多壘。嗟爾林雄。若疚在己。倡義率衆。保障鄉里。城賴再完。人恃不懼。我奉上命。激揚臧否。已給冠帶。賞爾桑梓。劇寇大定。殘孽復起。嗟哉爾雄。圖報嚙指。疾呼陷陣。鎗矢被體。賊衆殘滅。身亦隨死。古稱先軫。戰死當理。嗟哉爾雄。一農民耳。乃能忘身。樹立愈偉。爾名則美。得與社祭。具存典禮。厚賻爾喪。優恤而子。遣官致奠。殺饗酒旨。用是悼傷。因以自勵。

符瓊傳

符瓊與林雄同里。雄立會殺賊。瓊即預盟後。會人益盛。分爲兩總。領其一、

鷄

肋

集

瓊身貌特偉，驍勇過人，每能先鋒陷陣，以寡制衆，成化元年九月，賊夜陷高州城，退箭西岸不去，瓊率所部追攝，生擒賊首，一斬獲首虜近百，奪回府屬印記，上督府韓公嘉其功能，於賞格外，又特加賞以表異之，成化二年冬化州復叛，賊首梁定，糾合餘黨六百餘，來屯本州西北界，此賊嘗西掠雷廉等州，參將士王英，以大軍敗績，失部將白某及軍校以百，當其來也，氣燄赫赫，孔知府鏞，率瓊等會丁同滕部指揮，漢達官軍討之，至奮禾嶺，與賊相值，賊憑高據險分二哨迎敵，瓊物色梁定所在，直衝中堅，截傷梁定幾獲。賊衆敗斬獲無算。梁定走死他所。餘黨悉平。是冬賊首羅車等一宗，四百餘犯境。會人議請官兵。瓊曰：殘賊逋誅。吾會人自足勾當。何煩官兵。即率所部追至羅村。斬首六級。瓊自斬三級。衆共奪回被虜男婦三十六名。成化三年內，黃參政鏞。歷其前後功次呈，蒙韓公便宜給與冠帶。本年十一月廣西賊首余邵，等二百餘衆。住箭高梧二府夾界。平別王村。欲破會。因劫化州。聲勢甚盛。時大軍屯石城。又與西賊憑驍一宗相持。彼此

鷄

所

集

援絕。賊因哨至楊村。化州城內外洶洶。軍民戒嚴。瓊與會人計曰。賊勢如此。若得其全鋒畢集。則會不守。城宜危矣。宜及其始至。而挫其前鋒。彼奪氣後至者。不擊自退矣。卽領會丁截殺斬賊前鋒。二十七級。瓊自斬二級。共奪回被虜男婦八十八名。生擒十一名。賊前哨大潰遁。後哨聞風亦退遁。各收鎗重。入廣西去。一境帖然。成化四年八月。廣西流賊一宗千餘來茂名北流二縣交界。長塘村分筍兩營。勢甚猖獗。軍民兵進屯桃榔嶺。與賊相去二十餘里。兵少敢進。瓊白知府孔曰。賊衆我寡。宜出其不意而取之。若相持日久。使彼得覘我之虛實。爲患未艾也。因密陳取賊之策。孔慮瓊恃勇輕進戒止之。急趨後軍未至。瓊以同營者。多向化賊首。恐疑久則機泄。是夜漏下三鼓。不告左右。卽勒所部會丁。直抵賊營。值天黎明。賊方驚夜畢。投戈困睡。瓊等突入營中。連斬八十餘人。瓊親殺一十餘人。追溺死者無算。奪脫被虜男婦二百餘。牛馬甚衆。兩營賊衆大亂失措。各遁入山而去。已而會丁輩貪首虜頭足。不能卽退。賊於川上窺見兵。無後援。復集衆下

山。截其前後。瓊等腹背受敵。衆殊死戰。又殺傷賊衆數十人。瓊中弓箭增劇。知勢不可爲。乃頓足嘆曰。今日死矣。身不足惜。但殘賊未滅。死有遺恨。乃拔箭復挺身向賊殺數人。弩箭藥發。踣地而死。賊初不知其爲瓊也。次日聞之於死屍中求識其面不可得。時會丁併力殺賊。同日死者。何本、龐英、陳澤、梁傑、楊慶、馮志昌、吳鳳七人。始本府各宗向化賊首。多是瓊等會人。殺敗之餘。及招復之後。從知本府孔出征。同營而處。每見符瓊、常凜凜有懼色。又每流賊入境禱神之辭。必曰莫逢大勢軍馬。莫遭赤腳會丁。蓋瓊等會人每臨陣赤腳。便於趨走也。其爲賊所畏憚如此。此其大畧也。

榮瑄傳

集 助 鷄

榮瑄者。廣東海南衛前千戶所餘軍也。二歲失父。鞠於母氏。與兄琇二人。孝友出于天性。天順四年。內本衛後千戶所武職弟邵宣者。平日放縱不檢。此因廣州寇亂甫定。人心危疑。而後所邊海掌衛事者。防邵外交生變。凡有所稟白。多抑遏不行。以故積恨。乘本衛官軍外調。城池空虛。潛結惡

少數輩。謀殺掌衛官。據城作逆。期以某月日半夜會城下。越城舉事。未發事泄。掌衛者。預避他所。臨期不能得。因執其子女殺之。極其慘酷。平明。遂據瓊城。殺其不附己者。以威衆大開府庫散賞。嗚呼內外無賴軍民子弟。并縱放府衛縣獄中死囚。益兵稱立爲號。封授其黨。與僞官爵。未及旬日。海外三州十縣。舉爲震動。廣閩涉遠。馳報未達。時定都指揮者。領漢達官軍。駐筍廉州得報。南移舟師來瓊。前此半夜。變起倉卒。曉方覺亂。城中少壯多棄。老幼填委溝壑。疾走逃命。瑄琇兄弟。獨共扶老母。走間。見賊勢來逼。自知不免。琇謂瑄曰。事急矣。二人並死無益也。我以死扶母。汝急去。庶幾脫得一人養母。此天幸也。瑄去。琇扶母走間。爲賊所獲。欲脅以行。誓死不從。賊大怒。置母其前。按刀母頸。謂琇曰。我先殺汝母。次及汝何如。琇不得已乃叩頭曰。乞免母死。願得相從。遂陷入城中。及是大軍壓瓊。下行刑間。瑄冒死前進。叩頭流血被面。請曰。兄以活母之故。誤陷於賊。今母老家貧。待兄爲命。兄即死。母亦失所隨死矣。瑄孱弱生存。不能爲

有。無外逃於賊。已不圖生。兄言走脫。長恨不得。代兄一死。今乃得遂所願。願請殺瑄。存兄養母。此將軍莫大之恩也。情辭悽慘曲盡。情素主將。倉卒斬之。旣而幡然悔曰。凡爲八弟兄。當知有此義好人。好人再生。當令我得之。當時遠近之人。見者聞者。莫不灑淚嘆惜。

按弟兄一體而分也。骨肉之情。本於天性。然世之人往往有戕賊其性。而自滅其天者。僅遇小利害。曾無毫髮增損。而其心已不能無。汝我之相形。況其極而至於損首殺身也哉。此等名義之事。在士大夫。嘗學問於知禮義者之所難也。而孰謂戎伍之人能之乎。昔漢孔融文舉。漢季殺戮忠良之秋。請代兄褒之死。漢史大書。以爲世勸。然其事乃在那縣。故得上請諸朝而讞之。今則當戰陣旗鼓之下。譬猶枯槁之遇霹靂。倏忽之間。有生有死。誰得而讞之哉。况文舉生長世家。習聞傳師之訓。欲循名義而死。世猶難之。而瑄以一介戎伍之人。生長遐荒。上無法家世守之規。下無傳師平日之訓。惟知母兄之難。則致死焉。夫豈不愛其身哉。名義重。

而見其身之輕也。此在大夫之所難者。而我伍之人能爲之。是尤可書也已。彼僅遇毫髮利害。而即爾我之相形者。亦獨何心哉。

雲孝子傳

雲暉。文昌縣。邁犢都人。元湖廣安南等處。行中書省。參加政事。從龍七世孫。少多病。父母鍾愛失學。然有美質。所行常過於厚。而不自知。卽所謂質美而未學之善人者。成化十五年。喪母邢氏。哀毀憂思。飯食頓減。漸以骨立。服終如初。無何復喪父。妻連年哀毀。竟廢飲食。以憂思死焉。

按古。昔聖人緣人情而制禮。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及之。使皆歸於中正而已。孔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哀。禮無容。言不文。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是雖通以教人。然爲不及者之慮之多也。至於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過三年。教民有終。此卽爲過者之慮之深也。不及之者。忘其情者也。過之者溺乎情者也。忘其情。則有禮以教之。溺乎情。則有禮以節之。聖人之扶世立教也。一於禮而已。

雞

肋

集

矣。雲子以不學之故。任情而不稽於禮。遂至於過情而死。傷生滅性。而不自知。其行雖過。而其情實可哀也已。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是雖谷風怨婦之言。孔子既刪取以爲經。而復引之以告子夏。而以爲無服之喪。而又繼之以內恕外悲。以見古者周救鄉里之急。發於仁愛之心也。仁愛其人。必救其急。寧忍視其死而不救哉。惜乎。當時未有以先王之禮。孔子之言告之。而爲之一救。而忍其一至於此也。然此似乎非有卓卓異人之行者。惟其常行而已。常行無異於人。而有過於人。此其所以爲孝也。然而未免於失中者。由於不學。余不禁讀傳而悲之。

陳節婦傳

據守帥高都闔言

節婦姓陳、名政娘、邵武縣、二十九都民、吳誠妻、都察院副都御史、陳公吉亨妻女也。幼有至性。陳公嘗謂所親曰。此女性質不凡。仙日節操。必當有過人者。及笄以歸吳氏。相夫子、事舅姑。恪遵婦道。無何夫吳誠病奄忽增劇。與節婦訣曰。吾病不起矣。生固有死。所恨者吾與汝無後。父母老不得

鷄

肋

集

終事。吾死不瞑目。節婦泣曰。死生命也。吾無如之何。凡君所得爲者。吾能爲之。君且休。旣而誠死視不可舍。左右曰。得非無後乎。旁焉而治。皆父母之昭。下焉而治。皆子之穆。請立嗣。猶視節婦曰。無乃父母老乎。君苟終。不終吾事者。有如鬼神乃瞑。節婦存夫之心。不忍感傷舅姑。朝暮勉強。節哀以畢喪葬。旣事則曰未亡人。今日未就木者。以有舅姑。此効力時。自謝絕人事。惟勤紡織。以孝養舅姑爲事。甘淡薄服。勞苦自奉。或有時不足。而於舅姑所欲。珍美無一不備所親。有念其孤苦而就省之者。欲微試其意。以移厥志。見其孝愛懇怛。志操毅然。皆忸怩而退。不敢發言。辛勤三十年間。卒能奉舅茂寅。姑陳氏以終其天年。服喪營葬。卒有禮度。凡其所需。一一皆出於節婦。預蓄經理之餘。不假於外而事集。人莫不難之。姑之喪後旣葬。則曰吾事畢矣。吾可免咎矣。徐擇立族人之昭穆相當者以後其夫。作一歲制。置諸寢曰。未亡人。將不日就此以致命夫子於地下也。鄉人悲其賢行。而以其事上諸朝。旌表其門閭。時成化十四年春三月也。

贊曰、三綱五常。本於天性。人之由之也。猶冬裘夏葛。飢食渴飲耳。然能盡其性踐其形者。一何鮮耶。此有關於並道之隆替也久矣。聖朝本綱常以出治百有餘年。道化之深。忠臣子孝。義夫節婦。媿美隆古。然或遠而無由聞。或賤而不能達。得遇希恩。以表見於世。如節婦者。能有幾人。譬之淘沙取金。入覓者。既爲世所珍寶。益知沙中之有遺金。善人之多。世道之隆也。

蔡烈女傳

自註壘村巖中石洞至今鄉人稱爲九娘洞別傳又稱九娘投螺獅井未知孰是姑兩存質疑

烈女姓蔡、名九娘、瓊山壘村人、元黎兵千戶、敦武公之女也、少有姿色、多智畧、父亡弟幼、不肯以黎土屬之他人。故親統父兵俟弟之壯。不肯適人。值末寇亂。能馭衆守境。鄉人賴時控制。乾寧安撫司副都元帥、有威重。能禍福生死人。慕九娘風采欲就之。恐見拒乘暮夜以兵訪。意在相染。不然卽作惡。九娘豫揣來意。卽設盛席。親行酒殺。酒半酣。迭出女侑觴。乾寧歡甚沈醉。兵騎卒皆兼饌。人人樂飲。醉去不覺。侵晨、九娘兵亦漸集。顏色非是。乾寧知其不可犯。遂快徑去。作詩云。一笑花前醉似泥。綺筵歡劇不聞

鷄

肋

集

鷄。馬騎到此空歸去。不是花迷是酒迷。未幾東寇陳子瑚者，陷乾寧城據之。縱兵四出掠地。支郡屬邑皆爲所有。凡村寨棚堡無不降者。壘村去郡城約四五十里許。四圍石壁巖巖。村居其中。九娘獨奮聚其村人。備捍禦具。且敵且守。賊兵攻之。久不下。誘以甘言。務圖生致。而九娘守益堅。子瑚技窮。覘知所守者。敵久力竭。因宣言寨中。宜卽早降免死。不然拔寨之日當盡殺。九娘自知其力不足。乃呼衆謂曰。賊帥所得郡城不守而來。以爲我也。豈可以我一身。而令鄉人盡死。我死則禍息。乃辭謝鄉人曰。勞苦諸君。爲我日久決死不辱。諸君可自爲去就。今日長別矣。善爲後計。衆皆灑淚。誓與死。頃間壘村巖中。原有石峒。深不可測。九娘給衆如廁。良久不復回。衆隨覓之。則已投深峒中。非人所能到。但遙聞其聲呼云。下石遂寂然無聞。翌日村寨降賊。子瑚親臨峒口。多計招之不能得。怒以草塞峒口。舉火熏之。九娘死峒中。幼弟在亂中。不知所終。

按蔡烈女傳亦有傳寫別篇。與此微畧不同。稱爲丘文莊先生作者。然觀

其中聲口。多僞而非真。不然、或當時呈稿、而先生未及筆削也。且先生豈不知傅中傳詩。乃陳乾寧所作。子瑚暗劣惡賊。豈能及此。況其詩中句間。盡與子瑚爲英雄。惟此烈女不從。其他婦人女子。窮而後之者多矣。何其輕待吾人之甚乎。具眼者必能辨之。

李妙惠傳贊

自註弘治四年春予歸自臨江道廬陵聞旅邸中演劇有李妙惠貞節事問之故人子吉水齋欽爲余道其詳且出示傳求贊

贊曰、人情莫善於生死離別。古今婦女。固不幸而蹈於此地者。其生平未了之因。既已付之終天矣。然往往有偶因片詞。寫情意外。復得生合。似有天幸者。亦皆類此也。乃若唐韓翃妻柳氏、建中之亂。京城失守。陷之沙叱營中。因用一詞。而能感發義士之氣。出奇取柳。遂亦感乎天子詔許還翃。近代溫字奇者之妻。因夫遠戍。沒入富家。亦因一時感動守土者復得完合。是皆所謂天幸也。然彼二女者。詞翰雖能感人。原其心則有可悲。而論其事則不能無可議者。以失身也。律以大義。孰能如李之卓然無可議乎。其得失相去之遠。錄其詩詞並觀、概可知矣。

按韓翃妻柳氏，唐德宗時人，建中中京城失守，陷入蕃將沙叱營中，翃以秘計致詞，而柳答之，詞甚凄婉，古押衙者聞之，爲韓出奇取柳，沙叱一營大譟。天子和解之，以妻還翃。唐人詩云。佳人已屬沙叱利。義士應無古押衙是也。溫子奇妻，不知何許人，溫以罪戍邊。妻陷入富家十年，溫被恩宥獲歸，飲食途中，偶至富家見妻。妻私贈之米。奴伴以爲私竊別貨，追溫。獲諸途。送守鎮者。索囊無別。所有惟妻詩。讀之凄然感嘆。爲贖出其妻完聚。韓寄詩云。章臺柳，章臺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以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答詞云。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尙堪折。溫子奇妻詩，夫居江北妾江東。十載鴛幃一旦空。葵藿有心終向日。楊花無力暫隨風。兩行怨淚殘燈下。萬里家山一夢中。鴻雁年年來此地。有書欲寄信難通。或曰後漢焦仲妻，劉氏之死，與李之生。其事不同。何也。曰各有所當也。李之事。出於慈，公姑之愛，而兼以諸愛姆之所奪繼。此適成公姑之惡。而傷慈姆之心。徐行自

圖。所謂從容就義者之難。孰知之也。豈若仲妻之事。逼於惡母悍兄之勢。天高地迥。情無可入而死。其死也遂成母兄之惡。於千載之下。而仲之身亦因以含傷入地。漢魏樂府。至今哀之。累至千七百言而不止也。而李也詩聲淒清。殆出南朝樂府之變。寧不知古人有此死非其時。而鑒之乎。由是言之。李也仲妻也。一死一生。異事而同情。要之皆能完其節。不愧其天者。合而言之。同一揆也。嗟夫風雅再變而爲離騷。又變而極於南朝樂府。應徐阮庾風流盡矣。孰能爲斯人復撰樂府。用配焦仲妻哉。再按古樂府有焦仲妻詞註云。焦仲後漢安帝時人。爲廬江小吏不歸。仲之母兄逼妻改嫁。妻守節不踰。投水死。古詞凡千七百言。鐵崖楊廉表先生剪去過半。參以新詞語云。劉氏有好女。十三能織素。十五能縫衣。十六通書數。十七爲焦婦。得意焦氏夫。失意焦氏姑。阿母謂阿仲。汝去爾婦。爾婦自專不受驅。東鄰有女如羅敷。吾與聚如水與魚。阿仲孝母復愛妾。愛妾必割母。命不可違。斯須仲去。婦無七辜。爲吾謝外母。破鏡無再合。

斷絃當再續、婦感仲、區區誓天日、寧死毋再匹、君如盤石、妾如葦蒲、葦繞石石車。但苦親父亡。父亡有暴兄。暴若豺與狼。迫我再事人。不得留母堂。脫我舊絲履。重作嫁衣裳。腰襪繡華珠。耳著明月鑲。團扇畫雙鳳。笙篴彈鳳凰。蓋若市門仗。我掩不得藏。昨日縣令媒。云有第三郎。今日府君媒。云有第五郎。金鞍玉璫瑪。青雀白鵝舫。雜彩三百端。寶錢三萬緡。仲婦不得生。懼違我暴兄。寧違暴兄死。不違焦仲使意傷。矢爲焦家一姓婦。不爲他婦食。二家水漿。開戶四無人。投身赴滄浪。焦仲聞之。裂肝腸。掛身一在枯枝桑。兩家合葬盧水傍。暴姑悍兄淚浪浪。

附李妙惠傳

李妙惠、揚州女、嫁同里士人盧盧先。禮闈不第、會友講學西山寺中、不接人事、久無家音、成化二年、有與同名者死京城、鄉人誤傳盧死、父母信之、居無何、裏河飢饉、維楊以北、家不自給、父母憐李寡貧、欲奪其志不可、強之不從、於時江西臨江塗川鹽巨商謝能博者子啓聞而聘之、

鷄

助

集

李誓死不改節、自經者再。公姑患之、時李父在外郡訓鄉學、李母諧鄰姬往勸之、曰夫已死矣、復何所望、而乃自苦如此、況今歲稔舅姑、憐而嫁女、善意也、何拂逆之甚耶、勸且逼、防閑愈密、不能自引決、日夜哭甚哀、傍人聞之、爲之墮淚、既而知勢不可、已乃佯許之、遂作書與李父永訣、情詞酸苦、衆讀而悲之、既而翁姑受聘、李歸謝家、既至愈抗節誓死、因謝繼母亦楊州人、與有瓜葛、即跪請曰、告乞王恩、倘得容延斯須之命、願充主母下婢執巾櫛、不然有死而已、操節益堅烈、啓不能奪、然自顧婢妾、數多姑置母傍安馴之、不敢凌犯也。李既侍母、即懇請爲尼母、重違其情佯許之、而俟還鄉、成婦禮也、於時啓先發鹽船、往江西城、主母載李隨歸、至鎮江、舟泊金山寺下、李偕母上寺酬醮、至寺適有筆墨置方丈、李取書一聯句壁間云、一自當年折鳳凰。至今消息兩茫茫。蓋棺不作黃金婦。入地還尋折桂郎。彭澤曉烟歸宿夢。瀟湘夜雨斷愁腸。新詩寫向金山寺。高掛雲帆過豫章。註其後曰楊州盧某妻李題、既去後。盧

會試登甲榜。捷音至揚州。父母乃知子存。然已無如之何。弘治元年纂脩憲廟實錄、差進士姑蘇杜子開、求江西錄、久不完復。以盧來從之。至家見妻已嫁。恐傷父母不忍發言。然亦未忍別議。遂之江西。道出鎮江。遊金山寺。偶見壁間詩。不覺氣噎。噤不能言。問之本寺僧。曰、先有姑婦過此。留題去矣。盧卽行至江西、乃出其詩、籌諸徐方伯、令人密覘河下鹽商。船數以百。無由辨別。方伯曰、此其事之難處有甚焉者。縱使得之。聲亦不雅。曷若以計取之。乃選臺隸中最黠者一人。授以前詩。令其熟誦、仍諭以其故。俾駕小船商船下下歌過之。連日無有應者。然李偕母船。乃與啓船隔別兩處。再日歌之。聞船中女聲、啓窗喚曰。此詩從何得來。頻日歌之何也。隸前致詞。道其所諭之故。李大驚蹙額曰。楊州盧舉人。其死已久。何得復然。爾欺我也。隸復致詞云云。李乃問盧父母及妻姓名。隸所諭一道之甚悉。遂掩泣曰。此我夫也。歌過我已疑之。但富商子母在傍。今日偶入娼院。母亦往鄰船。得聞汝也。自分一死。泉下相

188
12
200

見不圖復有今日。汝可歸。善爲我辭。隸請所辭。李因密致之。約卽揮手曰去去。隸歸報。其夜依期舟來。遂接李至公館。夫妻歡會如初。彼謝商者。貲財甚鉅。繼母知其出入。母以付李註簿。及是同視簿籍。歷歷分明。封誌完固。嘆曰。關羽昔亡歸漢。曹公不追。而曰彼各爲主。此亦爲其夫耳。貞婦也。可置之。時弘治二年某月某日也。

自贊

汝才不能上人。汝貌不逾中人。胡爲乎峨冠盛服。欲筆汝真。汝惟始終一節。庶乎其可稱者。曰清、曰慎、曰勤。畫工之筆。難着精神。

鷄肋集卷之七

先母行狀

鷄 母姓唐氏，名朝選，瓊山縣南橋人，前山東兗州府金鄉縣知縣瑤，次女也。瑤任金鄉時，適太宗文皇帝，起潛邸來南京。命隨渡江忤旨，得罪戍邊。時母幼小在籍，往依外祖國子學正，汪從周鞠育。少甚驚敏。所親子弟，有讀書者，母旁聽盡能默記。仍了其大義。所親長老，叩之驚異。平生未嘗親筆硯。而歷代典故，頗皆涉獵。性方嚴動遵禮法。適父原愷爲繼室。生女二。男一。女長曰村。適澄邁縣下嶺謝教。次曰蘭。適本縣西黎土官主簿，倪通男晟。男一卽佐。父承籍伯祖元翼黎官世業。撫有本縣東黎之土。永樂四年，率首領王尋王旺赴京貢方物。蒙太宗皇帝授以本縣撫黎縣丞職。事傳世襲。仍守其土。璽書二道。專敕督首領王尋王旺招撫。宣德八年，父因旁累赴憲司對簿。瀕行屬後事。時家頗豐裕。父以前母諸兄皆長。且有室。能自營也。

鷄

肋

集

產外儲蓄餘貲。盡付母以與佐。母辭不獲。姑受之。及父外終歸喪事。母乃盡出父所與物。呼諸兄來前。并佐與二姐應得貲奩。悉散與之諸兄。重違父命。泣不敢受。母曰我非不取。但我寡居子女幼。恐不能守也。卒散之。時有鍾氏嫂者居次。長有賢行。見次兄賦持物歸。驚怪曰。尙有弟妹在。何乃爾耶。即返所受。母堅却之。願留兩姐奩亦却之。但謂之曰。嫁時來取也。及二姐嫁時鍾氏嫂已沒。母亦絕口不言前事。二姐嫁奩皆從薄。但撫不肖孤佐。自幼冲即延師於塾教以詩書。稍長聞有明師。雖數百里外。即遣往從。閒時歸省。或逾期不學。母即憂不食。凡諸束脩。皆出母手。紡績經營之餘。平居惟拳拳勉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事。證以古人賢不肖。孤遵守慈訓。忝由邑庠弟子員。領正統丁卯科鄉薦。卒業大學。成化二年。叨蒙除授高州府同知。高瓊鄰境。時高地兵火未息。俸給恒不足。凡常諸所食用。皆母自家致之。母因憂勞得疾。成化五年六月初六日終於家。距生時辛未年六月十三日。享年七十九。弘治四年十月初三日。蒙恩贈母宜人。制曰。孝

鷄

肪

集

莫大於顯揚。恩莫隆於褒卹。朝廷推恩羣臣。而榮必及其親者。所以崇孝理而示激勸也。爾唐氏乃福建邵武府同知王佐之母。善著閨門。訓成其子。祿養雖違。寵恩宜錫。茲特贈爲宜人。命服之光。永賁泉室。欽此。時母去世已二十四年。噫。不肖孤自幼至於強仕。三十年間。無一日而不貽母氏憂勞者。正恐某之立身。不得如母所願也。然母竟以憂勞終。聖恩方下而不及見矣。終天之恨。尙忍言哉。

馮氏墓誌

馮氏名銀字汝白、瓊山那邕都人、教諭先生源女也、在襁抱中僅能言、父教以詩書卽成誦。稍長博通經史。尤隱約深厚。謹守禮法。有古幽閑淑女之風。嘗自序云、昔先人任福建之龍巖。而予始生。再任川西之新城。而予始受詩禮之訓。此其在室時大畧也。及長。歸同邑東廂唐氏善繼、唐氏世族名宦、守乃祖侍御史頤庵先生遺訓。清素澹泊。惟以讀書業儒爲事。馮氏至箱喜曰。是族風教可人。吾歸得所矣。動遵家法。奉姑陳氏。極其孝敬。一昧之

鷄

肋

集

甘。姑未嘗不敢食。自奉甚粗糲。所以奉姑必精潔。凡姑之心所願欲。微見其意即順承。必至姑之心悅樂然後已。待妯娌弟妹以禮。有無通融。未嘗較量。所親或勸其爲私蓄計。則默而不答。持志愈堅。而曰此所以樂吾姑之心也。始姑陳氏爲婦時。事頤庵先生。及祖妣太孺人楊氏也。孝養備至。太孺人嘗病危。陳氏晝夜憂懣。至廢寢食。私自焚香禱天。割股和羹以進。太孺人怪其羹美食之盡。旣而病愈。已乃知婦之所爲。嘆曰。古人所謂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如新婦孝順耳。及得馮氏爲婦事姑。如姑之事太孺人者。人以爲陳氏孝姑之報云。奉養之餘。織紡針紉不釋手。針紉之工。尤極精緻。時常口訓諸子。以聖賢之學。又自序云。嘗與子觀書至顏子簞瓢陋巷。舍書而作曰。吾與顏氏之子同儔哉。吾雖居於陋巷。朝焉命僕以耕。則有餘食矣。夜焉督婢而織。則有餘衣矣。暇則與子觀書。則有餘樂矣。又聞祖父嘗愛山谷。不可斷讀書種子之言。予實有契於衷。不自知其陋也。此其言幾於知道者。豈女子所能。其所作詩尤多。如輓父聯云。三春花木空

鷄

肋

集

青翠。千載松樹自綠陰。言空言青翠，則知其實矣。言自綠陰，則知其無主矣。以父無後故云。然其言從容瀟散，涵蓄不盡餘音。此有詩人風雅。惜乎不幸爲女子。莫自彰顯於世也。嗚呼！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錄於仲尼。而列於國風。今也豈有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爲斯人重之。使其不泯也耶。平生詩文。未嘗出稿。既歿之後。善繼乃持以示余。求志其墓。余因得而采之。所引其言皆出稿中語。從實故也。卒時成化某年某月某日，去生時宣德某年某月某日，享年若干歲，子男二，曰怡，娶周氏。曰懌，娶劉氏。女二，曰貴珍，適訓導陳懋，曰貴瑜，適譚某，以某年月日卜葬於祖塋之左雲亭山。銘曰：珊瑚玉樹。生於深淵。雖不見採。而貴則然。雲亭之山。白石齒齒。天地無窮。永以寧此。

恭人林氏墓表

宣聖五十八代孫廣東按察司副使闕里孔公，失其元配恭人林氏，介致通判吳江馬君，所述恭人行狀，來瓊索銘，謹按恭人名靜，字安貞，蘇州吳縣人。

鷄

助

集

天性冲和。與物無競。尤凝神雅淡。視一切世情之所尙者泊如也。然至於聞義則又貞烈。毅然形於色。有死生不變之節。幼年姆教。未嘗及書。而於孝經烈女。自能畧通大意。動與古訓契合。蓋質美致。然其針紉女工。尤極精緻者。餘事也。父母以其有至性。擇壻以歸孔公元制。孔氏子孫。給牒遊學。四方所至。賓館供饌。具准上客儀。有樂天下形勝願留者如其願。蓋懲五季末造之變也。孔氏有遊學留姑蘇者。至憲副凡三世。而譜牒如新。自恭人之來歸孔也。不逮事其舅前黃門給事府君。而奉姑某氏至孝。處族黨姻姬婢媵。曲盡恩禮。感得上下之驩心。又能勤紡績給中饋。使孔公無內顧之虞。以故得以肆志於學。領景泰癸酉鄉薦明年。登甲科爲名進士。授官知都昌縣改知連山。尋陞知高州府。凡三任。恭人在都昌獨不久。其在連山高州也。值嶺南寇亂之餘。官減俸給。以蘇民困。官途百指。或至日食不給。舉凡百計蕭然。一無可人意者。他人不能堪。而恭人處之裕如。去華靡。崇澹泊。務順孔公之心。以與部中同休戚。自言嘗見仕官間有名節中變。始

鷄

肋

集

終若二人焉者。非其性則然也。外欲行其志。而內有掣肘之患耳。我則異於是。夫人未有不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者。處此庸知非玉成之地乎。君其念之。居常以清慎勤勉其夫子。以故孔公居官。所至聲聞四達。由邑陞郡。陞外臺卒。三年一轉官階。多恭人內助之力。無何以姑太夫人年老在堂。求歸奉養。辭甚懇切。孔公重違其意。歸自高州至新會舟中。夜傳有賊。驚懼感疾。歿於洋地城旅邸。時成化己丑八月二十二日也。距所生宣德丙午五月初五日。得年四十有四。歿越月。孔公拜憲副之命。始下車而恭人不及見矣。歸喪下葬於先隴某山之原。坐某向某子男一曰彥慶。女一曰德猥皆幼。祖考某某。世種德而不食其報。今發於進士大行人曰符者。恭人之兄子也。其世家盛德可知已。謹爲之銘。

銘曰恭人之先。九牧之門。恭人之夫。宣聖之昆。恭人之賢。衛樊之倫。嗚呼。餘非所論也。嗚呼。

祭陳都指揮文

卷之七 祭文

七

嗚呼、今日歲云夏。豺狼入化。三軍離伍。萬民嬰禍。我公乃來。戎車初卸。威風揚遠。炎星退舍。威有所加。法無所借。軍民恃以無恐。夷獠聞之頓訝。枕干戈以待旦。嚴城守而徹夜。百堵廢墜皆興。四郊烽烟暫下。柰何天不憖遺。善人暗啞。城收鐵甕之功。身酬馬革之話。留偉蹟於江山。還精魂於造化。嗚呼、人誰不死。貴事者寡。公死勤事。芳名不赭。佐等叨祿斯土。不識耕稼。賴公城守。優游閑暇。茲者良辰。靈輻載駕。挈携芳醕。詣靈三瀉。

祭督備高雷廉三府地方死節都指揮滕公

嗚呼、公其死也。夫若公者。可謂無愧其死矣。某前年冬來高州、始得謁公轅門。公不我鄙。禮度甚優。私念公之特厚於我也。既而後至者無不然。乃知公之以衆人待我耳。使公而生。我以衆人待公可也。今公死忠義。忠義人道之大閑也。而公專之。公雖以衆人待我。我敢以衆人待公哉。昔者、賊人見有死義者。酌馬漚而酬之。識與不識。皆爲流涕。夫戎狄獸心。且於死者。非有期功之親。久要之契也。一爲忠義所觸乃如此。况居中華。讀聖賢書。

佩服仁義者哉。謹以清醕一酌。仰天西向而酬之。以府同知一月俸爲贈。資聊効馬漚之酬。與識不識者之流涕。非爲公也。爲吾道也。公其知耶否耶。祝曰。望廉州兮茫茫。山藥紆兮水鬱蒼。祝山左兮英魄。驅厲鬼兮殺賊。

祭劉參議文

維弘治壬戌年正月某朔。越十有六日。致仕官瓊人王佐等。謹以雁雉酒果。薄奠。祭於廣東布政使司亞參劉公之柩曰。成敗觀人。世俗常態。君子觀心。惟義所在。死綏死義。無愧覆載。事君致身。孔門受戒。孔門所受。學求如是。一言已足。萬言徒費。佐等休老山林。辱公下詢。痛公之死。爲瓊軍民。死如可贖。瓊萬其身。不可贖矣。空悲吾人。一坏長恨。滄海揚塵。

祭湛都指揮文

惟我將軍。方古名將。淮陰之信。隆中之亮。邇者瓊郊多壘。北落下降。將軍乃來。正馬南向。將有節制。城有保障。軍有紀律。民有倚仗。惟我將軍。天

鷄 肋 集

飄之水。慰海南民。雲霓之望。出大河之三尺。騰龍光之萬丈。揚伏波之威風。掃黎母之煙瘴。於時儻耳。山山魍魎。宗奉一妖。作怪百狀。乃侵鄰封。天討示象。將軍得報。殺氣愈壯。馳斬首以千級。築京觀其何讓。百妖遁而歸。紛死魄以沈葬。民復鄉縣。窶鬱稍暢。彼蒼者天。胡不人相。奇勳甫成。勞者云喪。身凝碧玉於地下。神騎箕尾於天上。驅厲鬼以殺賊。傾妖穴而掃蕩。尙有望於將軍。死猶生之英爽。

祭吳川陳知縣文

嗚呼、天何忍子寬之速死也。人則死矣。而清名籍籍滿人耳也。彼駢肩爲邑。如涇渭之有清濁。何爲與彼而奪此也。吾生也賤。安得操班馬之筆。而置君之名於循良之史也。嗚呼哀哉。

祭丘母李太宜人文

按丘文莊公母李太夫人其卒時公官侍講學士特旨御祭有祭碑尙存

維年月日鄉子執佐等、謹以牲醴庶羞、致祭於敕封丘母李太宜人之靈曰、宜人之生。俯仰無愧。張主綱常。儀型閭內。教子成名。廷魁天下。職在論

思。以運大化。百年未滿。一疾不起。悼切楓宸。哀動梓里。宜人猶母。我輩猶子。傷茲永逝。情曷能已。聊陳薄奠。詣靈薦祖。追想音容。揮淚如雨。嗚呼哀哉。

祭甯母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祭於甯母之靈曰。母有賢子。我之益友。子失賢母。我心恐咎。遠致生芻。惟德之有。曰德而已。靡貴旨酒。嗚呼哀哉。尚饗。

代母祭表姪唐濂伯解元

維年月日祖姑母。致祭於姪孫濂伯解元之柩曰。嗚呼濂伯。今日其何之兮。入門而弗見也。上堂而弗見也。入室而又弗見也。亡矣死矣。不可得見也。汝父未老。汝世未傳。汝名未遂。汝節未完。胡爲乎置委形於天地。乃長往而不還。興言及此。可恨可憐。使汝有知。永不瞑目於重泉。

惠應侯廟謝雨祭文

鷄

肋

集

維成化十二年、某月日、邵武府同知某、敢昭告於隋忠臣泉州守歐陽侯之神曰、小民愚且弱、凡有菑害、勢莫能違、然而所恃以不恐者、有吏以司牧於其明、有神以默相於其幽也。吏理無狀、則天降之罰、故凡水旱災傷者、天之所以罰吏也。然未即及吏、而民先受之。是使吏道其責、而無罪之民當其辜也。天之心固不如是、而神之默相民者、以爲何如。宜其閱民之速也。邵武今年自季春不雨、孟夏又不雨。麥之吐穗者、殆將不實。禾之穎秀者、亦將枯槁。此天之所以罰吏、而先及民者也。某等爲吏無狀、方惶惶無措、而思所以應天者無策。以爲恐、乃進父老於庭而謀之。咸曰歐陽侯之靈、可恃以無恐也。侯生爲吏、死爲神。廟食此土、千有餘年。必不忍民之旱飢以死也。其禱之將必雨。長吏亦以父老之言爲然。翌晨躬率僚屬吏老拜禱祠下。三日果雨。民以爲未足。長吏拜禱益恭。越五日又雨。六日又雨。自子至未乃止。雨大足。麥禾之殆將不實而枯槁者、皆欣欣然榮且生。吏喜得道其責、而民喜其不至於飢死也。無以答神貺。惟當率民事神無懈。

鷄

肋

雉

鷄肋集卷之八

鳥歌萬歲樂

皇萬歲、帝萬歲、皇帝萬萬歲、一人有慶。萬物育。天地位。朝萬邦。輯五瑞。九夷奉琛。八蠻獻貝。皇帝坐明堂。開天府。堂上鈞天喧雅部。堂下八伎龜茲舞。振金鐸。考大鼓。師子郎。五方布。兩階聲容一時舉。何容容兮何與與。可憐萬歲祝姓武。人在房州我真主。

按唐樂立部伎有八、自破陣樂以下、皆用大鼓雜、以龜茲樂、再按唐樂坐部伎有六、其四曰鳥歌萬歲樂、武后作也、有鳥詠人言萬歲、因以制樂、樂用龜茲舞、舞者四人、設五方、師子高丈餘飾以方色、每師子有十二人、畫衣執紅拂、首加祿、謂之師、即今按鳥詠言、惟有鸚鵡、然自古有之慣見、未必為奇、世傳此乃秦吉了也、吉了南方後出、未有名、然詠言勝鸚鵡點慧尤甚、

荔枝香

出唐書禮樂志

荔枝香、此是開元舊樂章。開元天子醉太平。梨園法曲頻更張。更小部、綴

鷄

新行。八千紅袖舞霓裳。玉環嬌笑倚新粧。自言初度今晨良。將進酒。獻君王。君王億萬壽。歡樂且無央。萬里南海荔。奔騰來上方。金盤薦御筵。新樂聲鏘鏘。何當名此樂。彼美荔枝香。荔枝香。樂中歌曲斷人腸。莫傳歌曲到漁陽。

按唐梨園、小部曲名也、明皇於梨園法曲內、更置小部樂、適幸驪山、過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

楊白花

楊白花。飄蕩隨風起。隨風一去招不止。去落江南幾千里。洞房美人春思深。夢繞江南煙景裏。此身兀兀只在此。江南江北隔煙水。腸斷思君君不知。人生莫苦生別離。咫尺閭闔如天涯。况乃天涯今遠而。龍絲席。生網絲。翡翠衾。勞夢思。城東用晉賈庶人事嫩柳春風枝。豈無輕盈與嫵娜。有如張緒年少時。不似楊花輕軟肌。

按古樂府有楊白人名也、得幸於北魏、胡后懼罪、奔江南宮中、思念不已、作楊白花詞、命宮人連袂歌之、

集

助

鷄

肋

集

君馬黃

樂錄漢短箫鑿歌二十二曲有君馬黃
但取第一句以命題其主意不在馬也

君馬黃。我馬蒼。一馬色異德俱良。一馬出自渥涯水。一馬來自天氏房。一日千里未足云。刷燕抹越看尋常。吁嗟世上無孫陽。二馬榮辱成乖張。一馬駕君車。和鸞聽鏘鏘。右徵角兮左宮商。龍輿之前荷籠光。又時立仗食。三品料。飽肚腸。一馬仗鹽車。峻坂高太行。汗血流珠首不昂。鞭策隨之情可傷。又時還廐中。仗櫪芻秣荒。人生遭遇亦如此。聊爲一歌君馬黃。

按古今詩陳張正云、五色乘馬黃、此言俱以才藝、而進仕於朝也、太白云、猛虎落陷阱、壯士時屈抑、此遭誣被謗之時所作也、

挑燈杖

離明坎則止。出處契易理。焦頭與爛額。論功當上客。有時扶光上賓筵。能作高堂不夜天。有時扶光向書案。能照士子三萬卷。夫何功成事了漏遲遲。主人渴睡不復知。便同草芥委塵泥。雖有寸勞誰念之。人生不遇亦如此。願惟主人何如耳。

五色雀

五色雀、小鳳凰。五方色白黑青黃。絳者爲長提其網。飛上高枝恰一雙。召呼東西北中央。四林收聲低翼翔。白黑青黃羅絳旁。尊卑秩秩如有常。宛若大漢龜茲王。小小乾坤從翕張。復貫造化知雨暘。大旱一出雨則滂。久雨纔見陰轉陽。一羽至末關休祥。况乃應治真鳳凰。

按五色雀、色極鮮明、每羣飛二絳者爲長、早見則雨、潦則反是、東坡嘗言土人謂之鳳凰、

邵武楊指揮漁樵問對圖

樵問漁。小舟撒網有魚無。夜來風雨暗江湖。我獨憐君生涯孤。漁者答。聽我言。世間萬物盈眼前。物物有主司其權。苟非我有不得專。毫釐欲取須用錢。惟我生涯大無外。所取隨緣無禁戒。我網所得卽我魚。誰爲江湖分界限。任公連鰲近虛怪。呂望非熊今安在。得魚沽酒且高歌。長弄烟波卒年歲。漁問樵。青山多少木惟喬。人皆採枚君採條。君之生涯最無聊。樵者答。爲我聽。世間萬物眼前盈。物物有主司其衡。苟非我有不得爭。毫釐欲取須

價平。惟我生涯不用買。山山爲我供樵採。只如天地供蟻封。蟻口豈能虧厚載。王質神仙謾云爾。買臣富貴蚊過耳。何如負薪行且歌。一曲歸來暮山紫。童子評、惟道許、我有言、君記取、憶昔沙尤用軍旅。武陽近郊多狗鼠。此時鷄豚不得安。况乃漁樵閑浪語。我心只願楊將軍。爲此溪山作張主。使汝漁樵各安堵。清時問對山水裏。漁樵欣然長嘯去。山青水綠無尋處。

余先題樵漁問答圖絕句詩、楊將軍嫌其詞短、更命長篇、余無以應也、今詩尾添入童子評、庶幾其言長、楊將軍倘成就吾詩、更命畫工著童子於丹甍之下、溪水之旁、豈不翩然一笑、

縱橫虎短歌

臨江巨室有惑於佛氏捨身喂虎之說者、晉義熙年間、郡多虎害、有舉家權難者、苦不能堪、時有虎多食人、捕者至棄去、巨室額然曰、此飢虎、使不得飽、非慈悲之教、命取殘骸、歸以飽虎、晉世養虎、遂成風俗、歷宋齊陳、虎害不止、余因讀老杜人今罷病虎縱橫之句、作縱橫虎短歌、

縱橫虎、罷病幾家遭虎苦。食了兒孫食父母。又搜遺畜巡塲圃、縱虎食人且不可。况將人肉爲虎俎。我欲橫戈探虎穴。咫尺只在江之滸。

邵武衛宮指揮餘慶堂卷

宮指揮、將門子、手持刺溪藤尺許。藤心鐵畫珊瑚鈎。歷歷皆是勳庸紀。自言眞龍起淮甸。乃祖從龍初豹變。耳聞周武孟津盟。身翊漢高垓下戰。鼎湖龍去八千秋。攀鱗上天從翱遊。拾得烏號在孫子。延賞與國今咸休。鐵馬他年來福建。狼烟墓地昏沙縣。幕府從容授一旗。天山霹靂定三箭。祖父勳庸奕世光。將軍步武慶源長。况今年少且英武。帶礪山河寧可量。

題渭川釣圖

太公未遇時。渭水垂釣鈎。千尺絲綸直下投。任公六鰲且爾休。試看西伯開宗周。明堂配帝八百秋。不顯謨訓古今留。孰匪絲綸鈎下求。斯人往矣光岳愁。每回看盡風塵颯。

牛報恩門虎歌

介庵鄉行素先生者、杭州人、國初以醫名、嘗醫奉寧某氏瘡、後行奉寧道中夜遇虎、幾危、有牛突出於前拒虎、得免、既而尋牛者至、問之、乃悉家貧鬻牛於屠、取直酬醫、先生見牛、憐而釋之、舍直不取、昔所釋牛也、先生諱觀、字用賓、

奉寧山前牛鬪虎。虎始張威牛正怒。雙目炯炯血欲注。口鼻勃勃沫噴雨。一

尾直下貼兩股。四蹄擗地裂后土。猛氣百倍前無禦。坐看虎威頓消墜。問之此牛報恩主。毫涓毛血恩主與。主人得病家貧窶。鬻牛酬醫向屠估。屠牛坦刀三四鼓。牛兮叢棘待斃斧。恩主見牛悵而慄。釋牛舍資一無取。人牛兩欣慰澤普。牛思報之不能語。苟有可報身則許。此地正是酬恩所。恩重身輕何由補。不知其身寧有虎。世人難道恩難負。臨難相期在何處。嗚呼、牛而人兮。人也忍以牛肉爲鼎俎。

戲作湖山書舍寄徐思順

湖山書舍、在儋城東、儒士梁克恭、就而名之也、徐武胄子、恃才有酒狂、每邀賓飲必須醉出、稍拂其意、即罵之、如己子弟、賓亦知其故態不深訝、

徐君有湖山。梁君書舍湖山間。徐君湖山如畫圖。梁君書舍不可無。徐君既得專二景。眼中交遊皆管領。年年賓客到湖山。幾人投轄庭深井。可曾惡客醉杯酒。罵客仍如罵大有。思順子名海南豈有尙書期。問君故態老存否。

題古中靖卷

古中靜、臨江新塗人、酷好古鐘鼎奇字、遊覽江湖、凡海內名公巨卿、以翰墨名者、無不致之二軸、間特示余求言不覺心醉也、

書此歸之、

鷄
古中靜、好古奇、庖羲六畫玩偶奇。三代鐘鼎看蛟螭。往者世遠看恐迷。來者步古猶依稀。珊瑚海底交瓊枝。千尋鐵網手裏持。網出樹樹森撐支。焜焜映日光陸離。內藏未可丈尺齊。見之目奪心自低。有筆如椽誰敢題。

答張汝弼詩柬

汝弼善用其短而爲長、以其倦於應酬也、兩借古今潘邠老重陽內翰先生新正詩以相遺、而翻出新奇筆妙精絕、喜玩之餘酬之墨卿而詩復之、

肋

汝弼贈我翰林之新正。何以報之鳳陽之舊城。入手擲地鏗鏗作金聲。出篋盪日滉滉接雲英。讀令坐上鬼神驚。如見海底蛟龍騰。君不見、文房之寶相湏成。毛穎一出湏墨卿。趙璧信美無秦城。羨君所寶百寶併。陶韋門閉李杜生。鍾王體變張顛名。汝弼所寶誰能評。有時遇拙翻出奇。笑說因跛徐行瘦舉頤。逋租便可立詩例。枕客還堪制禮儀。今人古人間世雄。談笑牢籠入穀中。京華美景詩千首。剡水寒宵與一蓬。願君抱此襟期去上芸香閣。爲君執御亦不惡。

集

附汝弼詩末 茅齋臥風雨，忽夢故人來。昔潘邠老詠重陽詩寄友得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為催租人敗興遂止，以一句寄之，予題出谷迎賓詩冊方得此二句，書之而姜文博等索草書者，擁併入戶予遂投筆，越明日欲續之，不可得也。遂秉燭揮毫，用邠老例以復汝學，亦詩壇一故事也。古今工拙何計耶，況予既題一詩於前，此可畧也。又帝京新歲太平年，冠蓋紛紛溢世塵，誰謂堯夫門不出，胡床高枕玩先天，是詩內翰楊維新先生所作也，僕亦竊有此意，特不能措之詞耳，屢辱吾兄，垂顧未及一答，正以此也，但僕之日廢於俗冗，何有竹床高枕之快耶，便問錄奉，幸鑒區區。

周揮使勳成十韻中二韻

遊田演武

軍中日無事。田獵演部曲。手挽兩石弓。射殺千年鹿。將軍大笑軍吏呼。馬前跌宕血糝糊。

芳春蹴鞠

蹴鞠花陰外。輕盈復悍驍。箇中年少者。酷似霍嫫媯。嫫媯滅胡君滅蠻。今古名將伯仲間。

禽言九首

不如歸去，中原雖好難長住。鳳巢豈可羣臯聚。臯聚鳳巢翻隴戶。翻隴戶，傷心忍見冬青樹。真人祝網開生路。不如歸去。

得過且過，貪多取禍。呂郎已有千金賞。何須更想居奇貨。請看呂郎晚年事。榮辱相尋可流涕。

鷓

姑惡姑不惡，子婦怨姑錯。田間餉耕是姑炊。機中織緯是姑絡。婦飲飽飯姑腸飢。婦厭煖衣姑身薄。姑不惡，怨姑錯。

集

總不好紙筆，生男無美質。莫怪陶淵明。但飲杯中物。生兒願愚魯。東坡厭聰明。聰明反悞身。愚魯多公卿。知一不知二。聽予山鳥聲。

泥滑滑。不可行。雨瀟瀟。日欲暝。勸君莫行君不聽。猛虎山前嘯一聲。傍人見此心膽驚。而我爲君雙淚并。君兮君兮，待爾七尺之軀何太輕。

春起也，問花開未開。花開須趁早春來。莫待梨園羯鼓催。過時花好徒教好。俗眼看花在春早。

春去也、闌茫茫、不知春去在何方。花飛紅錦水流香。花落斜陽易斷腸。花時好看還湏看。莫待無花空自嘆。

按唐顧渚肥曰顧渚山中有鳥、如鴝鵒、而色蒼、每至正月作聲云、春起也、三四月云、春去也、名喚春鳥、顧渚山在湖州、

提壺蘆、無酒沽、海城花落春日晡。飛上酒樹立斯湏。問樹有酒樹言無□□。主翁作歡娛。年年只向酒樹需、只今酒盡樹欲枯。有酒名。實空虛。提壺蘆。無酒沽。

按椰子中在酒、名酒樹、又山中有樹取其芽釀酒、不用麴蘖亦名酒樹、唐皮日休寄楊舍人瓊州詩云、德星文彩照天涯、酒樹堪消論宦嗟、

行不得哥哥。苦竹叢深暮雨多。平平中道人所行。莫是哥哥行偏頗。道傍自古多荆棘。所以哥哥行不得。

詩四言

符鳳妻

惡類滅天。善人全天。滅天自滅。全天自全。自滅何如。蜚蜚斯須。朝生夕

雞
死。鷄糞鳥糞。糞穢庭階。日費掃除。自全何如。珠玉其軀。可卷可懷。孰忍毀諸。列婦貞行。良玉美珠。天不忍毀。班旒玉符。身死名存。光照方輿。何千萬年。膾炙海隅。三綱四維。此焉以推。目不屬綱。化不張維。視此之爲。寧無愜而。

詩五古

王子猷訪戴圖

肋
北風吹夜寒。雪花大如掌。中宵念及友。剡溪駕青舫。興來生健翼。興盡墮遐想。豈不愛而人。悲歡有消長。

簡姜文博

集
君如幽谷蘭。天姿自奇絕。不以旁無人。清香小休歇。朝陽借神彩。沆瀣濡精英。咸池與飛泉。灌注無時停。歲暮天雨霜。羣芳紛紛零。秀色乃燁燁。芳心亦粲粲。桃李合同局。牡丸宜服廂。紛紛艷陽和。富貴徒容長。願作決明花。遲暮相倚立。願與同歲寒。獨恨秋風急。

鷄

肋

集

按楚詞花與實面容長謂徒有外好如千葉葉榴之類

大庾鄧德溫自輓詩卷

自註梅峯鄧德溫先生、作自輓詩、特以命
余觀、生人作自輓詩、始自陶淵明、未有
生爲人作輓詩者、在先生爲得、而在我們無所處也、然先生以是命之、余以是
應之、先生必有所稽希以示我、

此身未有生。天地本無此。忽此從何來。天地遺渣滓。渣滓一歸盡。飛奔盡
停已。復得還自然。斯乃造化理。逍遙無何鄉。庸非所居里。奚以係戚欣。隨
化爲進止。淵明千載心。先生會深旨。栗里與梅峯。相望咫尺裏。白楊多悲
風。黃壤多螻蟻。此自傷世情。先生本無已。

稼隱

順德張叔亨
御史父號

鳳凰異凡鳥。所食惟其珍。若非青琅玕。長喙不一伸。君子味道德。足以腴
其身。嗟嗟鳳凰食。寧貴五斗塵。南海有耕叟。山林岸綸巾。耕稼自食力。枉
道寧狗人。秋風南畝涼。我稼如雲黃。收來滿廂庾。自足供徜徉。擊缶歌鳥
鳥。饗頭秋釀香。隔籬喚鄰翁。相對累十觴。俯仰宇宙間。其樂且無央。問之

何代人。無乃是羲皇。

貞庵

時寓南京表兄唐世用索吟未審其人

君子貞不諒。宣尼有名言。事在可否間。我心若持權。理正義所在。趨如鯨赴川。堂堂大道中。由之自安然。蹇余有餘力。愈遠志愈堅。匪因窮達異。不以禍福遷。君子云何學。所貴希聖賢。君家近東魯。或此得真傳。

秋興

何處尋秋光。秋在梧桐上。昨宵白露下。一葉飄丹狀。今宵風雨聲。葉葉堪惆悵。曉起視庭除。丹鋪藉霜降。呼童掃秋風。愛惜詩景象。且留秋光在。供我閑酬唱。

夜宿武夷止庵

止庵白玉蟾修煉之處、在武夷九曲中、有玉蟾燒丹窟、白玉蟾宋南渡季年應童子科、無何入武夷山中得道、及今二

百餘年、瓊之人未有遊武夷者、頃奉縣檄夜宿山中、道人出玉蟾所著詩賦、讀之有感、因留題此、已而道人持余詩去、余亦袖玉蟾集歸、玉蟾吾瓊州府瓊山縣五原都人、少時聞諸父兄云、玉蟾姓葛、宋元父老猶及見其還鄉者、道其事甚詳、此不

能悉、

鷄

肋

集

南渡瓊詩人。求仙得此道。我來一訪之。止庵空宵貌。止庵在何許。九曲武夷隩。上山多靈芽。下澗多瑤草。景物且夷曠。山水亦絕好。道人此真脩。中有燒丹竈。聞說燒丹日。精緻猶可道。九轉未爲至。十轉不爲到。溫養黃庭珠。乾坤坎離奧。三光任陸沉。一珠溫自保。功就山靈泣。鼎枯泉脉浩。身去仍丹丘。神與此山老。詩賦留山間。手澤猶精造。永與九曲歌。並作鎮山寶。

崖州馮詠訓導孝恭堂

萱草晚色淨。荆樹含春榮。嫩人朝暮間。怡怡自適情。嫩人者誰子。馮氏有母兄。母老八十餘。鶴髮酡顏頰。兄年雖未衰。華髮見星星。向我訴衷曲。啓口悲歡并。父早棄祿養。母悲風木聲。母在不爲孤。祿薄心亦平。有弟四人。濬先兄凋零。向來鴻雁群。今唯雙影征。念此擢肝腸。胡不竭我誠。上堂奉甘旨。洞屬如捧盈。母喜心則樂。母憂心則驚。拊育詢飢寒。常恐兄

不寧。少壯能幾時。安得常相仍。君子重菽水。詩人吟鶴鶩。寤寐思古人。心切力不勝。所以構此堂。而以孝恭名。我聞媿人言。雙淚下沾膺。手持孝恭卷。如獲雙瑤瓊。

建陽道中步黃內翰仲昭韻

山路何縈紆。有如羊腸蟠。遮以千折峯。轉我深山間。啼鳥在高樹。猿聲隔層巒。何當共幽寂。石眼泉潺潺。落日色慘澹。僕夫足蹒跚。猛虎近林號。颯颯風生寒。十年苦行役。幾當生死關。俛首發深省。暮途良獨難。駕言且自慰。坦途在人寰。倏忽失所虞。平地千仞山。顧茲乘除理。而我心自閒。努力在明發。今晨莫長嘆。

步提學周僉憲望武夷韻

武夷六六峯。皆堪著晦翁。晦翁苟不來。六六峯皆空。翁兮一寄迹。天柱泰岱同。翁兮一洗耳。九曲洙泗通。鳶魚景盡到。草樹春無窮。注目端我躬。稽

鷄

肋

集

首俯我胸。木石有敬色。巖壑卑仙風。我欲往從之。道遠憂忡忡。雖未入其室。久已冒蒼穹。

讀唐元宗紀

皇天鑒晨牝。高廟降神靈。深沉收廟算。散落出天星。風雲掃周餘。日月光唐經。殷鑒豈遠而。胡昧前車懲。冰山塞相府。禍水滿掖庭。賜第過乘輿。設榻凌御屏。胡兒眼孔大。天子無尊榮。中有恥言者。擲筆但吞聲。倏忽漁陽變。一鼓如西征。河北指顧間。二十二降城。潼關半夜開。長安火不明。乘輿夜西狩。寂寞出咸京。天人滿道路。風雨秋葉零。昨爲金玉枝。今作逋逃丁。天子保四海。骨肉無依憑。百里馬嵬坡。如在萬里行。六軍不肯發。右相首離形。忍割肺腑恩。寧顧星夕盟。閒關蜀道難。腸斷雨淋鈴。此時何復道。但恨無國禎。曲江杳何許。平原不知名。君子道落漠。小人勢崢嶸。巍巍太宗業。飄蕩隨蓬萍。所幸一脉存。太子北收兵。新脫讒言中。其心常怔怔。靈武事可嗟。亦復有可矜。殆哉李林甫。萬段不足形。一時天寶事。足戒千萬齡。

按天寶六載元宗爲祿山起第京師敕曰善爲部署祿山眼孔大勿令笑我凡所服用雖乘輿不能過又登勤政樓帷座之間左置特榻詔祿山坐太子諫曰帷坐非人臣當得上曰口有異相欲以厭之

父母憐兒苦

父母憐兒苦。送投主人樂。父母心常存。主人恩易薄。有如涸轍魚。江南望漠漠。有如霜林鳥。林稀無棲泊。東鄰豈無主。雕梁而黝堊。西鄰豈無主。衣食亦不惡。也知恩易深。初非父母托。彼恩誠則然。我心寧不作。所貴守分義。甘心死簾幙。皇天如有知。白日清霜落。

同是浮生侶

同是浮生侶。心無貴賤殊。死生均好惡。苦樂共違趨。籠鳥隨人活。盆魚待主濡。主恩難自保。魚鳥欲何如。蜀道在平地。吳江豈故居。浩歌聲激石。白日暗堪輿。

質庵

鷄

肋

集

羲農世已遠。澆風散太璞。伊誰返淳誠。舉世看落落。洪都養素翁。白首在林壑。欽華質實。古人不落莫。譬如天然玉。所貴在其璞。珪璋與珊瑚。則已厭錐鑿。譬如生成木。老朽亦不惡。櫟樽而青黃。其性則已斲。我讀質庵卷。夢想在寥廓。坐見太素心。雕蟲可無作。

又

質庵乃小隱。棲遲厭世煩。且且鏟華采。而欲尋根源。舉世尙文辭。質庵訥不言。舉世尙華飾。質庵行是敦。一質而已矣。多文奚足云。吾請爲質庵。近前一致詞。文質貴彬彬。昔聞之先師。不見子桑戶。謂孔文無質。欲說而質之。貽笑至今日。不見孔仲尼。譏戶質無文。欲說而文之。戶堅如不聞。我學仲尼者。質庵無我棄。他日見質庵。當以文相濟。

書懷

我生未幾時。遽已六十六。去此年四頭。便是七十足。從此期百年。得否未

可卜。惟於百年內。洞洞而屬屬。執玉與捧盈。常恐即顛覆。朝露待日晞。念此堪痛哭。胡不永念之。日勤夜秉燭。九十書抑箴。衛武有舊躅。顧我何人哉。老懶空食粟。

紀夢

勁弓發鳴鏑。聲作鷓鴣叫。青陽高入雲。發發穿楊杪。千夫矜鳥號。牛空靜飛鳥。蓋地成淒涼。千弓弛不張。黃鶴下雲表。昂立如人長。初集雲邊城。下我東西營。愛此天上物。就抱馴不驚。細羽春雪融。入懷暖且輕。便欲上九天。依稀乘雲駢。不知此何祥。書待掌夢評。問之何年月。弘治甲寅正。正月日幾何。堯階四葉莫。

海邊謠

海岸誰家女。脩髮方覆眉。破舟不得死。傍岸呱呱啼。問之本貧家。早孤兄嫂依。長兄苦衣食。前月去販黎。次兄欠官錢。卒歲苦監羈。兒獨與嫂居。身

鷄

肋

集

無完裙衣。朝暮取薪水。兒出嫂蒸藜。東鄰有惡少。畧人男女兒。雖爲新舊婦。亦被畧術迷。一爲畧術迷。隨之以東西。迢迢海北路。幾人鄉井悲。幾家母哭子。孤老無依棲。幾家夫尋妻。身隻而流離。官方有公事。訴云姑去而。啣血苦籲天。天遠那得知。此苦長已矣。終天但含悽。兒昨出不虞。畧至此海隅。先在十數人。亦皆兒所知。同置密室中。事若有所須。半夜須者來。門外聲相呼。上船趁早潮。莫待沙乾枯。男女連繩出。貫人如貫魚。一有喧譁聲。落頭威其餘。連落一二頭。誰不惜身軀。人人皆吞聲。掩蓬淚如珠。搖搖出中流。天地亦傷感。海洋忽變色。乾坤皆黯慘。舟人葬魚腹。兒身偶得坎。艱危雖萬狀。比死苦稍減。太平羣女郎。婚嫁不離鄉。出嫁事舅姑。歸寧拜爺娘。骨肉老相保。其樂且無央。兒遭獨遭此。天道何茫茫。亦聞此惡少。前月事倉茫。家聚八九僮。倏忽醉九缸。淵默而雷聲。鬼譴送南陽。南陽父母慈。置之仁壽場。雙翼挿虎脅。放飛喫牛羊。世事千萬端。言之可心傷。施恩豈無所。恩虎大不可。道路今以目。丈人休問我。行人聞此言。洒淚濕道左。

虞美人草

此乃垓下所生但俗有此名姑用寓意

秦代有佳人。嫁與重瞳客。一劍起隴畝。萬夫驚咤叱。自言初嫁夫。倚此拔山力。天地有崩陷。此身得安息。夫何事多違。往事成追憶。始也斬冠軍。提兵入趙壁。秦軍三十萬。土崩原野赤。指揮五諸侯。在手左右易。西楚霸乾坤。諸侯皆列辟。剛強本難恃。百勝竟何益。無何屢勝後。一敗見中極。垓下決雄雌。楚歌驚四劇。漢已得楚乎。是何晚也識。壺關三老書。此漢基王迹。漢已得楚者。胡不早驚惕。從來學兵法。本學萬人敵。一姬兒女身。可當雄劍擊。姬兮神不死。年年春草碧。

波羅蜜

自註隋書四夷傳百濟有異樹名安羅婆西陽雜俎唐成式著異木篇云婆羅蜜樹其實如薏又云出波斯國亦出佛林國呼為阿苦鞞樹長五六丈皮色青

綠華極光淨冬夏不凋無花結實從樹莖出有殼裏之殼上有刺顛至甘甜可食核大如棗一殼裏中有數百枚核中仁如栗炒黃食甚美此其書之所云與今之所見無異然且咸以為異樹則是樹自古未有種於中國也國初時始產臨高隣邑父老曾有未之識者佐少時親見其然及今方五六十年隣邑大半有之則是此種傳來未久當在元中葉時也

鷄

肋

集

大易稱碩果。此物無與友。重大難著枝。一一樹腰吐。造化妬全美。命形有好醜。好者如圓囊。醜者如缺缶。周穀刺森森。乍見驚觸手。秋來腹釀蜜。好醜無不有。簇簇黃金胞。十百聚一母。某叶胞胞崖蜜滿。蜜霜堪比偶。異香謝龍腦。慎摘敢輕剖。置之密室中。香風穿戶牖。霜刀分黃金。入口來聚首。老稚各滿量。棄核收升斗。濯香炒其核。比栗猶可口。下惠食飴美。思以養黃耆。我心亦似之。食此忍下脰。憶昔博望侯。空遍西域走。波斯佛林產。武帝曾識否。寥寥千載下。識者屬誰某。怪哉段成式。秘檢搜二酉。著此異木篇。其傳亦已久。何時來南海。名稱小變舊。無乃西海舶。世遠不可究。在昔歲丙辰。尤物爲民咎。誰俾死復生。女中堯舜后。遺澤萬萬年。每食祝萬壽。

按南越舊亦間有然僅一二見大抵瓊居絕島或者氣候類西海故特蕃盛云宣德季年內使歲取充貢隨高甚苦之正統元年太皇太后禁止民得蘇息

食檳榔白

未結實者曰白

首夏一夜雨。霜花千苞開。不嫌茅舍貧。清香日日來。徐步探小園。嫩白紛
麩蕨。腴骨出腸胃。瓊瑤有根荄。一味紫烟外。百和惟取裁。呼童南園隈。薄
採新年栽。靈芽呈雀舌。枸醬剗龍胎。何當貴靈符。浩劫昆明灰。和香一入
口。春風行百骸。肺腑畜瘴腥。固結難推排。頃刻發輕汗。清飈掃雲霾。豁開
胸中天。寸境何恢恢。雲漢轉無聲。星斗皆昭回。天機動一闔。天籟鳴九垓。
開襟當涼風。灑灑何快哉。

天南星

橘過淮爲枳。非戀淮南好。南方風土宜。橘性自能保。君看天南星。處處入
本草。夫何生南海。而能濟饑飽。八月風颯颯。閩閩菜色憂。南星就根發。纍
纍滿筐收。大者或連梗。如李如旄頭。小者累千百。附大如贅瘤。携來煮大
鑊。翁媪坐綢繆。熟盛巨瓦鉢。剝嚼飽乃休。兒孫分瓦碗。滿量各自由。飽睡
到天明。何管蝶夢周。主母晨相過。煮茶亦見留。加教致殷勤。潔脫烜膏油。
餘留上市賣。今夜賞中秋。城中剝鬼皮。比屋有價酬。外此惟果腹。閩閩以

鷄

肋

集

優游。海外此美產。中原知味不。

瓊枝菜

憶昔爲群兒。手弄瓊枝菜。喚作白珊瑚。相持助王愷。或持枯木枝。喚作鐵如意。欲擊而碎之。爭雄以爲戲。棲遲今白首。逢人話年少。冰盤嚼水晶。坐對瓊枝笑。

檳榔

桃李雖不云。下自成徑蹊。所珍桃李如。市里爭奔馳。自註云此言不求售而人自趨之茫茫

烟島深。漠漠千園林。雲落羽扇亂。日高華益森。就之千萬株。青翠悅人

心。就人所見言繁霜開夏花。清香飄水沉。湛露滿秋實。澱齒寒淋淋。昨看嫩秀

莖。青子何離離。風霜屢變易。紅紫離披垂。年年炎洲叟。獨擅居貨奇。小

販納歲月。巨商守藩籬。主翁但坐笑。索價萬層梯。言種者坐而享利風味何所嘉。非

蜜非錫飴。沖淡紫烟外。世人那得知。入體散無聲。滿面春熙熙。點唇脂

失色。登頰酒無姿。風味尋常事。醱華世俗肌。所嘉花草部。尤足重倫攀。

言風味容色未足嘉尚。婚姻重然諾。河山誓不移。賓客交堂階。鞭霆來恐遲。陸羽所尚者有關諸彝倫云。

隨先倡。杜康張後師。三千周曲禮。孰敢事先施。第六節言行禮最為急切先舉消息忙歸女。

風情屬贅兒。銀刀開寶匣。金蒂趁花枝。交際尤珍重。蓬山路不迷。故人京

落缶。遊女漢皋繒。俗尚恒爲命。人情固自怡。木雙輕楚帛。樹本越神賞。

俗尚至此極矣以其有厚利。二廣同風俗。八閩均禮儀。車航隱囊橐。山海平路岐。

而人趨慕之如下文所云也。此推極至於閩廣俗尚人情之同無間遠邇故趨利者視車航爲囊橐之隱而冒山海之險如牛地決性命以求之者有由也。怪落金盤裏。能光劉穆之。此總結詩

意言俗尚人情如此無怪乎劉穆之雖貴至公卿亦以金盤盛一斛誇耀於人也。前漢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徑。際以比檳榔亦然也。

按輿地云瓊人以檳榔爲命襄陽傳李衡橘千頭號木奴歲得輸絹數千疋酉陽雜俎唐元和初洛陽村民王清買枯樹將爲薪經宿爲鄰人盜斫夜有神見形於樹作人語曰我王清木也盜斫去及明王薪其樹掘根下得散錢二大甕遂至巨富

鳴脚粟

五穀皆養生。不可一日缺。誰知五穀外。又有養生物。茫茫大海南。落日孤
亮沒。豈有萬億足。隴畝生條忽。初如亮足撐。漸見蛙眼突。又如散細珠。釵

鷄

肋

集

頭橫曲屈。草部非所同。穀部頗公共。乃知天地心。養人非一種。三月方告饑。催租如雷動。小熟三月收。足以供迎送。八月又告饑。百穀青在隴。大熟八月登。恃此以不恐。瓊民百萬家。菜色半貧病。每到饑月來。此草司其命。閭閻飽餠餅。上下足酒醬。豈獨濟其暫。亦可贍其常。葦以名珍珠。虛名誤忠良。萋穉雖可食。苟且充饑腸。若與此方駕。二物當服箱。草部在所珍。強名之曰粟。持此問司穡。可曾在所屬。

賀唐舉人平侯

平生老戰場。遇子三舍避。六一避後生。何止一頭地。老將將北師。敢復言敵愾。况提魏武卒。往當桓節制。漢兵出壺關。堂堂伸大義。中興漢威儀。又復見司隸。六一避後生。所見寧此意。老手一指揮。淵默而雷厲。一朝茂聲光。隱然起西裔。四海仰大蘇。神仙奇人世。天子獨奇才。昭陽闈洒涕。人生遇知音。古今誠所貴。遇子蘇則然。知子歐所愧。顧已愚且賤。於人何能濟。嗟嗟老聵噪。久拚人共棄。胡爲乎爲者。晚逐英髦隊。布泉班錦叢。脫粟雜

鼎味。焉能有與無。適足增庇議。白髮照青春。造物深相忌。欲鬪小嬋娟。唯子一笑置。

詩七古

題扇畫張子房圮橋進履

留侯未遇隆準公。穀城老人時相逢。欣然就執奴隸工。老人授足無腴容。留侯之量何其宏。掀揭乾坤此量充。一朝天授魚水同。刼制秦項如發蒙。漢家三傑侯唯雄。老人之教收奇功。圮橋往事隨飛鴻。我持紈扇搖清風。

雷州周同府雙鳳朝陽卷

有鳥有鳥丹山祥。羽族三百斯其王。五色燦燦昭天章。九苞七德德莫詳。太平天子運隆昌。千仞下來覽輝光。曈曈旭日升扶桑。雙雙揚彩鳴高崗。一唱一和聲鏘鏘。鈞天樂奏上帝旁。此鳥一鳴四海康。天下望汝儀虞唐。虞唐君臣明且良。汝來態河真非常。誰家兄弟堪比方。應城二周列周行。

鷄

肋

集

二喬觀兵書

喬公流離來江東。老瞞氣燄繞天紅。漢室忠良何落寞。黨籍已掃巢痕空。荀氏八龍一龍佐。吹瞞氣燄如吹火。九錫既成方死之。死非其時死非所。誰似喬家雙女子。報君父仇肯如此。歛衽花前看六韜。要復漢祚頸繫操。恨此兵書萬人敵。不屬紅粧兒女曹。大喬伶俜看遠山。肌體貞靜而幽閑。小喬風範亦如姊。並蒂紅蓮清水間。孫郎來作大喬壻。馬箠揮下江東地。周郎繼作小喬夫。君臣談笑撫全吳。千艘燥荻果風餘。老瞞魂魄落江湖。青史惟書功業奇。誰知二女中贊謨。丹青畫形難畫心。但畫二喬觀兵書。

吳江雪舟

三山進士林謹夫父子微時所作圖也

凍雲閣空寒滴滴。玉龍陰受立冥檄。天門剪水散六花。點綴山河作瓊碧。隨風片片大如掌。飛入林梢窳窳響。飢鳥凍鵲蹲不飛。江天短日黃濕溼。吳儂牽舟緝絳絕。天寒指直不得結。乾坤慘淡風淒淒。此時愁心千萬折。三山客

子將離遠。日恒苦寒衣帶緩。雛年十三解父意。強作歡娛訴情款。所訴夫何如。若云此景那可無。人披王恭鶴羽氅。天開滕王爛蝶圖。乘輿泛剡溪。尋梅遊西湖。海島飢牧羊。灞橋寒騎驢。誰知白屋有隱士。閉門僵臥饑欲死。守宰不呼終不起。此時饑寒且莫憂。古來貧賤皆如此。紇千山頭豈生處。凍鶻忍死不飛去。將降大任先苦之。此是舜說初基緒。父聞此語翻然起。擊節嘆賞三不已。

常山殷氏榴花雙鳥圖鳥鳴喜相逢

喜相逢。五月中。石榴花發枝枝紅。白者窺枝雄呼雌。黃者隔花雌應雄。雄呼雌應千花底。聲聲似叙相逢喜。也知幽鳥有好情。人喜相逢曾鳥比。喜莫喜於初相逢。亦莫悲於終相撤。相逢之初恩愛深。相撤之後恩情絕。君不見。武帝逢阿嬌。貯之金屋中。色衰長門裏。棄置如秋蓬。又不見。相如遇文君。當罍盟肺腑。茂陵得新人。白頭吟別苦。人心始終多易移。不獨人間夫與妻。交情貴賤亦如此。倏忽炎涼朝暮裏。不知此鳥相逢喜。莫以人情異

終始。

光澤道中紀事

西來一水白練白。界破兩山立其側。南側之山草樹平。北側之山石崖逼。我愛崖面平如掌。駐馬磨崖寫遺響。蒼苔磨盡見石骨。隱隱古字石崖上。蛇蟲缺裂蛟鼉斷。欲讀不成心眼亂。細尋體製何代書。彷彿八分兼小篆。秦歟漢歟此荒服。何有此字在我目。無乃唐末五代人。學得李蔡步其躅。四百年來已如此。天地無窮會更紀。淒涼往事不勝悲。且抱戎籍去綜理。

老驥行

老驥伏櫪官廐裏。八尺長身老龍體。昂頭向人不肯鳴。似擇孫陽作知己。孫陽世間不常有。此驥伏櫪年歲久。有時自跑千里足。有時自仰千金首。目如飛電雙炯炯。照夜白光秋月冷。拳毛騮有汚血漬。獅子花映滅沒影。問之此驥世何罕。渥洼水中天所產。同產分入大宛國。貳師得之來貢漢。武皇重馬

心如何。郊廟薦之天馬歌。夕養天閑飽苜蓿。朝牽輦道隨鳴珂。何時此種來海湄。宛如蹴踏長秋時。漢代光寵已寂寞。千里龍種終崛奇。鄰旣有驥亦似之。幾年伏櫪嗟棲遲。偶來相見似相慰。迥立長空相向嘶。一嘶四蹄欲飛起。悲風索索來天倪。

喜小孤山開江舟行無阻

小孤臥江江水回。盤渦轉轂入山隈。山隈吸風盤轉急。北客舟人相看泣。女媧立極巧無施。大禹濟川功未及。聖王手把天地戶。江南順流天地助。昨夜風雷檄巨靈。劈開山背放江行。南來北去安流裏。聖德神功豈可名。

鷄肋集卷之九

五律

登高山西塔和劉守韻

時寓郡岳

紅樹秋千仞。珠林嶺半邊。登臨香積閣。徙倚夕陽天。世事橫雙眼。流光照暮年。茫茫雲嶠外。何處是林泉。

竹溪書院

艇山書院敘論源光孝讀書處

綠竹映堦除。溪光四座俱。乾坤百年事。風雨半牀書。老逐齊謳後。遙迎楚些餘。先生今已矣。風韻想歌魚。

舟次金陵和丁郎中席間韻

時丁除知興化府余選臨江丁以弟相托

君才如倚馬。我意似亡羊。閩海朱旛貴。江天白髮長。三春淮上舫。一笑客邊觴。感此一難念。中情豈敢忘。

春寒

陰雨連旬月。窮愁泥殺人。花心向默默。柳眼對津津。凍筆蟲書懶。洪爐獸炭親。自從元日起。無日見陽春。

弘治二年述職泊南京上新河和大里府吳守

韻

浩浩大江流。行人古渡頭。萬年初日麗。六代暮烟愁。吳楚舟航地。唐虞岳牧秋。紫宸仍昨夢。北望綠雲浮。

題松塢黃公傳後兼輓謝翰林修撰鐸黃公今署文選司黃郎中孔昭祖也劉守仁甫索吟

松塢高人傳。桃溪小篆文。事歸周柱史。名入晉徵君。瀟氣彫淳古。新銘愜舊聞。太丘孫子輩。吾友見陳羣。

挑燈杖

陽彩沉冥處。微軀致用時。觸焚甘首碎。盡燼與心期。退止常依坎。行趨只向離。功成隨日夜。用舍自相宜。

和林敬宗韻

投老是閑仙。桃花別有源。雅宜吟洛社。然復夢梁園。日月孤舟定。乾坤一榻存。故人滄海隔。何日再登門。

荔枝

東園丹荔熟。扶杖一閑過。土產無中貢。園丁薦綠羅。永元存諫草。天寶泯餘波。秦運真難遇。林泉柰老何。

送人歸寧夏

送客黃金臺。望望西陲去。壺傾燕市春。旃捲秦山暮。風月屬提携。江山歸杖屨。悠哉兩郎翁。高歌自廻互。

挽張鳳彩

十載苦生離。一朝驚死別。俯仰舊乾坤。非是前風月。酒作山陽悲。琴爲鍾期歇。隔座杏山河。難禁五情熱。

七律

訪金女潛

華亭人定西侯館賓修真玄元觀中屏上有鄉邑王宗一諸人詩

步入青都深處深。日光風緒淡相尋。逢迎花下聞吳語。拂拭屏間見越吟。龍問大還偏座濕。鳥唐幽韻半窗陰。馬周自有君臣契。未必常何是賞音。

送唐彥明還鄉

旅寓多年喜並鄰。相逢況是故鄉親。月明東市常留榻。蓬轉西風又名津。唱斷陽關塵後雨。醉餘桑落甕頭春。季方便是儂家壻。百指應煩慰藉詢。

海天長嘯圖

爲唐彥明題

覽遍林泉興未窮。水雲蹤跡任西東。高秋碧海孤蓬月。晴日滄洲一笛風。萬

鷄

肋

集

里乾坤來醉眼。無邊光景落詩筒。臨淵獨嘯無人和。時有馮夷舞玉宮。

送吳思學還鄉

客舍談心寫蜀牋。官河春水放吳船。烟開草色來是路。花落鶯聲別後天。故里寒暄君指日。都門風雨我多年。南橋舅氏孤孫在。傳與平安報母前。

挽西湖道人

長沙人初業托隱居
教授生徒多由科目

暮年投迹釣魚磯。回首名場事已非。夜月不歸遼海鶴。秋風空老楚山薇。已看士類連茹拔。莫歎知音舉世稀。欲弔幽魂何處覓。西湖烟樹晚依依。

挽文昌西溪林處士

西溪溪畔記曾遊。人去如今溪自流。兩壁謾遺招隱賦。一磯閑却釣魚舟。白雲失侶空歸岫。明月無人獨上樓。從此寂寥滄海上。謾將詩句弔沙鷗。

高州官舍書懷

卷之九 七律

五

山郭民居十數家。官僚無事早休衙。綠毫日寫籌邊策。白帖時催運餉槎。雨過庭添瑤草色。日來窻映佛桑花。此中詩景誰同賞。老我商羊咏聖涯。

吳川歸舟

西風吹棹沂中流。擊楫悲歌倚素秋。沙渚水寒蘭若死。潮田霜冷稻梁收。海門漸遠波聲小。瘴嶺相迎樹色浮。明日石龍頻北望。數家山下是高州。

信宜道中

盡日帆檣繞亂山。竇江還隔幾層灣。當官舟子惟兩箇。臨水人家只半間。雨暗蘆花秋浙瀝。霜凋楓葉晚斑斕。高州別駕何情緒。猶有新詩獨夜刪。

和廣州同府鄭天與書懷韻

斜風拂拂雨絲絲。歲晏偏傷旅客思。庾信一生南國恨。杜陵千載北征詩。城孤永夜眠常醒。屋漏深更坐屢移。舉目山河堪下淚。此情惟有故人知。

寄林宗敬同府

故人別後眼常青。底事詩筒隔歲傍。濯潔每思江漢水。紉香時夢芭蘭汀。春郊一駕行應別。畫錦孤標見始經。老我高州情緒苦。夜深刁斗不堪聽。

寄陳仲和通府

仲和名虎東莞人

天際黎山一髮青。思君南望暮雲停。別來秋月蘆花渚。吟遍春風杜若汀。論語半篇虛奮業。陰符三卷是新經。十缸燕酒今存否。安得悲歌醉裏聽。

寄新會余馬兩進士

冥鴻遠送故人書。戀戀情懷夙昔如。燕市悲歌三月暮。橋頭聽雨五更初。君依日月方揚彩。我困風塵漫卜居。他日廟廊先鮑叔。會知未達有夷吾。

別沙文遠歲貢還鄉

都門兩度折楊枝。離合悲歡六載奇。青眼獨憐君未白。素衣應笑我成縑。千端里閨鍾情話。一首河梁贈別詩。偷到臨高尋舊友。過門停馬慰親思。

和王汝弼清明感興韻

清晨強飲莫悲歌。雙眼方明鬢未皤。新火且隨燕序改。素衣何患洛塵多。尋常挿柳非吾事。痴癡翻芸任夙魔。故里松楸仍昨夢。一邱煙雨正娑婆。

和友人杜宗顯書懷韻

耳冷心灰百不堪。尙應詩癖苦多貪。路窮老馬寧相引。歲久玄鷄亦解談。狂怕正平無地着。吟耽杜曲幾時甘。無端畫角黃塵戍。夜夜梅花望嶺南。

哀神君二首

神君即鬼物也哀之故
易其名有辨見文類

嶺南戈戟正堪哀。中有詩魂驀地來。人語誤傳天上事。我心偏惜世間才。尋常不作長陵怪。悲壯能探杜曲胎。乘化既歸歸既盡。好尋烏有莫徘徊。蕭然風氣下靈長。不說神君在未央。萬有紛紛渾謾興。先幾的的炳難藏。士林謾訝驚人句。世主無求却老方。千古茂陵秋草沒。此生應不遇劉郎。

續傷往吟

百年相顧不爲多。半百分離可柰何。腸斷劉郎傷往賦。聲乾莊叟鼓盆歌。蒸

藜尙有殘燈火。紡織猶存斷綺羅。坐對香奩空弔古。落花啼鳥又春過。

越臺懷古

干戈初定息黃雲。鹿死中原勢已分。漢室未忘三孽庶。長沙曾罷兩將軍。謾勞玉璽敷忠厚。有待樓船掃鬩氛。今日孤舟臺下過。鷓鴣聲裏又黃昏。

挽錫光先生父志斌

蜀富順人

君王錫得老來閑。半世逍遙水石間。花雨殘春人不見。松風涼夜鶴空還。精魂去上三生石。秘檢歸藏二酉山。收拾委和還造化。任教渣滓落塵寰。

過撫州石門驛有懷故人崔文振

石門重見舊風煙。生死分違過六年。來路已非江口約。西風還是撫州船。蒼茫枯木寒鴉外。冷淡梅花夕照邊。沽酒當壚不成醉。強哦詩句問青天。

送長沙周司訓之任四川

漠漠靈叢古蜀都。長沙西北向前途。人希尼父身爲鐸。世際羲皇馬負圖。日

落山城看白帝。草迷煙渚問黃姑。到官想在冬前後。慰彼諸生仰範模。

挽光祿李署正扈駕北狩死節

土木堆前日色黃。龍旗獵獵狩沙場。從容節義生前定。磊落聲名死後香。遺恨千年隨袞冕。故鄉萬里葬衣裳。宗盟地下誰相見。惟有南朝李侍郎。

正月十五夜東園李花盛開劉守仁甫偕廖推

文楊過飲

簇簇瓊姿出玉宮。縞衣練袂飄天風。一天晴月夜皜皜。萬堆香雪春融融。梨花對面不能白。桃樹滿株空自紅。太守便是韓昌黎。夜領張徹投盧仝。

思鄉寄鳳搏唐德光

石田茅屋舊家風。遙憶瓊州在夢中。藤鉢曉茶吹撥末。瓦罍春酒呷筠筒。房蜂醉蜜椰花白。鸚鵡將雛荔子紅。情景年來無限好。可能留待一衰翁。

按撥末茶莫也、見楚辭、瓊俗以茶莫末雜辛香物、煮茶沸透傾鉢中、用竹筴撥起白沫花末飲

之、清且以奉老者、言能消食化氣、新婦奉公姑、尤謹此禮、呷筍筒簪酒也、至親相會則飲、此四月檳榔花開、蜂採爲蜜多醉死、是時蜂衰鸚鵡伏卵、多巢於老荔枝樹、五月荔枝熟、引雛於樹間、

別唐必大

母族人

十年遊宦未還鄉。每遇親知倍感傷。五夜漏催更苦短。兩家情好話偏長。憑君歷歷詢州里。慰我懸懸念渭陽。明發分襟還有待。九霄雲路看飛揚。

彭城懷古

滿目山河霸業荒。西風烟草正茫茫。沐猴人去成終古。戲馬臺前自夕陽。只把仁殘分漢楚。何曾百二藉金湯。韓生浪說關中好。秦在關中亦已亡。

聊城懷古

賜腹封疆錦繡聯。諸姜無土是何年。元功落落老居趙。故國拳拳獨有燕。蒼喙口濡更黑白。黃金臺址未塵烟。魯連亦似奇男子。只說東遊恐未然。

按魯仲連云燕將攻下聊城、聊人或譏之燕、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營

連射書城中陳利害、燕將見書、泣三日遂自殺、嘗考其書、蓋欲燕將若不全甲歸燕、則捐燕東遊於齊也、

又按諸史七國時周之舊國、惟燕在耳、秦楚雖受周封、然非純中國者、萬一復有主盟中夏、以尊周室、如桓文之君者出焉、舍燕無屬望矣。況昭王乃子墮之子。安知惠之子不如昭哉。此又事理之或然者。當時樂毅拳拳於燕之心。千載猶可想見。而齊也自陳恒弑君。夫子請討。而至陳和遽誅。竟有齊國人臣之義。每如此。人心尙可忽哉。仲連以布衣遊諸侯。既曰以身任天下之責。何乃燕齊。其心、甚至欺人之愚。誘臣叛主。此與尋常戰國謀士之見何異哉。他日耻於帝秦。欲陷東海而死之。言何其壯。而此言何其小也。司馬溫公嘗不取仲連射書聊城之事。恐未始原其旨也。及讀夏峻太初樂毅論、言毅不拔卽墨及莒城者。其志以天下爲心。非但兼併齊城而已。東坡則譏太初之言過者。乃在不當比之湯武之師。而桓文之事業。蓋亦畧詳之矣。文中子曰。仁哉樂毅善厥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先儒右燕左齊之心。類如此。溫公豈無從而忽高士哉。春秋責備賢者。余爲仲連惜之。

菊菴

丈人老眼厭韶華。環堵惟栽晚節花。饑飽自知騷况味。藩籬還有晉烟霞。恍疑三姓王孫宅。莫是柴桑處士家。我亦暮年懷隱逸。卜鄰期向海東涯。

上杭道中

纔出汀州百里餘。廣南風景一時俱。兒童著屐行花底。老媪搖船傍岸隅。燒後黃花山瑣碎。雨中枯草路崎嶇。錦鱗不識鄉關近。只管吞鈎不遞書。

撫郡庠張訓導兵火後重修族譜

名丙潮州揭陽縣人

壬午殘灰撲面飛。故家文獻盡陵夷。君從張仲三千載。譜到留侯第幾枝。遷表歐陽光奕奕。春蘭秋桂郁離離。頓令百世親親在。著姓由來擅本支。

和南海江僉憲秋興韻

白首年來厭世譁。眼看秋盡獨興嗟。高情何處無蓴菜。舊業東籬有菊花。湘楚回風悲候雁。江湖落日散寒鴉。一天清氣侵詩骨。到此偏憐興未涯。

崖州裴氏盛德堂

晉國亡來六百年。雲祇今見海南邊。風流尙是元和脚。主客誰同南渡賢。落落朱崖餘棟宇。盈盈綠野舊風烟。我懷三姓傷千古。秦檜於天章閣書胡趙裴三字憾之欲向杭州問老天。

按裴氏晉公度孫也。趙忠簡公鼎、胡忠簡公銓、南詞隱時皆住此堂。李忞政光時相往還。裴祖聞義在宋守昌化軍。卽儋州儋在隋爲朱暉郡。

武昌送唐善繼之長沙衛經歷

君家栢府舊鸕班。蓮幕官卑且自寬。貞觀傳來猶有笏。西都相望好彈冠。白蘋洲畔休移棹。黃鶴樓中盡合歡。若問長沙風景色。江城吹角水漫漫。

遊武夷山步周僉憲韻

纔入仙源景漸嘉。回頭頓覺世塵賒。幔亭幻迹人爭羨。天柱高峯我獨誇。碑刻尙留秦歲月。石壇猶有漢烟霞。春風曲曲千桃樹。老盡曾孫只自花。

按王子鸞秦時人武夷仙主

永興寺寫懷

自註寺在新塗縣四六都時採集國初詩文得於練氏爲多

君張螳臂當車轍。我瞰龍眠摘領珠。江水東流本天性。若教西轉定何如。良臣一代敷堯典。直道千年在史魚。過客若還知此意。焚香無暇禮金軀。

漢陽二律皇陵宮殿木舟運漢陽夏口周進士仲

方法酒來別命二題各作聯句

一沽酒船

漢陽鬱金撲鼻香。飄飄一葉泛殘陽。大盆貯景隨蘭槳。小勺分春上羽觴。興入齊州欣白叟。手持阿堵令黃郎。叮嚀鄂渚黃樓勝。信宿還須遠送將。

一賣菜聲

我識君非馬鄧親。朝來門外喚何頻。顏家陋巷誰知己。蕭寺空門半故人。黨進帳深希問訊。何曾席遠絕音塵。幾回素店書勤事。歲送青州麵米春。

按馬鄧親後漢京兆尹令部下報京邑豪家報皆不實尹曰閱所報者若馬鄧家之流胡爲用此賣菜備

和進士姑蘇杜子開宴讀書臺韻

陶公去後我來遊。尙有高臺晚八州。吳楚江山雙目了。池亭風月半囊收。堂

聽魯鼓移三馬。詩擅庖丁解十牛。日暮驅車下山麓。我心戀戀未能休。

周瑜墓

墓在巴丘新塗縣

揮毫欲寫周公瑾。江左誰當不世雄。料敵未煩玄德慮。運籌常與仲謀同。吳人醉在醇醪裏。漢賊魂沉燥荻中。今日巴丘一坏土。尙應千載賞英風。

寄致仕南陽李文明太守

子寄南州蘇合香。爲憑雙鯉問南陽。不知何處天仙府。得似人間畫錦鄉。雲臥閑看千畝白。菊開常醉九秋黃。何時得脫樊籠去。約與逍遙萬仞翔。

和廉州杜同府瓊臺除夜

杜陵守歲阿咸家。博望窮年四海涯。我似杜陵惟小句。君非博望却乘槎。睡呼老婦看春酒。坐待當關報曉衙。兩地閑忙各成趣。從教爆竹換年華。

暮春三寵詩

自註、吾暮年有三適、未有所名、以其爲吾暮年所寵用也、故各名之、下三題是已、

一喜童

即淘耳翎

衰年病體蓄虛風。雙耳駸淫走百蟲。毫末秋聲鳴颯颯。一腔春意散融融。許承謾作老聾客。劉備徒爲大耳翁。當日若還知此趣。管教兩竅大添聰。

一 愛卿

卽不求人

憐卿相伴廿年來。每到三冬寵獨專。東海麻姑新剪爪。漢官鈎弋半開拳。良山風豎爲妖孽。黎嶺寒鋒出瘴烟。動盪煩疴如掃雪。青天白日好高眠。

按易長爲山又長其背黎嶺有五指山

一 一些兒

卽牙籤

象牙謾與虎鬚評。槐柳微簽亦可情。老景關門多衍物。用時積否肯留行。來如病體逢硃石。過似傷民見太平。可惜漢家張柱史。不曾相識過平生。

別陳廷器

逢君不用寄家書。瑣瑣皆煩報敝廬。杜子詩窮行負酒。馮郎欲苦食無魚。十年別恨風塵裏。三世通家氣誼餘。歸到瓊南問江左。白頭今擬卜休居。

池州九日阻風和大理府吳守韻

時同入京述職

隨例趨朝共質成。陽侯何苦滯前程。波濤洶湧來天地。心緒飄搖似旆旌。郡小幸教諸事了。官貧贏得一舟輕。重陽遮莫多風雨。吟掩蓬窗坐到明。

到蕪湖

萬家烟火大江濱。遠望應知不是村。豐稔舟船多賣穀。昇平閭巷少關門。排商神鼓中流發。販子吳歌月下聞。且喜夜來風浪靜。莫教羈思擾吟魂。

陳亞叅雪窩

叢叢雪壓紫微寒。一窰吟窩雪裏安。承宇瑤華推艮岳。垂檐冰柱長闌干。袁翁節操眠偏穩。郢客遺音和獨難。祇恐玉龍搬得去。散爲豐瑞滿人寰。

儋州李醫士遺白芟點書

露滴研硃點壁藏。謾勞珍重護芸香。未經觸手開前卷。遽已翻朱過別行。老大厭觀偏亂眼。兒童初讀不成章。近來再閱新經典。點點丹砂潤玉漿。

昔夢

自註少嘗夢余太白子美於村西橋上拜之蒼拜心竊自喜不敢以語人暗期畧有寸進而今四十年碌碌如昔也聊紀數句見人之夢寐出於心思好惡無預人事然亦偶有驗者又不知其何如也

千載也知無李杜。邯鄲夢幻亦何哉。形容尙帶三巴瘦。神采初遊八極回。星斗在天明似畫。江河行地吼如雷。蹉跎四十年前事。久矣吾衰不再來。

病起

病起無聊只看書。書勞添病又何如。生逢聖代無遺物。死戀殘編似蠹魚。老境乾坤輪伏枕。暮途行李戒馳車。客身自有還鄉日。造化小兒其如予。

西林二景

撫州宜黃廬節推所居境

曉樹樵歌

買臣富貴徒爲爾。王質神仙亦已休。紅日半竿村下路。青山幾處擔頭謳。閑爲空谷生音響。靜與詩翁助唱酬。記得林間初睡起。一聲淒寂萬山幽。

桃源脩竹

宋末鄒提刑居此遇仙取名桃源

桃源應莫問漁郎。到處神仙自有鄉。欲食蟠桃尋洞府。且看修竹向宜黃。歲寒一節心常固。月落千尋影更長。我若過門閑適興。主人相見亦無妨。

和宮詞五首

欲將紅袖舞霓裳。羞澁徐妃半面妝。侍夜饒他承寵渥。拜恩隨例入班行。花占蝶幸情應懶。竹引羊車事已忘。元夜吹笙鰲足底。坐看庭燎爇沈香。

綠雲鬢鬢繡羅裳。新學含章點額妝。長樂宮中陪女伴。蓬萊島上看仙行。內家事體元無別。玉殿初心未肯忘。衛趙也從微賤起。暗將衣袖夜薰香。

曉聽促漏著衣裳。梳得朝陽新樣妝。阿監傳呼朝太母。宮司仍與押班行。金銀恩寵難常注。刺繡工夫豈敢忘。聞說近來容入道。禮星瞻斗學燒香。

花牽舞袖柳牽裳。爲幸驪山促曉妝。前世定知天帝謫。此生合作內家行。爲雲夢斷行將老。向日心存未忍忘。欲向明妃借顏色。世間寧有返魂香。

浪說珠襦雲錦裳。承恩端不在雲妝。淒涼兩內情千縷。寂寞長門淚幾行。唐室放歸猶未許。漢宮圖畫已相忘。誰家姊妹多恩澤。誇耀金書十里香。

椰園寫景二首

九天仙子送瓊漿。散入園林萬顆黃。清廟周鼎雲捧得。澗池秦岳化陶將。酒
濡瑤玉藍田嫩。美滿金莖霄漢香。欲和金丹餐玉屑。茂陵曾有壽生方。

按金莖漢武帝求神仙置金人盤捧於霄漢間求中霄清露用和玉屑餐以延壽

半空張翠復垂黃。彷彿雲端見上方。黃日上尊看荏苒。高牙大纛倚蒼茫。兩
間碩果輸魁品。五嶺高株在 行。遮莫中原多沃壤。只知瓊島是生鄉。

按上尊禮所謂黃目鬱氣之上尊即莽尊也以盛鬱鬱之酒

和李司訓中秋前十二夜月韻

七滿三虧月在天。世情偏鬪小嬋娟。怪來詩老初弦後。欲對嫦娥未嫁前。且
盡四更拚酪酏。還過三夜看團圓。殷勤更向吳剛道。先借清光結早緣。

一花嘆

巖桂清香無美色。海棠色美少清香。我憐王粲侵時貌。誰惜楊妃醉晚妝。七
里園林醒蝶夢。五更風雨斷鶯腸。詞人怪得千般恨。二美難併世所傷。

東路紀行

東入雲山深復深。千家園圃萬家林。商寮路繞檳榔樹。莊屋門開刺竹陰。獨木斷橋春水渡。孤烟荒落夕陽岑。久逢親故情偏好。黏酒開樽引滿斟。

海邊紀行

外家家住海南邊。垂老頻來豈偶然。幾箇漁舟依海港。兩三鼃戶傍鹽田。潮痕每準星長短。水候仍催月次躔。風景蒼蒼今似昔。可憐華髮半盈顛。

乾採莊書事

時約隱者不至

水落初冬晚稻收。杖藜徐步望平疇。村童挂笠閑招鴨。牧豎謳歌散放牛。鄉約儘扳紅日待。隱窩無奈白雲留。寄書轉托王承事。早晚詩傳杜若洲。

黃龍觀海

雲門西北總茫然。大地無形只有天。回視江湖難說水。自從開闢不知年。幽人樂在遊魚外。漁父機忘白鳥邊。偏趁王翁觀甌噉。滄洲涼雨日高眠。

鷄

肋

集

桐墩書事

桐墩墩上喚華英。舞袖當筵緩緩行。一箇神仙張果老。兩枝天女董雙成。娥眉不解憐秋態。鶴髮還能按曲聲。邀我暮年同結社。此心已許白鷗盟。

後寄桐墩

桐墩遙望在天涯。西顧桐鄉是我家。老去墩材堪綠綺。秋來鄉景負黃花。已悲燕雁炎涼改。漸覺葦鱸興味賒。開到玉梅今歲晚。擬來桐下割烟霞。

次挽邢都憲韻

蕤歌聲冷已難堪。尙仰高名北斗南。柏府冰霜推勁節。林泉風月寢清談。太初元酒世推一。清廟朱絃我嘆三。見說樓臺無地起。應知後死有人慙。

美瀧灘和先兄韻

無邊詩景半消沈。歲晏還來憩祿陰。山折水更憐地老。鳥啼花落恨春深。夢回池草還聯句。眼看江離但洒襟。當日已成傷往事。況無歡會到如今。

和友人歸姜驛夜宿胡澹菴祠

炎荒回首望中原。雲海茫茫正斷魂。空有寸心懸日月。難將一手轉乾坤。北人府庫千金費。南國封章萬古存。當日戴天稱叔姪。可曾都是趙家昆。

次友人遊載酒堂韻

鷓鴣送南聲到洛陽。浮雲白晝掩陽光。南來文字亂天下。天遣先生闕海鄉。過化真成爭草木。人心猶自愛梳榔。無因得載城南酒。仰止惟持一炷香。

苦大風雨

海國今秋風雨多。等閑平地欲成河。折腰半是遭風樹。生耳驚看厭雨禾。處處路傍虞陷轍。家家屋底濬泉窩。媧皇昔煉補天石。不補漏天將奈何。

秋日病起卽事

林下蕭疎秋氣清。物華人意兩難平。空庭霜掃桐千葉。遠浦風飄雁一聲。老去悲秋偏作惡。病來對酒似無情。淵明已矣靈均遠。坐看黃花憶友生。

讀宋史

自註哲宗崩詔立端王是爲徽宗

南邊七葉選重光。世及重昏亦可傷。宮色漸非天水碧。柘袍又看女真黃。外夷豈敢分中夏。一汴何因說二杭。堪恨三朝謀國是。是誰惟有殺忠良。

按徽殺陳少陽欽殺李伯華高殺岳飛父子又五代宮中色尚天水碧蓋爲趙祖之識汴宋宮中有女真黃蓋爲大金之識

海外四逐客四首

李忠定公綱

自註至瓊三日遇赦返

公來方始是朝廷。爭奈吳兒苦諱兵。當戾戴天寧國是。杜郵興念豈人情。忍教丞相過南海。更有何人說北征。自古浮雲能蔽日。重昏世及幾時明。

按晦菴先生嘗言李綱入來方成朝廷杜郵乃秦殺白起處時京城圍急李綱當國以兵爲任羣奸欲阻其謀勸欽宗殺綱和金同列有誓杜郵二字示綱釋兵者二帝在金封徽宗爲昏德侯欽宗爲重昏侯禮運疏云父子相繼爲世兄弟相憐爲友

趙忠簡公鼎

自註卒於處州妻氏宅

身騎箕尾作山河。氣壯中原勝槩多。立贊建康開左纛。坐揮羯虜倒前戈。孤忠惟有皇天在。萬口其如國是何。直待崖州滄海涸。英雄遺恨始消磨。

胡忠簡公銓

自註恩宥還

大朝廷作小朝廷。人世乾坤已不成。志士拊心思蹈海。渠奸呼黨賀登瀛。共知甘飲三吳水。誰念幽棲五國城。公去如今三百載。海潮猶有不平聲。

李叅政光

自註恩宥還

五十三家禍未消。何人海外得逍遙。皇天后土猶堪倚。明月清風不費邀。但看瓊島一身在。莫怨圖書萬卷燒。千古牧羊亭下土。好還天道不曾饒。

按秦檜恨光不已必欲致其死根究貶人通書光家懼罪書籍萬卷盡燒之牧羊亭秦檜葬在建康今應天府境內明弘治初年塚爲盜所發其禍甚慘

遣興

自註時喜田苗擗青又報家僮種畬歸

刺桐花開三月天。鷓鴣聲裏好閑眠。誰言老圃風烟歇。還看芳春景物妍。南畝築塍留旱水。黎山分火種畬田。何須更作瀛洲夢。老此春巖足百年。

鷄

肋

集

茉莉軒

茉莉香中小小軒。歷年三百尚依然。珠崖逐客纔過海。南渡君臣已戴天。磊落封章轟宇宙。淒涼遺墨化雲烟。我懷千古中原恨。幾度經行涕泗漣。

按封章指滄卷所上封事金人勝之千金不可得者遺墨指所書軒額額久廢今始復之

寫懷用慰失水者

自註時有海舟失水者來相投自云吾儕郡郡武士人余夔弟也訪舊漫然唯唯而去間有感寫懷一律用以慰之

失路言思舊使君。遠來尋我覓溫存。試詢阮瑀無消息。杜詩因君問消息好在阮元瑜浪說余夔是仲昆。鴻過但留棲雪跡。劍沉寧記刻舟痕。西銘訓在曾知否。四海同胞盡可恩。

公詩意謂舊任不必記但周急乃人心所同

哭姐夫謝氏

判袂沙頭過六年。遽應此別是終天。招魂那待還脩郢。酌酒偏憐隔越燕。何氏諸甥誰是忌。謝家昆仲我名玄。他時再到陶村下。肺腑摧刀淚迸泉。

挽沙文遠

卷之九 七律

二七

舊遊先達重文林。底事如君歎陸沉。海島此時聞薤露。夜臺何處夢商霖。龜
跌積雨新苔長。馬鬣西風宿草深。爲此哀詞弔存沒。愧無佳句重南金。

挽那邕馮教諭先生

憶昔爲兒未十齡。趨庭委贄拜先生。初能雪案塗鴉字。已許朝陽作鳳鳴。寂
寞荒苔封講席。淒涼杯土閉佳城。東風吹淚看遺稿。尺許枯藤無限情。

和李司訓看破椰子

千顆雲房落渾淪。園丁擇嫩請嘗新。驚來玉碗傾甘露。看取金刀削軟銀。更
訝坤靈鍾筭玉。別爲天一闕純眞。暮年招得桐鄉老。日對南園作主賓。

七排

檳榔

九夏霜花自作春。三秋青子漸宜人。雲籠瑞鳳巢中卵。雨洗驪龍領下珍。簇
簇萬房看去好。圓圓千顆摘來新。莊翁待價閑開圃。海賈尋村遠問津。清望

鷄

肋

集

已聞天北極。高情惟戀海南濱。若於赤縣評佳果。合與青皇作外臣。四海分身皆有澤。九州開眼更無鄰。借看椰子爲尊屬。浪與浮留結至親。綠玉嚼香風味別。紅潮登頰日華勻。心含湛露滋寒齒。色轉丹脂點絳唇。已許神農供佐使。更資周禮相婚姻。濟人不限南而北。爲禮能諧晉與秦。交際舉先賓敬主。儀文從次主酬賓。唐虞揖遜遺風在。滕薛爭雄往迹湮。陸羽歛經推首出。杜康倒海逐芳塵。豈唯軟飽能爲醉。莫道常饑不潤身。晚景劉郎當自富。內家兄弟莫嫌貧。

抄浮留菓也漢武元光五年通西南夷南越食唐蒙拘醫集覽引本草云食之辛香下氣消穀通志云蜀醫日浮留似葷撥今嶺南取其葉及籐合積椰食之又春秋隱公十一年滕薛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下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集 助 鷄

卷之九
七排

三十

鷄肋集卷之十

五絕

過富春山嚴子陵祠

交道久矣喪。何代無秦鹿。先生千載心。悠悠山水綠。

歌風臺

人從生處樂。鳥過故鄉悲。英雄漢天子。一歌雙淚垂。

按禮禮云大鳥失羣匹越月逾時過其故鄉回翔焉號鳴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嗚
嗚之項焉然後乃能去之

裳溪八景

南海黃浩然
近居景也

下村烟樹

向晚適幽興。行吟下村路。前溪一抹烟。輕罩千行樹。

聞頭潮落

石骨稜稜見。沙紋遠遠開。海天清瘦景。眼底一時來。

岡背斜陽

登高步斜陽。四望心悠哉。莫愁黃昏近。會有明月來。

城頭蘿月

羌笛怨清商。城頭夜未央。裊裊女蘿陰。擺落明月光。

隔塘巢鷺

一叢隔水白。點破青林烟。渾疑雪壓枝。却訝葦乳天。

墩邊魚聚

三三傍沙洲。五五依林樾。相招早還家。今晚多明月。

橫岡牧笛

何處笛常聞。橫岡日欲昏。數聲牛背穩。自是一乾坤。

古路歸樵

清朝負斤去。薄暮巾車歸。行歌古路深。寒烟暝翠微。

漫興

徘徊復徘徊。幾度孤城暮。不見遠人來。望斷南橋路。

聞鵲二首

旅食京華久。年來音信疎。忽聽雙鵲語。暗卜嶺南書。

朝聞喜鵲噪。為報鄉關喜。鄉關久無書。相望六千里。

和陳汝諧感懷韻二首

嗟卑古人所不滿然中情自是不免也

承示威懷短章寓意表說之令人不覺凄然
逾時可以自見余謹竊餘意步韻於左雖嘆老

白髮偏憐早。烏紗每恨遲。中年如滿月。已近漸虧時。

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咏嘆坡公句。凄然百感生。

戲東同寅廖節推

秋聲集者元隱士邵武黃鎮成所著也詞調簡古士夫多欲得之邵堂鏡板常預積以應焉客有不好詩者得之不

樂曰公堂儲此應客舊例也別無餘物客愈不樂拂衣而去

客來打秋風。我贈秋聲集。要知此書名。預先爲我立。

題何叟卷

自註何叟新喻人、外貌古朴、而襟韻灑洒、年九十遊吳康賓先生門、一峰東白諸君子、皆容接之、尤酷嗜諸君子詞翰、攜以自隨、遇賞

音、卽出索和、索必須得之、不顧作者之有難色也、人亦以此重其真率、余爲題五絕歸之、

放散一萬年。羲皇莫能補。忽逢何老人。彷彿見太古。

東園八景

武昌進士周仲方園

東山砌石

誰聚東海石。築作青嶼岫。欲袖東海歸。時恐主人嗔。

東陽書舍

旭日出暘谷。瞳瞳曙色佳。重門渾未到。先到讀書齋。

澄心亭

小構靜沈沈。偏宜清俗襟。此中何所似。明月到天心。

懶榻

周君憑小榻。自說懶無疋。要學陳希夷。一睡四十日。

蓮池鑿石

雖無十杖花。不讓玉井水。主人似濂溪。霽月光風底。

竹逕

曲曲抱寒綠。蕭蕭趁隱身。頻年無俗客。有時來故人。

棋枰

嘗懷橘中叟。無忘六斛塵。輸贏同一夢。當局是何人。

竹屏

種歟冬花繞其
傍四序長青

薄采瀟湘骨。寒天障物華。世珍雲母石。我愛款冬花。

桐鄉八小景

大蘋洲

光風汎洲渚。草暖花亂開。歸田無別業。此是種花臺。

小蘋洲

小小一芳洲。白蘋花自炫。知心采蘋者。安得常相見。

東臯古木

去桐鄉半里中有大樹宋人種以廢靈石者至今猶存

老樹三百年。鬱鬱含風雨。巨蠹穴其心。對此傷南渡。

西渚寒灘

湖源出東臯經蘋洲之南流而西下即透灘

寒泉下觸石。淙淙聒昏曉。野田分上流。昨夜水聲小。

南澗雲泉

即澗水流經大小蘋洲者在桐鄉南

鷄

肋

集

野澗近芳洲。寒泉繞石流。時看雲出石。相對隱人幽。

北林烟樹

在桐鄉北

北林無別景。早晚籠烟樹。時聞山鳥聲。亦足幽人趣。

聚景園

園在桐鄉書院左花木皆海外異種中州所不能致者景小而趣足

鵬鷺適所適。自覺世界寬。花柳滿乾坤。只在眉睫間。

幽景塘

塘在桐鄉東北可一里許

山迴泉脉細。地衍水痕平。好景不須多。會意心自清。

七絕

送王汝弼歸寧夏

靈州西望是陽關。休唱陽關慘玉顏。珍重贈君無別物。袖中惟有賀蘭山。

觀太極圖

一輪明月浩無邊。落影千川處處圓。在地有川皆是月。月輪元自不離天。

陳儀賓來鶴亭

三山凝望綠雲遙。羽客乘軒下用招。還有秦樓鸞鳳侶。殷勤明月夜吹簫。

李太白醉圖

天子呼來醉似泥。王孫寵遇世應希。可憐只獻清平調。不說當年國步非。

春興

時寓邵武公館

花滿閩天足綺羅。可人情興是春和。日長公館清如水。坐倚胡床聽鳥歌。

雙鵝圖

吳侍郎道本席間索吟

世逢貞觀景熙熙。溫樹春風借一枝。縱使君王却祥瑞。物情終景戀明時。

金陵歸興

我欲歸耕海上村。便尋歸路問吳門。兔園冊子今應在。期與鄰翁話日曛。

歌風臺

大風聲激涕沾襟。勇似韓彭可再尋。帝子既爲家國計。猛夫亦有子孫心。

杜鵑花

春山琪樹綠交加。蜀帝殘魂怨月斜。啼血滿枝無着處。春風吹作艷陽花。

姜文博凍鵲圖

傳說版築舜畎畝。紇千山頭乃生處。畫工故作雙鵲圖。雪滿江天立枯樹。

按五代史梁臣寇彥卿傳紇千山頭凍殺鵲何不飛去生處樂

寄表姪唐濂伯必周

別後令人鄙吝萌。每臨風月卽傷情。枕戈待旦君知否。不爲功名爲祖生。

唐必周解元墓

洗馬橋東水泊津。野田荒陌草如茵。他時若問田邊墓。五嶺南來第一人。

哭倪氏姐

手思尙右一作有心。一心懸。鬢已成灰百念捐。豈爲儂瓊俗謂弟妹爲儂家兄弟少。此情雖過是天然。

按檀弓篇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尙右曰我有姊之喪故也註云凶事尙右陰也蓋不忘所有寧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矣而弗除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

南昌劉氏愚溪

鷗外消沉智巧機。水光雲影澹相宜。閑來曾過愚公谷。莫有漁樵問答詩。

杜甫遊春圖

曲江官殿畫沉沉。細柳新蒲傷客心。天寶拾遺情思苦。蹇驢駝醉不勝吟。

安慶黃氏松隱

高人無處隱逃眞。來傍長松澗底眠。幾度清風松際起。自將吟響節鈞天。

按伊州君臣宴樂卽就林下聽松濤聲節之爲樂唐明皇樂章有伊州涼州等曲

寄謝信豐尹何宗實

鬼嘯雨兮猩啼烟。行客孤羈心自憐。鄉曲故人想慰藉。得留雙眼看青天。

遠歸

行李搖搖日向斜。前山烟雨是吾家。馬頭一點歸來喜。開到寒燈幾夜花。

歸舟四咏

時與南海林宗敬戴德光同舟自北南還唱和之作初不命題但見景情
遺稿無存姑錄其畧

十室今無四五家。遺民猶自私桑麻。南僮不管人肥瘠。子夜吳歌到月斜。

萬頃晴波浸月明。江天風露寂無聲。今宵計到邳州泊。又是孤舟一驛程。

花月當年燕子樓。彭城有燕子樓花飛月落幾春秋。佳人何處埋黃土。留得荒墳管客

愁。

當年望氣識真龍。舉珓何頻向沛公。陵母獨知興廢業。想應地不愧相逢。

范增王陵母二墓俱在彭城

化州董氏鴛鴦蓮花圖

憶昔西湖繫短篷。芰荷花繞鴛鴦叢。如今老眼看圖畫。十載錢塘似夢中。

毛女

唐常建嘗言山中遇毛女自言秦宮人

鶻叫春山夢不驚。緩尋花草拾瑤瓊。詩人何事因懷古。強把無情作有情。
山野花鈿木葉衣。幾春花好又花稀。自從畫出秦宮怨。閒與詩人管是非。
世人紛紛經幾春。阿房猶有未亡身。當時若識君王面。已作驪山一劫塵。

唐馬圖

園官牽控出長秋。照夜寒光淨欲流。一自龍池飛霹靂。隴山風雨未曾收。
曾是天開小乘黃。口啣金勒待文皇。如今老去空毛骨。愁對西風首藉香。
翠華當日幸新豐。磊落騰驤萬正同。意匠年來看慘淡。開元猶似夢魂中。
秦王八駿總龍媒。親見擒充戮竇來。今日淒涼何處所。昭陵風雨暗蒿萊。

馮甥鴈圖

長缺歸來耿不眠。月明如水浸霜天。一聲遠落瀟湘浦。怨滿江南錦瑟弦。
草草書空斷復連。秋雲無迹淡相研。貪看素景情何限。欲剪衡陽半壁天。
歲暮江煙洲渚非。水寒沙冷稻梁微。絕勝飽地多矰繳。的高情已見幾。

水國微茫島嶼寬。夜深漁火到應難。奚奴不警沉沉睡。滿地蘆花月影寒。

王承德四時花鳥圖

杏花疎雨粉香深。朵朵迎風豔不任。老眼不諳花態度。從教春色付山禽。
漢武初開西北墮。石榴分種至中原。幽禽亦有興亡恨。相對枝頭寂不喧。
西風吹老木犀花。上有幽禽玩物華。底事千岩搖落後。一岩光景在人家。
默默青禽矚玉妃。冷雲寒月淡相宜。香魂不到青宮裏。那得輕揚粉蝶知。

唐得光墨竹

相逢一笑儘遲留。爲愛瀟湘片景幽。坐到夜深天籟響。乍疑鸞尾送清秋。
輞川烟景昔曾聞。今向天涯見此君。詩畫王維應不遠。稻花香裏一家村。

自註陳允諧善寫竹。秘其長。人莫知也。偶過唐得光出以相示。竊歎海外無此作者。允諧也。噫托交二十年。猶不得見知已若所長。而人之於人。一見之間。豈能盡平生之蘊哉。愚因允諧先生寫竹。而知爲國者不必盡天下之才。

無題

壯士揮刀白日傾。難將人力與天爭。王孫已識汾陽面。未出王師自有征。

按前詩無題似公題太白圖。後看遠別離詞。作此以補前感。蓋遠別離。所謂我縱言之。將何補者。見當時口不言而先事預慮也。况清平調中飛燕乃返水滅火之喻。雲雨巫山枉斷腸之句。又卽唐入所謂夜半醉歸更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者。甚宛轉痛切。惜乎明皇不悟也。今錄遠別離之後。仍竊補古註之不足。以見太白之先見。所以憂國愛君。而不敢言者。

附錄遠別離詞於後。遠別離古有英皇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此本欲言下文之事特借二女以引喻篇終亦復以此結之馬嵬之割愛蜀地之播遷如目觀矣

日慘慘兮雲宴宴。猩猩啼烟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雲憑憑兮欲吼怒。此言君昏蔽於上臣弄權於下言堯舜當之亦禪禹。此言事勢至此雖堯舜不能保其社稷妻子正以權歸人臣如當時國權盡歸林甫國忠軍權盡歸

君失臣兮龍爲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此言事勢至此雖堯舜不能保其社稷妻子正以權歸人臣如當時國權盡歸林甫國忠軍權盡歸

祿山將見祿山鼠變虎而明皇龍爲魚矣

周揮使勳成三絕

嶺南安進

千年孤劍倚皇天。青草黃茅萬仞烟。今日將軍勞苦地。幾家春雨艾畬田。

圍碁歎客

局面山河木是真。幾番變故幾番新。偶因過客留情歎。不爲瀛洲六斛塵。

雅歌投壺

晉楚霸轍杳難尋。魯薛交情世亦深。自有雲臺三十六。至今唯見兩人心。

寄雷州戴德光通判二絕

高涼東枕萬山斜。西望雷州路不賒。底事故人成久別。隔年應不寄梅花。

聞寄梅花春信遙。故人應不忘貧交。可憐身謁征西府。笑說當年殷仲喬。

時戴有詩寄付武帥爲 沈失

寄內

灘水橋東小路支。莫栽楊柳贈分離。內園只可栽紅豆。每歲相思寄一枝。

按唐王維詞云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多採摘此物最相思

烈婦卷

烈婦高州人環山訓導周書妻舟中遇賊抗節自沉死

去去香魂不可招。些歌聲入楚雲遙。要知此恨成終古。月冷西江半夜潮。
一江波浪沉寒玉。萬古綱常付老天。我到高涼問遺事。至今猶有郡人傳。

文公武夷精舍前天柱峯

步周愈憲韻

舟入仙源第五重。紫陽書舍翠微中。古今不逐桑田變。知有前山對此翁。

武夷九曲棹歌

武夷洞口覓仙靈。碧水丹山分外清。底事玉皇天上樂。我來唯聽棹歌聲。
四曲行過大藏岩。瓊花瑤草亂毵毵。吟眸觸景千般變。獨有心源印古潭。
碧水丹山第六灣。羣峯絕處見玄關。道人不管來遊客。坐與白雲相對閑。
溪聲近似武陵灘。流水桃花洞裏看。七曲歌殘思轉棹。
自註云至七曲則峯峻灘激凡遊多至此返八曲九曲少
到恐驚塵世換炎寒。

鷄

肋

集

九日登高寫懷

檀溫浪作九州伯。孟嘉本是三司人。薰天香臭今何在。惟賞龍山落帽塵。

讀程氏遺書偶書所見用戒子弟

一醉寧知百醜彰。當時意氣自洋洋。朝來酒醒回看醉。恨不人前把面藏。

別下嶺哭甥宗保

出戶無言但淚垂。傷心頻動渭陽思。陶村西畔臨溪路。記得提壺送舅時。

脩竹欄

東風吹暖到天涯。脩治欄干護好花。無奈風光欺老眼。看花渾似隔窗紗。
老去看花興亦偏。獨憐春色異當年。無端浪與花爲主。合作青臯管局仙。

食餘甘

甘隨苦後知何似。不獨餘甘橄欖同。版築岩間商輔相。釣漁城下漢英雄。

荆王太子墓

任萬州元宗室子
至元中歸萬安卒

趁聲苔深天地荒。黃沙白草正茫茫。諸陵亦在黃沙裏。未必朱耶是瘴鄉。

鷓鴣媒

傍母群雛記往年。粒呼虫與自相憐。一從銅養金籠裏。骨肉相看似不似。前。世路無端多網羅。聲聲何苦叫哥哥。哥哥若不爭雄長。叫破春風也奈何。

和曾雙溪南園唱和謠

自註雙溪名喜字光啓爲人口吃訥訥不能言
人少知者然頗有詩趣此蓋自傷老無知已恐

終淹淹沒世也欲托故傷當路相知或能薦者一言而難於自求故托鴛言以然士女唱
和之謠蓋以花老自喻而以尋芳喻求訪人才者所唱答凡四段八首皆此意僅和其中
一段二首觀雙溪半昔寄邱文莊公一詩結句可見此意詩云東坡返化五百載此日人
中驚見之人在玉堂天子識花香瓊苑小兒知海南一佛初出世天上五星重聚奎同學
故人今老矣古靈存福莫相追

花落香殘恐後時。尋荒何事苦來遲。春風獨有花心苦。盡說當年杜牧知。
杜牧尋春春已遲。可憐偏戀折殘枝。春叢亦有含花死。豈惹丁香牧未知。
右唱右和

含笑花

堯草元能指佞臣。逢花休問笑何人。君看青史千年笑。奚止山花笑一春。
 白白紅紅競好春。含香羞澁似含嚬。無端却被崖州戶。錯怪閑花一作山花解笑人。

按丁晉公謂詩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

秦吉了

口呼萬歲祝千秋。羌女金籠占上流。若到上陽供奉日。隴山鸚鵡盡回頭。

回風巔

州

南北風來到此還。南邊和暖北邊寒。怪來天地人猶憾。一樣瓊南兩樣看。

小洞天

丁相沉吟嘆夙緣。衛公精爽亦淒然。古今唯有毛知郡。偏愛崖州小洞天。

按宋丁晉公謂於保康門園中、有仙遊亭、道士劉通題詩云、屢步遊仙亭上醉、仙遊洞裏香無人、他時跨鶴遊滄海、同看蓬萊島上春、及謂南遊通往見公海山道及前詩、公沈吟久之、嘆其夙緣前定、又唐李衛公德裕英毅果特令狐綯稱其精爽可畏、初謫魅時有詩云、一去一萬

里。千知千不還。離州在何處、生度鬼門關。蓋生平英氣淒索盡矣、

石船

在離州大洞天稱北

老我來遊看石船。洞門別是一風煙。昔人已去無回轍。猶記淳熙丙午年。

附郡人裴崇巖遊洞天記以備觀覽、記曰、大小洞天、在紫山之西南、海濱行十餘里、而近路出城南、渡水注經大蛋利用坊出小灣逶迤東出、大灣有巨石當道榜曰、洞天、遶海而南入山路、榜曰、峯回路轉四字、至一所有大樹陰翳、石列左右、可以少憩休僕馬、榜曰、少休、有石在北、名曰時辰石、又至一所、出沙灣、有大刺桐樹四五株、少南有石穴出泉清冽、渴者掬飲、名石井、自北沿石磴五十餘步、入又有大刺桐樹三株、榜有石二、一刻白漸入佳境、一刻曰水落出石、又數十步至小洞巖上、刻曰小洞天、巖下石方平可坐、清涼蕩暑、巖之前有石平偃、建亭其上、扁曰、巖瞻、巖之西登石磴、有石峙海、刻曰釣臺所、此則小洞天之佳境也、由小洞天涉河而南西、面臨海、巨石如屋、可以登眺、下有泉一脈灑下石穴、不乾不溢、上十餘步、有石如船、長丈餘、船之東有石上刻石船二字、又刻石船記、一百五十七字、船之北亦有石刻曰海陵、周康其父與郡倅許源澤之偕周丕承師武淳熙丙午重九遊此因以見山水之奇、可爲海邦之勝紀也、共四十二字、又刻洞口記、二百有三字、石船少南有亭扁曰、大洞天亭、四楹有聯、其前一楹曰、儼驂駢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後二楹曰、索遠尋幽、直徑行於十里、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自亭入山、有石刻曰洞門、登山之十餘步至石洞、其額刻曰、海山奇觀、其下石壁刻大小洞天記三百二十一字、洞之右石壁刻曰仙梯、後石壁刻大小洞天詩序、一百七十五字、詩一首、五言十韻、一百字、和韻一首、字如其數、沿東有石峰刻曰、試劍

峰、此則大洞天之佳境也、出洞門直亭之前、濱澗有巨石、如覆舟狀、石中有穴出泉、刻曰靈應泉、其之勝者、遊洞天之次第、覽題刻之名篇、是用併書、以爲未暇遊覽者告、成化戊戌年十一月小至、

澹庵井

中興封事百年無。身倚皇天自不孤。酌罷清泉問秦檜。已無寸土寄頭顱。

按澹庵井在臨江西四十里、地名博頓、宋胡澹庵以上封事忤秦檜、謫黜經此、避暑林上、得期泉後北歸、里之士人戴雄飛、就其處立石、書澹庵泉三字、識之汲者、連綿遂爲井、

自註宏治改元余督役鳳陽道建康時有盜斃秦檜墳墓中多設機關、虞盜掘、然歲久機敗、不復發、中多古器、奇玩、盜取不盡、有棄者顯骨、灰散草中墓前神道一碑、臥苔蘚中、額篆乃高宗宸翰、隱隱有決策元功、精忠全德八字、碑面無文字、俗傳檜死、惡著無人肯撰文、或云秦惡嫌其文字含譏不之鏤也、墓今在應天府境內、牧牛亭近墓之寺、昔爲檜家不實子弟所破敗、寺僧惡人疑寺以夙怨相仇、因聞其事於官、請掩之、識者私書相遺、有曰、昔秦檜在虜撻撻知其深狡可用、陰厚縱歸而尊顯、張邦昌劉裕以款飽之、檜實陰恃虜勢、度宋帝畏虜、不敢遽已、而虜人所忌者、中興四將、於是首起大獄、殺岳飛父子、以威韓張三將、暮年又起大獄、必欲盡覆異已者、趙鼎張浚胡銓等五十三族、奏牘垂上、而檜爲鬼所殺、使檜數年不死、諸公盡殺、有宋尙詭罔乎、所幸前此趙鼎張浚盡、力主親征蹕駐建康、於時浚預諸軍捷聲相繼、國勢隱然復振、金虜震恐、陰欲求和而難於言、檜之邪謀始大阻、於此而心思殺飛遂浚矣、未幾檜虜合計、詭還梓宮太后、借此以張虜恩威、而高宗君臣、甘於餽養、以爲得策、此雖可恥

之甚、然亦淺飛輩前日餘威及胡銓封事虜人賻之千金、知我國中有人、勢須講解、而棺也恬不知恥、方乃洋洋然揚眉掉臂、以爲己功、高宗復從而賻前碑額、以功歸棺、千載而下、令人見碑、惡心思、泥棺昔聞臨安朝天門東有鬱葱之氣、而陰譖以爲賜策、此正張邦昌劉裕貪特阜城王氣以萌邪心、而不知以負且乘之不可爲也、陰險說觀、如見肺肝、昔唐玄宗幸蜀、李林甫斷棺鞭屍、未聞復有收掩之令、秦檜奸惡、浮於林甫、宋君臣忘戴天之仇、稍膺苟安、國典未正、意者無乃皇天尚未釋怒、以金陵祖宗建基之地、不宜容此奸惡朽骨、污穢畿甸、特假手於賊耳、宜存天戒以懲極惡邇者、得其書以聞、府縣遂揮僮使去、噫、澹庵先生、生前立朝、曾無容足之地、而身後足跡所經、皆爲鄉井、秦檜生爲宰相、志欲吞吳越、而死無葬地、善惡終報如此、天道昭昭、其可誣哉、

詠史

摩笄山前風日淒。代人猶自說當時。寶符藏地今安在。知愛男兒愛女兒。

右趙簡子世家

按趙簡子欲立襄子未定召諸子曰吾寶符藏於常山上先待者賞諸子馳之山上無所得襄子曰常山臨代代可取也簡子賢之立爲嗣先是襄子姊爲代王夫人及簡子卒除喪襄子即計殺代王與兵滅代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之地名摩笄山

不禁奸邪禁古書。至愚應不至秦愚。生前遺臭薰千古。不待沙丘混鮑魚。

右始皇

鷄

肋

集

地能埋死不埋愚。黔首不愚秦自愚。胡亥一愚愚到死。却將法令罔詩書。
右二世

李斯相秦留逐客。要使英雄六國無。豈料滅秦開漢者。只消闔左一聲呼。
右李斯

大樹參天十畝雲。萬年直欲蔭乾坤。指頭小鳥來施糞。糞盡桐枝死到根。
右高趙

老瞞兇醜欲燒天。江左孫郎又少年。識得左軍真帝胄。可能三顧不幡然。
右諸葛武侯

漁陽動地鼓鞞聲。虢國秦封鬪粉城。誰爲馬嵬同駐馬。莫隨玉輦向西行。
右唐元宗紀

孤寒八百望崖州。恩怨分明未是仇。但使君心合君子。不須憎李自憎牛。
右李衛公

按唐人詩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史議德裕恩怨分明、又云德裕之黨多君子、僧
孺之黨多小人、唐德宗性與小人合、汝學先生借以詠宣宗也、

瓦礫原開生壙

千年喬木護佳城。慷慨邀賓載酒行。一十八年重覓我。化爲烏有一先生。
蘇句

一十八年風景殊。鴻濛汗漫是吾墟。吾墟迥與人間異。渣滓人間不是吾。

黃龍夜宿

棹歌到港魚初上。人語過門月漸低。老景神清無夢寐。幾迴欵枕聽潮鷄。

病中失約寄張鳳彩

老懶作魔憂採薪。造化小兒來苦人。范張約冷負鷄黍。笑殺榴花甕底春。

按寰宇記瓊俗釀酒不用麴藥取石榴花葉浸以清水釀數日即成酒今黎俗猶然

竹枝詞四首贈兩墩爲樂老之章

兩墩璞墩桐墩也俱先陳汝諧先生所築爲登臨

賞玩處因以爲號先生年八十遺落世事每出携雲英月華兩妓遇知己即出歌唱倚歌而和之襟懷灑灑有晉人風致

莫笑風前兩鬢絲。老來偏愛竹枝詞。若將年紀方彭祖。八十方纔是小兒。
試遣雲英唱我詞。我詞便是璞墩詩。璞墩風月無邊景。還是青春年少時。

碌碌紅塵四十年。歸來仍被世情牽。昨朝閑到桐墩下。信有人間快活仙。
兩朵能行白牡丹。妬花風雨忍相殘。主人不吝東風面。明日還來一倚欄。

東唐榕岡處士尚義

榕樹公家有後昆。故家文獻百年存。如今子好萬事足。但可怡情日弄孫。
椿株老祝八千齡。桂朶紅攀第一莖。仙籍行香書具慶。白頭林下勝登瀛。

病長老

時寓天寧寺
長老姓毛

梵梵對景佛前燈。八尺繩床閣瘦藤。時有南宗諸子弟。來祈香火拜盧能。
時有僧行脚為禪星辰

龍眼

本是驪龍領下珠。昨因龍睡到寰區。世人只恐龍來取。諱却龍名不敢書。
少昊車前照乘珠。祝融部下豈臺輿。荔枝只為肌膚厚。買得人間佞口諛。

哀四義士

謝明 謝富
冉安國 黃之傑

五更風雨晦乾坤。守信鷄鳴自不昏。萬戶千門皆已死。汗青今見四人存。

問漢亭

亭在儋州大江橋北宋時州人許康民建胡澹庵顏額李參政光有詩今廢

試將成意問明河。牛女曾無七夕過。河說經星元不動。人間自是語言多。

盧相多遜

青天明主不堪欺。磐石元勳豈可移。莫怪老姬窮旅邸。能談京邑舊因依。

按宋太宗朝盧相交通秦耶貶峴州管於旅邸中遇老嫗能言京邑舊事問之云吾兒爲某官祿宰相盧多遜以私恨貶來死遺老身彼盧相者妬賢嫉能倘不死終當見之多遜報去又嘗與超普有隙其父嘆曰彼元勳也吾知不免矣果然

知風草

此草能變化乃虫所變華面葉底或一折或二三折或無之歲歲葉葉相同無問此土人以候一歲颶風之有無多有驗者

颶母崩騰海岳移。方當寂寞未來時。高堂廣廈人如醉。獨有泥沙小草知。

麻竹筍謝友兄陳汝諧

莫怪類黍玉版師。眉山學士舊相知。可憐一種真禪味。四百年來識者誰。

集句

懷歸

萬卷書生劉魯風。金壁故事閑來無事不從容。程明道香風不動松花老。魏野宿雨初收

草木濃。李涉莫把文章動蠻貊。蘇子由悔將名利役疏慵。薛逢人生到處知何似。東坡

泛剡寒宵興一逢。千家

解友兄王宗一

披閱吟稿其中格調凄然不勝嘆老嗟卑之意臨川吳草廬先生嘗言爲文必使一世之人皆好之吾悲其爲文爲文必使一世之人皆不好之吾悲其爲人今兄之文乃獨於舉世所不好者而工焉使古人見之亦悲其爲人也已矣何怪於今哉願無以彼易此謹集一律聊用寬解云

幾人回首愧朝班。宋人此客空彈貢禹冠。許潭江國草花三月暮。鼓吹客氈風雨十

年寒。千家閑來竟句空搔首。黃叔美老去悲秋強自寬。杜甫萬事看來忙不得。唐詩

不如高臥且加飡。王維

廻文

灘村四景

熙熙暖日映花嬌。習習和風捲嫩蕉。時雨過空西望遠。遠灘灘水綠平橋。
 濃陰好愛西橋過。影午交枝幾樹裕。鍾秀地形山疊疊。鬪聲灘勢水重重。
 分洲小水科蘋白。接渚平田晚稻香。雲澗掛枝疏葉落。村前對坐午天涼。
 鴉歸晚樹半黃昏。景寂孤吟坐掩門。斜日短天寒極目。冷雲含雨暗村村。

詩餘

詞

清平樂

賀李本德三十生子

祥麟玉燕，本是玉皇殿。君家積德天心羨，却向人間見。已示經綸宇宙，
 又看光騰牛斗，一珠八斗掌開先，五桂聯芳繼後。

玉樓春

為邵武楊指揮賀高都奉教鎮邊

聖明天子同堯舜。文武全材應昌運。萬里英雄入彀中。將軍自是千人俊。
桓桓仗鉞東南疆。民夷綏來寇遠遁。敕書麗日下層霄。藹藹歡聲騰入郡。

玉樓春

送肥敬諭致仕歸邵武

先生長揖臨高去。從今得遂林泉趣。白髮蕭蕭命駕時。青襟濟濟歌驪處。
宦途雖好難長住。諸生雖好兒孫愈。先生指日到樵溪。齊眉醉看斑衣舞。

鷓鴣古

贈闕堦大使

海外名場竈萬區。蘭馨官好衆歡娛。君看鱣課年年最。人自和平用自舒。
今聖代古唐虞。臣工三載績當書。他時若向魚鹽舉。膠鬲飛騰有舊途。

歌

南溟奇甸歌

南溟奇甸褒封到。天語便代天地造。天地造物猶因材。南北不能齊杏梅。帝

鷄

肋

集

造一統涵春臺。春臺玉燭照丸垓。旬服荒服同胚胎。南溟萬里徼漢臺。七葉失寵緩五百。八十年代邊維頽。後漢南朝遵祖包荒姑勿推。隋唐一統然猶因循舊染。視以四遠待柔徠。宋設科目網人才。五星聚奎應光彩。文明之祥期千載。士有白袍倡文運而肇破天荒。有黃榜推少年而歆羨時輩。自大觀極科目之盛。至德佑厄陽九之悔。八榜蟬聯。連裾接佩。無何道窮天水歸。海南運去物亦改。地莽翳天涯。朔風悲海外。白日蒼海島。化作黃塵塞。九十二年迷世界。皇天震怒。眷命下土。滌蕩華夷氛。千古荒莽腥燥埃。聖祖奉天渙發絲綸。褒封南溟奇甸天上來。比內邦畿甸服。萬年民物奠居落土著根荄。南溟爲甸天地開。天荒地莽豁恢恢。海靜波濤。千里白雪平皚皚。山增氣色。一天清秀高崔嵬。光天之下。重光協日。南陸陞。海隅幽景光照回。望祭山川嶽瀆。駿奔相追推。溟甸有階侯焚柴。溟甸有階荷焚柴。皇天后土。混合山海元氣回。鍾靈毓秀生英才。後生袞袞登公台。位居九棘偕三槐。羣才屬休明。奉承盈運紛徘徊。玉燭光照草萊。遺時遺黎荷栽培。南溟

鷄

肋

集

爲甸方恰纔。未及千紀，而人物增品之盛。遽與隆古相追陪。衣冠禮樂之美。遠與中州相追陪。詩書絃誦之興。遽與鄒魯相追陪。財成之道。天地不能。帝造獨代天安排。撫育南北同嬰孩。民胞物與分形骸。是蓋分殊而理一。恒該。含生並育各得其所安其分。一一孰非帝造恩播節。海不揚波百神諧。巨靈效順驅風雷。平蕩海島禹蹟不到蛟龍堆。又驅黑海跋浪翻。溟吞舟巨鱗群歸尾閭清海裔。鼉龍魚鼈海錯萬狀不可枚。源源來遊來臻南溟殖貨財。豈直玳瑁可翊冠冕之華美。而碑礫獨七寶爭奇瑰。此皆聖造旣已贊育兩間。同於天地覆載。夫天地分形。海嶽奠位。南溟奇甸。聖人先回軌濤地。太古荒服不變侯邦而虛麗武衛。人文物華鍾奇此萃。此豈人爲而能然哉。所謂聖人先天而天弗違。此其類也。以人文言。漢唐以前世遠不贅。趙宋奉天造草昧。內地諸州。咸相胥於亂而不治之區。而以華爲夷。皆相率於暗而不明之域。而視畫爲晦。是故海南人文。爲國守死。抗節無愧。始焉祥興勤王。而吾人獨倡先鋒之孤危。終焉崖山運移。而吾衆復守後凋之寒歲。堯堯

鷄

肋

集

弔影於胡天。而傷百年之無君。乾乾待命於中土。而俟千載之嘉會。古有守禮義之國。此其古之流風遺愛。洪武開天。詔恤下慰。首言海南習禮義之教。有華夏之風。礪世天章。光昭五緯。瑞是蓋先天聖人。將欲降生而天不違之。人民以先鍾奇此萃矣。以物華言。山海物產。千狀萬態。難置百喙。姑舉長流、以通異派。是故物華所先。則田美兩熟。而有二熟之加。蠶禁原蠶。而有八蠶之倍。珍珠麥利濟軍師。恍榔麵應濟饑餒。天南星藥品耳。既同薯蕷濟饑。而亦與中秋節物。嗚脚粟草部耳。既均穀菽調給。而恒充四季家醅。花之穗。知年有秋。草之葉。知風有颶。蜜株酒樹之碩果。不假人爲而自出天然。鳳卵龍乳之佳實。不用酉鹽而能令人醉。既有三超園品之奇。復同一守甸土之貴。鄰封僅逾百里。限天塹而根不敢移。寧宇雖購千金。守天定而節不敢貸。蓋曾受戒直宰於千載之前。而預爲南溟奇甸萬年之待。又若隴山之鶯。嶺南所無也。而甸域有之。是誰使之有哉。蓋爲奇甸表章稀世之瑞。通國之虎。嶺南所有也。而甸域無之。是誰使之無哉。亦爲奇甸禁絕萬

鷄

肋

集

年之害。餘若鷄有靈、放啼三聲而占否泰。雀有長、就觀五色而別章采。是皆旬山鍾奇吐秀。而自然發露之英華。靡物物刻雕而調習采繪。古有嘉禾異菓靈物之屬。此其古之遺迹。大槩維岳降神。豈惟生賢。亦必有逾古嘉精靈應、出爲治世光貴。况今先天聖人嗜欲將至。而天不違之。物華亦皆鍾奇此萃矣。人文物華。鍾奇此萃。一觸聖心之天機。而天光宇泰自然鳴天籟。隱然天聲形於金石玉音之宣。遂爲南溟人物千萬世永賴。噫嘻、龍馬浮河而羲畫成。神龜出洛而禹疇遂。南溟獻奇。而聖祖皇帝玉音克配。先聖後聖。本同一揆。仰觀古今南溟一地。治亂安危。何曾擇代。隋唐兩開幕府。徒費罷群食邑。未聞進德而嘉會。神聖一褒疆域。不止進德嘉會。而置荒服於邦畿侯甸之安。納民於安富尊榮之內。聖恩覃被疆域。有如是哉。鼎湖龍去天巍巍。元元蠢蠢惟億萬世思榮哀。聖子神孫、執鬯杯。吾旬吾人爲犬爲馬世報恩德南溟隈。南溟奇旬、永抱玉音窮極宇宙。而歷萬萬飛劫灰。

賦

傷石鼓賦

送國子監丞先生赴徽州經歷

太學文廟戟門下、列岐陽之石鼓十、其中一鼓、昔人用爲白焉、賦以傷之、
鼎非沒器兮、麟難服車。用之違其材兮、物乃齟齬。孔子西行兮、返晉水滸。
刪詩三百兮、逸此石鼓。天實愛道兮、鬼物守護。存此至寶兮、昭示萬古。載
籍茫然兮、居然再覩。巍巍蕩蕩兮、周宣御宇。嗟彼何人兮、是之裁取。此其
爲白兮、焉可愛許。使我心傷兮、淚下如雨。

鷄肋集補遺

詩

百仞灘

策馬東門道。尋芳百仞灘。白翻波底石。青點海中巒。封局臨流水。浮杯下急湍。公餘此乘興。隨意倚巖看。

臨江晚眺

活活臨江水。流丹落晚霞。波光歸海曲。日色近毗耶。列坐蹲危石。御杯矚錦沙。不堪頻北望。萬里帝閭賒。

桐鄉夏景

檳榔花開滿院香。雨餘窗下納微涼。西灘新水漲寒綠。南畝蚤禾標晚芒。鸚鵡來催新隴麥。杜鵑叫插上旬秧。白頭林下無餘事。端爲年年景物忙。

南橋玩月

文昌八景之一

南橋月色泛清波。每度春宵韻更多。蜃閣春濤漱海黛。鼇山飛燄燦銀河。花迎素女傳香粉。曲奏鈞天冷笑歌。長伴不知春有夢。何須載酒問春婆。

青龍鼓浪

文昌八景之一

曾聽經聲學點頭。披鱗帶甲半沈浮。鬚髯直駕潮初度。骨力猶翻水未流。簞笠不驚江上釣。飛鳴空狎浪中鷗。雲行萬頃毫光射。展翮風生十二洲。

七星排斗

文昌八景之一

三四點排當北斗。億千年聳印南溟。懶旋杓尾隨旬朔。休訝魁頭省六星。月夜寒光常落落。霜天秀色自青青。文昌星照珠崖郡。近在東南第幾亭。

輓李司訓

名范龍川舉人宏治間爲臨司訓有逸才善吟詩卒於臨弟子悲慟護柩至海濱皆失聲而反

詩壇誰復話先登。地下修文註未曾。玉樹照人翻落窠。金聲擲地尙鏗錚。世

無好惹絲絃斷。我為知音肺腑崩。四十心喪齊下淚。夜窗霏雨灑寒燈。右七

縣志補

韓氏雙烈

並帝雙芙蓉。出水清且妍。黑風撼海岳。白月凋嬋娟。合浦珠沈淚。藍田玉葬煙。至今清水哭。聲似百年前。

哀使君

末路誰當國步艱。瓊州節概重常山。心懸北極天應遠。血洒南荒地盡斑。上帝亦哀麟鳳死。中原長照尾箕寒。使君高義言難盡。只把哀詞滴淚彈。古二 首據

府志補

五指水

按此題縣志作羅盆嶺公家譜作五指水二者歧異然細玩詩意究屬五指水為是今從家譜

五指分山列家譜四州。縣志一枝北上最當縣志高頭。建瓴瀉上朝東水。去與瓊

州作上流。

集 肋 鷄

卷之十 詩

三八

鷄

肋

集

鷄肋集後序

一代文運之興。必有明道翼教之儒。出而振興正學。其文章經濟。足以師表當世。啓迪後人。又必有淹雅宏博之才。出而傳其學術。親承道統。羽翼斯文。以成一代文明之盛。其淵源授受。相得而名益彰。非偶然也。故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遂有皇甫持正、李習之、張司業諸人。從游。而傳其學。歐陽廬陵起於北宋。宗法昌黎。爲一代宗師。遂有蘇東坡、曾南豐諸人從游。而傳其學。此人才所由日盛。各有著作。垂於千秋。所謂藏諸名山。傳諸其人者矣。吾瓊人才輩出。盛於有明。其時邱文莊公崛起海外。北學中國。文章經濟。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而同鄉之從學者。得其師法。著等身書。尤以王桐鄉先生爲最。自少負笈從游。潛心嗜古。自往載經籍。以及近代詩古文詞。無不博覽宏通。知其體要。及游太學。獲窺天祿中祕之富。與夫嚴師益友之講求。名譽日隆。馳聲輦轂。宦游而後。躬勤纂述。至老不倦。所著原教編。經籍目錄。庚申錄。瓊臺外紀。珠崖錄。崖州志等書。皆有益於世道。

鷄

肋

集

心。鄉邦文獻、而雞肋集、則其生平所爲詩文。自訂以傳後人者也。其後傳其學於唐西洲。爲一代名臣。本先生瓊臺外紀、球崖錄等編、著爲瓊臺志。海南累朝掌故。藉此以傳。其提學廣西時、梓雞肋集、以訓多士。俾廣流傳。可謂不負師傳矣。乃爲時不久。其板漉漫。易代之後。無一存者。清初樊庶來宰臨高、訪求遺書。未獲原刻。采取其殘本。廣爲搜羅。重加補輯。編成十卷。携刻羊城。未久而又散失。瓊之藏書家。皆未有其集。憲近年輯瓊臺文獻旁搜博采。僅得詩文一冊。歲在甲寅、偶游臨江寄覺禪弟別業、晨夕論學、閱其藏書。始獲手鈔原集。爲之狂喜。詢其所自。爲外祖馮蓮溪學博所貽。覺禪將謀劔劒爲校讐一過。惜無別本以參考之。不知者闕如。憲旋里後、覺禪遭內艱營塋事畢。逾母遺命。急付手民。是誠難能而可貴也。昔楊子幼述司馬遷書、傳於後世。蔣德源從外家學、得其遺書。保存勿失。今覺禪從蓮溪學獲其師傳所授先人遺書。出而傳世。如此志行。無忝古人。因嘆吾瓊明代遺集。不下百數十家。今所存者十之一二。其餘皆遺佚無存。惜當時無蓮

鷄

肋

集

溪之嗜學。手自鈔存。又無覺禪其人爲之鏤板行世。藉傳前賢著作。垂於無窮。是則古人之不幸。而後學亦不能無責也。後之讀斯集者。知先生之學。傳自文莊公。其文章經濟。縱未能乘時得位。大顯於時。猶留遺愛於高涼郡。武臨江諸郡。皆可因文以想見其爲人。至其詩文有唐宋名家風格。前人論之已詳。謹表章其學問淵源卓卓大者。後之人其知所景從而取法乎哉。

鄉後學國憲拜叙

桐鄉公雞肋集跋

昔樊明府手輯桐鄉公雞肋集、鐫刻於羊城、明府一游宦耳。猶珍重吾族祖手澤。若任散失不傳。謨曷辭其責。惟惜吾瓊罕有其書。此傳鈔本、乃外祖馮蓮溪先生家藏者。光緒戊戌某借去。甲辰外祖卒。遺命授謨、意蓋責謨之傳之也。謨如命屢索未獲、至宣統辛亥三月、始得其書。受而讀之。愛其詩文溫厚和平。卓然大家風格。伏念先朝文獻。散失已久。未能訪求。獨存此集鈔本。數百年之著作。賴此以傳。遂視如性命。藏之秘篋。其年冬、國家

鷄

肋

集

改革。土匪乘機竊發。每聞警。謨偕兄弟奉母倉皇走出。他無所取。獨攜此書白隨。卒能出險不失。癸丑春。謨手披是書。母見之問何書。謨起對曰。即外祖所授桐鄉公詩文。經前年避寇挾以俱走者。母曰只存此一本乎。對曰然。母曰若然。及今不刻。久恐亡失。非特先人手澤不傳。亦無以對乃外祖也。謨唯唯。遂略爲訂正。然其間錯誤尙多。無有他本可以參校。思得博雅君子。相與商定。方付手民。歲甲寅。適值堯雲先生過訪。謨出此書重加校正。至是可付梓矣。不幸慘遭母喪。讀禮未遑。營謀葬事。負土成墳。而家無長物。獨珍此鈔本。如敝帚千金。每念是集未刻。埋沒吾族祖心血。情不自安。亦無以重外祖命及母命也。願欲刻力不逮。年復一年。未能自決。乃謀吾兄鸞庭、弟益吾、皆曰此吾家秘寶。亦國粹。當傳於世。雖典質稱貸可也。吾外祖臨終遺囑及母命言猶在耳。吾兄弟盍已其責哉。謨曰。然。遂付梓人刻之。經始於丙辰十一月朔日。至丁巳三月朔日告竣。至今念及先靈。未嘗不淚潄潄下也。族孫光謨鴻文甫謹跋

00249

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初版

鷄肋集一冊

定價大洋八角

著作者 王桐鄉

校訂者 王堯雲

出版兼
印刷者 瓊州
海口 海南書局

發行者 海口
瓊城 海南書局

分沽處 國內
外洋 各大書局

